

陽城縣志卷之八

邑人田六善述纂

藝文志

誥敕 奏疏 碑傳 序記 詩賦 祭文
詩餘 銘

文者載道之器也穆叔論三不朽其次有立言夫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則言非徒辭之謂而彌綸天下事之謂矣有典謨訓誥之言有忠君愛國之言有記久明遠之言有比事類辭抒發性情之言陽地雖褊小紀載忠勤若潞國若澤國條奏詳切若襄敏若貞肅史冊之昭垂藝林之散見雖言人人殊然龍門學術涑水事功典刑不遠大要事勝辭辭不勝事書肆說鈴無所用之皇甫士安云古之為文者將以鈕之王教本乎勸戒故今所錄首誥敕以尊

城縣志

卷之八

朝廷次章疏以崇經濟次碑傳以彰往訓次序記詩賦以核事實紀勝蹟聊著於篇至家握靈蛇人矜隋壁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者全集具在有所未遑述藝文

誥敕

後唐

敕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僧洪密

省所上表賀登極事具悉朕昨自藩翰爰屆
師順億兆之心纘延洪之業遜避無所愧惡良多師僻
處林泉遠馳抃賀備驗傾輸之懇彌增禮敬之心覽閱
貢章嘉歎無已想互知悉夏熱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又敕一道

敕洪密省所奏諸山門寺院所種田苗乞免租稅事具
悉盡力耕耘精心供養集禪宗於雲水陳法會於香花
旣祝延洪深懷稱歎其苗稅候納秋了分析奏來當別
有宣命想互知悉秋熟得安和否遣書指不多及

宋

敕中書省尚書省三月二十九日奉聖旨析城山商湯
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爲額析城山山神誠應侯可特封
嘉澗公奉敕澤州陽城縣析城山神誠應侯朕思天覆
萬物憂樂與衆一行有失退而自咎惟春閔雨稽事是
懼夙興夜寐疚然於懷歷走羣祀靡神不舉言念析山
湯嘗有禱齋戒發使矢於爾神雨隨水至幽暢滂浹
洗旱沴歲用無憂夫爵以報勞不以人神爲間也進封
爾公俾民貽事可特封嘉澗公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

明
批已降救下廣淵廟四月三日卯時禮部施行

勅山西澤州陽城縣民郭文會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於饑歲舍穀豆一千二十石用助濟民有司以聞朕良嘉之今遣人齎救旌爾之義勞以羊酒仍免本戶雜汎差役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褒嘉之意欽哉故敕

元

加贈宣忠保節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追封潞國公謚忠肅鄭昀

制曰聖祖應千齡之運慈垂裕於無疆人臣宣百戰之勞豈加封之未至旌其既往沛以殊榮故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毅公鄭昀偉畧雄才清流宿望書通六籍惟不肆以不矜劍學萬人亦能仁而能勇慶延其闕闕義著於鄉閭懷昔賢經濟之謀富羣寇搶攘之際兵符早握驅雷電以蕩餘氛潛邸從游廓風雲而遇真主始自西羌之役建興南詔之師志在摧堅涉艱危而不變算無遺策決勝負於必然視長江若一濬可

歸正統而萬方順軌招降撫定所去見思賑乏藜枯其
勤靡懈叢爾小孽輒畜難圖夫何螳臂之微失我膺揚
之輔卹章顯謚雖已極於褒崇大國真奮盍特昭於眷
渥矧其胤續有若忠宣丕昭再世之光俯迺嗣孫之請
於戲賢者識其大者死生之節靡舒有之是以似之熾
冒之來未艾英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贈宣忠保節功臣
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謚忠肅王
者施行

加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封澤

國公謚忠宣鄭制互

制曰天將降是大任於世胄則爲難予惟圖任舊人愾
厥儀之永闕良深悼在特示追榮故資德大夫大都監
守領少府監事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都屯田事鄭
制宜生於華腴而知所以修身長於禁籞而知所以奉
上襲休聲於蚤歲著偉績於亨衢持橐中臺分符外省
柔不茹剛不吐綏斯來動斯和俾專職於其工仍筦司
於雷鑰民不墮偷而羣姦悉弭噐無苦窳而庶事有成
其幹敏端方動無所滯故設施舉措咸適於中昔我祖

宗以垂統之規貽萬世惟乃父子效于蕃之力殿多方
茲繼述之雲仍尚弼諧之有賴云胡不淑有盡予衷俾
疏爵以分封仍易名而節蕙於戲善於其職武公之素
業相承必復其先公業之清風不泯益昌來裔祇服褒
章可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封澤
國公謚忠宣王者施行

明

加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原仲和

制曰朕惟國家量德授任弼成治功是以推恩之典必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及其祖考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爾贈江西按察司按
察使原仲和乃戶部左侍郎傑之祖積其德善垂裕於
家致有賢孫顯庸於國功勤茂著恩典宜加茲特加贈
爾爲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靈其有知服此寵命

加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原彥明

制曰國家寵任大臣有勞績者褒榮屢及其親斯固勸
忠之典亦以遂其報本之孝也爾贈江西按察司按察
使原彥明乃戶部左侍郎傑之父夙有德善延譽鄉邦
篤生才賢顯用於國曩因子貴已受褒榮子今進官又

申郵與茲特加贈爾爲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真靈不昧尚克歆承

加封中憲大夫浙江嘉興府知府楊時幹

制曰朕於人臣恪修職業而效勞國家者必推恩以及其親所以遂其顯揚之心而勸天下之爲孝也爾封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楊時幹乃浙江嘉興府知府繼宗之父敦德立善延譽鄉邦有子能官由爾善教已嘗因子推恩矣今子進秩特加封爾爲中憲大夫浙江嘉興府知府尚其欽承益隆壽祉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李珩

制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不以存沒而有間焉爾陝西延安府鄜州儒學訓導致仕李珩乃雲南道監察御史經之父職任儒官早膺休致訓成令子效用於時雖已違忽申褒恤茲特贈爾爲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尚克歆承永慰冥漠

贈徵仕郎義勇右衛經歷石唐

敕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所以重本而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沒哉義勇右衛經歷司經歷石憲故父石唐

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其所自互有顯褒今特贈爾
爲徵仕郎義勇右衛經歷司經歷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贈文林郎陝西西安府推官崔完

敕曰孝子愛親之心靡有存沒之間故君之體臣必因
所欲而推恩焉爾崔完乃陝西西安府推官舉之父隱
居樂善教子有成宜錫卹恩以旌所自茲特贈爾爲文
林郎陝西西安府推官九原有知服斯寵命

贈承德郎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田琮

敕曰朝廷任用才能而必遂其顯親之心雖親有存沒

而恩典未嘗不均及焉爾河南開封府歸德州陵縣甯
城驛驛丞田琮乃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鐸之父居官
有年義方訓子子既有成爾乃早沒揆其所自卹典宜
申茲特贈爾爲承德郎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九原有
知服斯寵命

原任福建福寧州同知進階儒林郎張翀

制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
爾福建福州府福寧州同知張翀乃直隸真定府靈壽
縣知縣徽之父居官稱任教子成名宜錫殊恩以旌所

自茲特進爾階儒林郎職如故九原有知尚其欽服
加贈奉直大夫左軍都督府經歷李茂

制曰人子之孝莫大於顯揚朝廷之恩莫重於褒錫肆
舉追崇之典用申報德之情爾贈文林郎中軍都督府
經歷司都事李茂乃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李春之
父世業詩書鄉稱孝友義方之美已埶於衣冠祿養之
榮竟違於閔釜載頒卹命以資幽局特加贈爾爲奉直
大夫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靈爽如存尚其歆服

贈奉直大夫直隸隆慶州知州張勵

制曰國家隆使臣之禮厚教子之功爵賞旣加其身卹
恩必及其父制實通於今古義不異於存亡爾原任浙
江嘉興府秀水縣縣丞張勵乃直隸隆慶州知州軌之
父名著鄉評官居縣佐義方之訓已效於仕途色養之
榮不逮於風木眷世德之難泯宜錫命之渙頒茲特贈
爾爲奉直大夫直隸隆慶州知州渙號孔昭九原歆服
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譽

制曰國家於內外臣工卓有顯績者必推本其先而褒
寵之蓋位以功崇慶由善積見祖德之不可泯也爾李

譽乃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豸之祖父養實丘園適
情書史不自顯用以啓聞孫俾予得老成之人以贊休
明之治爾之貽也茲特贈爾爲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用昭國典以慰冥靈

加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思忠

制曰國家隆重考績凡治行可稱者不徒優以祿秩尤
必推本父訓而寵嘉之所以報功也爾贈文林郎陝西
西安府同州郃陽縣知縣李思忠乃山東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豸之父儉素植躬幽貞範俗懋敦孝友廣濟匱
用彰潛德茲特贈爾爲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尚慰往靈永綏來裔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子文

制曰帝王之官六卿提衡國政君子之澤五世遡演家
聲列官銜加冢宰之崇互廷命逮曾先之遠爾王子文
乃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國光之曾祖父猷畝怡愉里閭
退讓含和抱璞自修實行於躬居履素懷清人比高標
於豹隱百年所積四葉而昌啓爾重孫作予常伯是用

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一品樂不各荷休
光於有傲九原懿德延慶祉於無涯

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昺

制曰朕觀君牙翼王山甫式辟著在詩書之籍皆推祖
考之賢能詒厥孫謀培茲世德互追崇先烈錫以榮名
爾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王昺乃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國光之祖父學古通今飭躬礪行清風峻節遺安允
似龐公義問仁聲範俗堪侔陳實聞孫邁跡領朕鈇曹
能式序乎百僚常褒揚其再世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

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功著親均被明恩而益渥祚徵昌熾培慶
緒以彌長

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承祖

制曰佐王均四海國賴良臣教子起一經家資賢父肆
各天卿之勤勿升禰廟之榮盛典具存褒章再錫爾累
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王承祖乃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國光之父嘉遜逸民好修君子清方有度遜名不厭于
市廛然諾無侵施德咸孚于宗族式義方以成詰嗣俾
精白而領冢卿堂構之偉業旣光宗祊之華恩是資用

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顯褒酬詒穀之功駢繁綸綍靈爽衍教忠之澤嗣續簪纓

加贈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張曉

制曰夫天之報施善人豈非較然不欺哉是故不於當世則必於嗣賢遡積慶之源厚啓佑之報所以廣孝思順休命也爾贈文林郎清苑縣知縣張曉乃河南衛輝府知府昇之父隱居行義敦樸履貞豐腴勤周乏之仁閭里多表正之行貽謀裕後壽考令終可謂鄉之善士已茲爾子考最加贈爾爲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

明以慰三釜之懷幽則爲九京之賁

加贈奉政大夫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王緯

制曰士而潛名韜光不自見於世乃能駿發賢嗣展采清時朝廷譽命逮之凡以示勸也爾贈文林郎河南南陽府鄧州淅川縣知縣王緯乃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道之父好修君子高蹈偉人扶義敦仁作鄉閭之範傳經式穀基闕閱之昌計部推賢嚴庭遡澤是用加贈爾爲奉政大夫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祇承綸綍之思益衍箕裘之緒

加贈奉直大夫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栗鉞

制曰君子履道自己必垂而爲貽厥之謀積善在家必
衍而爲有餘之慶故國家需息臣下而恒推及其親者
所以泝慶源章義訓也爾贈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
署員外郎主事栗鉞乃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魁周
之父履貞抱素見重於鄉儲祉發祥克昌厥後肆惟令
子爲我才臣治行彰聞惟爾之訓屬當大賚可斬申褒
茲加贈爾爲奉直大夫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欽斯
再命之榮永作九京之賁

加贈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楊玠

制曰國有大慶施及臣主而又推之厥考以懋顯揚之
情明德善之報豈非厚哉爾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楊
玠乃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兼理馬政河道山東按察司
副使樞之父戢耀韜榮敦仁服義歛是德美迪成嗣賢
俾奉庭聞以彰宦蹟爾教益顯而名益永已茲用加贈
爾爲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服茲褒寵賁爾幽宜
加封奉直大夫工部營膳清吏司員外郎王言

制曰夫樹德在躬而食報於子天所以福善人也爾

奉天道以勞羣臣肆有貤封之典以褒嘉之爾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王言乃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淑陵之父惇倫睦族力業起家鄉孚長厚之評庭有義方之訓勗成哲嗣效職明時式穀是詔令名斯顯茲加封爾爲奉直大夫工部營膳清吏司員外郎游承茂渥永介遐齡

封文林郎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知縣楊璋

敕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旣能爲朕子其民矣朕於其父母顯揚之恩又奚靳焉爾楊璋乃山東

青州府益都縣知縣植之父心存長厚行蹈直方爰啓嗣賢作我良牧祿養方殷食報孔厚茲封爾爲文林郎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知縣式旌訓子之功用慰顯親之孝

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衛雷

制曰名卿抒壯猷以殿邦薦勲祖廟良士培豐基而垂裔造福皇家惟燕詒若木有本而水有源斯駿業如金作礪而川作楫恩必逮於再世善乃彰乎百年爾贈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衛雷乃南

京兵部尚書一鳳之祖父孝友純修直方雅範蒸嘗謹其齋祓義重希文之收宗任卹展夫勤施道隆子弓之化俗家繩仁讓世守詩書惟爾聞孫爲予圻父昔山甫續戎祖考而召伯受命康公聿追邦政之肇基可忘巖修之啟佑茲用覃恩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恩深慶遠綿廟祐以彌昌德厚流光庇垣樞而未艾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衛夔

制曰熙載亮工惟賢臣邁厥種詒謀式穀實賢父教之忠矧以文昌曳履之班而當武部紆壽之任胥一經之

啓廸俾三事以靖共堂構方垂綸章宜渥爾贈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衛夔乃南京兵部尚書一鳳之父天民奇韞國士高標排難得伸連之風身晦而道自樂賑窮追竇氏之槩義重而財爲輕坊表禋躬賓筵儀隆於矜式縹緲啓後胤祚慶於作求惟茲克詰功高籍爾義方教豫匪茂椿庭之寵曷揚槐路之勲茲用覃恩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養棄南陔猶發青箱於八座班聯壯斗尚承紫綬於九

加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白道

制曰六列賢臣宣鴻猷而濟國百年善士積駿德以興宗既福澤流於後人互恩榮逮其先世爾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白道乃南京戶部左侍郎所知之祖父世業耕桑長多幹濟精陶朱之心計周於四方慕孟嘗之高風聞於三晉孝能備其色養友克讓以豐腴乃年短而慶長洵德高而名劭瞻惟卿月有憶祖風茲以覃恩加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祖烈重光慰箕裘於真漢農父若保煥綸綍於松楸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加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白鐸

制曰典金錢而資軍國少司徒功著鎬京積瑯檢以穀嗣賢大君子教垂弓冶崇其福廟貺以豐綸爾監生累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白鐸乃南京戶部左侍郎所知之父清第名駒藝壇飛兔芹宮振藻遇屢扼於鹽車胄監蜚英名每傾乎國士行成樞楷訓切詩書廼培繞砌之蘭盡作陵霄之羽貴無倨色惠克分人扶筇儼洛社之仙式穀侈于張之第茲以覃恩加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飛綸赫赫香名永覆於梧丘封髮瀼瀼

華衮垂光於乘牒

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司按察使田濬

制曰天生賢而爲國有開必先士秉道以傳家乃昌厥後故有推崇再世之典以表綏靖一方之勲爾田濬乃原任陝西按察司分巡關西道按察使立家之祖父遊於高明好是正直獎善嫉惡獨持砥柱之標扶弱抑強固作脂膏之態惟至誠可以格物故微言亦能解紛譽浹鄉閭慶流孫子推功總憲遯澤貽謀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厚德百年而益著明恩三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錫以加隆

加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司按察使田鳳龍

制曰逸士無階報主托燕翼以輸忠勞臣所覲榮親徼鴻名而顯孝故保釐之績可尚則義方之教當旌爾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田鳳龍乃原任陝西按察司分巡關西道按察使立家之父含真葆素樂善好施懷高蹈於丘園志希仲蔚息囂爭於里閭化並太丘滋德之厚以與世游積慶之餘而食子報惟子有文有武之佐乃爾肯堂肯構之英庭訓足

徵國恩宥逮茲加贈爾爲通議大夫陝西按察司按察使靈爽服如綸之命顯褒酬式毅之功

贈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賈綏

制曰慶源長發將奕世而彌昌恩渥追崇溯祖功而後備旣慰光前之念更彰積善之庥爾壽官賈綏乃山東布政使司天津兵備道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之鳳之祖父竒姿偉度卓識高踪閱世綽有風裁繕行雅推月旦玉藏下璞未偕待價之沽業授常經長笑籬金之陋子鍾三鳳羨雄聚於滿堂孫是一雛詫高翔於千仞爰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叙叅藩之績宜疏豐芭之榮茲以覃恩贈爾爲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用增光於泉壤益弘祐夫雲仍

加贈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賈贈

制曰爲楨爲榦允資文武兼材肯構肯堂端賴詩書世業藉過庭之毘國酬燕翼以龍章爾原任山東兗州府曹州定陶縣知縣累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賈贈乃山東布政使司天津兵備道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之鳳之父瑾瑜美質鉛槧勤修雖棘闈屢鍛其修翎

而憲府深嘉其恬志讓功名如傲屣詔薄雲霄棄資糧
若輕塵思深泉壤勳矣阜皮之文彩翩然鳧鳥之芳稱
擴爾留餘爲予禦侮茲以覃恩加贈爾爲中大夫山東
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啓宗祔之昌熾佑勳
績於金湯

加贈奉直大夫直隸河間府景州知州張贊

制曰芝蘭生於澗壑不以無人而不芳士之潛修亦猶
是也及其食報於天發聞於後國有寵章爾必達之爾

張贊乃直隸河間府景州知州武定州陽信縣知縣張贊乃直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隸河間府景州知州志芳之父天之善人人之長者刑
家敦孝友之行置身在廉讓之間撫姪如撫兒夏侯淵
之棄子不惜事姑如事母徐世勳之焚鬚亦其田宅推
肥愛何靳於撲棗散施市義怒豈加於冒牛德以積而
成豐光自官而有耀爰開令詰鬱爲循良茲加贈爾爲
奉直大夫直隸河間府景州知州景流風於勿替榮拒
鬯以如生

加封中憲大夫湖廣承天府知府李國廉

制曰朕惟五學異尚齒則並貴憲而乞言以徵惇史矧

其子復爲良二千石朕能忘漢宣父子同拜之恩不以
示褒寵哉爾封文林郎河南懷慶府推官李國勝乃湖
廣承天府知府養蒙之父抱繁煬和還醇酒樸山翁具
神仙之骨相海鶴蘊龍馬之精神並轅固之年手能刺
豕適杜春之歲口足傳經身徵壽於仁德克開其後是
用加封爾爲中憲大夫湖廣承天府知府白髮映朱轡
而麗日靈蕙濡蕭露以長春

加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尚宏

制曰有田非石君子愛不獲之詩書無德不償天道展

流芳之慶社生弗尊乎憲乞歿猶憶其耆成猗歟祖功
釀之孫子爾累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李尚宏乃都
察院右都御史管順天府事春茂之祖父小山叢桂在
谷鳴駒同河上焦光之風有土室哀宏之想莊莊士器
神明似濬百年得得仁施月旦已高一日曉典墳於皇
古名詘抱槩剖河洛於陰陽智空射覆人皆吾與行無
爾訾繩尺近可以物身箴訓遠貽而啓嗣茲用贈爾爲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是尚友也明德胡不如馨
書言孝乎錫類以殷似穀

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張珩

制曰旌獎賢能乃朝廷之著典表章先德亦人子之至情蓋忠本孝移而親由子顯式關倫理豈闕存亡爾張珩乃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好爵之父安恬自守樸質無華孝友行著於家庭公直名稱於族鄰况遺經有訓素嚴乎義方致令子成才早登於甲第養違三釜不勝風木之悲光賁九原宜示絲綸之寵用彰潛德永慰孝思特贈爾爲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尚期神爽之昭益迓寵靈之賁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加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珩

制曰朕躬欵泰壇備成熙事嘉與海內共霑湛恩顧茲風憲之臣不遑將父可無顯卹以慰孝思爾贈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張珩乃四川按察司僉事好古之父坦夷無物朴直自持德秉公誠行敦孝友隱居求古人之志修身爲君子之儒厥所積培篤生喆嗣甲第相望兄弟奮庸慶善之徵至是益用加顯贈爾爲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赫式昭顯寵靈之永賁幽光干

泉壤

加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國典

制曰朕惟用世與師世心本同揆傳金與傳經效斯異
致故君子會奕葉於一日力學不厭道貧而朝廷知發
祥自百年顯榮必求幽烈爾累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
尹李國典乃都察院右都御史管順天府事春茂之父
踐履淵醇丘墳博涉遜心大業居然伊洛之宗開帳授
經蔚矣樞趨之盛培其本而德性爲先立其誠而浮靡
是黜春風已育於桃李學染果甚於丹青而爾隱約可
其精一獨揆橫逆佩軻氏之自反躬行信文王之我師
雖鴻羽來儀未發鱣堂之恥而豸冠猶嶽竟貽麟趾之
升茲用加贈爾爲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綸綍游
加式流風之如在松楸方茂慶廟祐以其昌

贈文林郎陝西鞏昌府寧遠縣知縣楊柟

敕曰儒者之道何顯何窮要以深藏則發壯爲衆父父
而蘊藉可知也爾生員楊柟乃原任陝西鞏昌府寧遠
縣知縣瀚之父學繼家承孝敦孺慕經傳絳帳簪纓不
絕於門墻采陋弓旌琴酒自怡於邁軸箕裘啓後民社
揚休是用贈爾爲文林郎陝西鞏昌府寧遠縣知縣

是朝綸食爾儒績

贈文林郎河南河南府陝州靈寶縣知縣王實德

敕曰晦跡巖穴之士而能爲一鄉司直則其子起而長
民聽斷四封成而孚輸而孚有自來矣可不隆追崇乎
爾王實德乃河南河南府陝州靈寶縣知縣桂之父渾
噩含真醇恬範俗已韜其耀身雖隱於幽潛人化其誠
言則息夫囂競遺休令子茂著民庸顧鼎釜之未霑乃
袞章之互錫茲特贈爾爲文林郎河南河南府陝州靈
寶縣知縣明倫闡乎遺賢拱木景其高行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贈文林郎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崔橋

敕曰士有孝弟力田以德壽稱於鄉者亦足以自爲不
朽矧課其子爲循良之吏恩綸褒顯不其有餘榮耶爾
崔橋乃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時芳之父持身端介
賦質雅恂人欽孝友之風里頌岐黃之澤雖懷身而滯
遇乃貽穀以展庸有赫吏功式彰庭訓茲用贈爾爲文
林郎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華綸肇錫懿德永光

加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爾梁

敕曰朕聞天道無私惟善是佑故世德在躬而顯庸不

及則代天而理者有贊書之被焉所以報式穀而光燕
翼也爾贈文林郎陝西西安府渭南縣知縣楊爾梁乃
河南道監察御史新期之父孝思維則善行有聞勵志
典墳備悉螢窓之苦遊神丘索竟遺賜舉之懷爰啓若
肩於花封用贈循良於芝檢乃子既遷烏臺之寵而親
可光命翰之加是用贈爾爲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
式晉紀綱之重秩永綏綸綍之深恩

贈文林郎河南彰德府湯陰縣知縣楊四知

敕曰士績學於身而鬱不得售則必有亢宗之肩以紆

所未竟焉身播之而子獲之天道自然之符也爾生員
楊四知乃河南彰德府湯陰縣知縣樸之父風華獨朗
器業多英腹笥便便試每詘其儕偶家閑嗃嗃行乃孚
於族閭人不可以無年志未酬於獻璞爾居然而有子
績已效於栽花庭訓足徵國恩互逮是用贈爾爲文林
郎河南彰德府湯陰縣知縣式馳百里之榮聿著一經
之效

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加贈通議大夫工部左

侍郎張昇

制曰良臣之垂世澤燕翼子以詒厥孫奕葉之有令人
程百工而率四屬重光播譽異數敷休爾原任河南布
政使司左叅政張昇乃工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慎言
之祖父賦性直方禔躬粹白奉親而公車自罷居廬而
孺慕終身名著文壇華升甲第心勞撫字材裕兵農繇
貳千石之良當百二關之寄縱慕林泉之高蹈旋膺鎖
鑰於天雄時臬方陳倦飛爰止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
工部左侍郎明德代興知克開之不易豐功世祀嘉永
錫之用昭

加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張天和

制曰嗟碩儒之玉折道在弓裘觀詰屑於蔚興功光堂
構前謨永叙大義載揚爾生員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
少卿張天和乃工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慎言之父慧
性邁倫高文衍遠當賈逵之弱冠學足傳經敦顧愷之
孝思躬勞忘瘁方欣前有作而後有述胡爲數不偶而
年不延貽厥聞人作朕良幹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工
部左侍郎特賁亢宗永顯卿雲之賦用酬式穀竚瞻台
斗之勲

加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張思誠

敕曰夙惟抱樸乃可表華厚儲乃能濬發自來名彥之
與必有闡修樹德於先以釀其醇而苞其秀故國有大
賚於其臣尤遯厥慶源而寵澤加焉爾封文林郎河南
歸德府商丘縣知縣張思誠乃刑科給事中鵬雲之父
溫然長者藹矣吉人學務有經能致千金而累散薰人
以德咸傾一諾以相矜家頌太丘之行里標通德之號
是宜篤生賢胤蔚起清時阜囊諫草頻盈青瑣風儀獨
峻義方懋著老境恬熙是用以覃恩加封爾爲徵仕郎

刑科給事中游荷異渥於龍章益迂遐齡於船背

贈文林郎直隸河間府靜海縣知縣王權

敕曰士躬修行誼含璞自珍非故沉寂是甘蓋識天之
所與者厚不欲蚤抒其精英而徐以俟嗣人之發越斯
其誕殖也遠矣爾壽官王權乃直隸河間府靜海縣知
縣用士之父器資磊落標格孤奇諮議及而大獄每平
于門種德真誠徹而糾紛立解鄭里銜恩愛篤季駟花
萼樓前培駮駟教嚴趨鯉絲純座下訓羔羊沁衡韜杖
履之輝紳笏煥弓裘之色是用贈爾爲文林郎直隸河

間府靜海縣知縣香傳家笥之常經寵啓宸綸之寶笈
加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楊嘉禮

敕曰勞臣資父以事君馳驅著望令甲褒忠而廣孝綸
綽貽休爾贈修職郎楊嘉禮乃行人司行人時化之父
宅衷正直振緒孤惇棟家靡辭拮据篤養無違終始初
習計遊卒耽儒好念崇瓜瓞孝思篤於本原品種梓桑
淳行孚於宗黨龐逸民之不入公門有司罕識其面范
文正之樂置義產稠衆咸飫厥施人今道古禔躬與賢
聖爲徒說禮敦詩迪子以天下爲任門閭高矣使車至

焉是用覃恩加贈爾爲徵仕郎行人司行人闡潛德於
九京龍章煥采賁寵嘉於百世馬鬣生輝

贈文林郎直隸真定府南宮縣知縣石完

敕曰夫英賢勸德必藉積慶以開先故有銳志修能而
穀貽身後食報義方非特徵世澤亦以卜天道矣爾石
完乃直隸真定府冀州南宮縣知縣鳳臺之父礪如質
行展矣古風敦庭闈孝弟之儀纖微竭悃赴宗黨緩急
之會慷慨推贊德著還金行固同符於古昔義高焚券
心非責報於蒼穹惟石慶之高風名高月旦而禹鈞之

世澤瑞啓庭除雖薤露蚤歌未獲身蒙列金而芝雲被
錫允誇慶叶高門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直隸真定
府冀州南宮縣知縣需元官之雨露開曉色於松梧

封徵仕郎獻陵衛經歷曹國義

敕曰世有善人不發於身必發於子嘉隱德以疏恩固
以風勵羣工亦奉若天道意也爾壽官曹國義乃獻陵
衛經歷司經歷純善之父藹藹吉人恂恂雅士居恒孝
友義能周族黨之貧涉世謙和力足新膠庠之圯原廟
致身於清慎椿庭教密於提携茲用封爾爲徵仕郎獻

陵衛經歷司經歷式佩恩於綸綍增高壽於岡陵

贈文林郎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知縣楊格

敕曰人臣有裨於國謂之勞臣猶人子有成於家謂之
肖子故莫勞於修職而莫肖於榮親未有貽穀之堪稱
而靳褒崇之上及爾楊格乃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知縣
楊鵬翼之父丰標開朗器識端凝林宗有道相期廉讓
之間夷甫多姿迥出風塵之表孩心老而彌篤陟岵陟
屺交瞻同氣聚而更親吹堦吹篴迭奏小試計然之策
則千樹成林再傳常氏之書惟一經作範力田服賈如

樊仲之有樊宏經術文章若杜甫之得杜驥爾爲研耕
子乃秋穫是用贈爾爲文林郎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知
縣慶必有餘豹文增輝於鳳藻德無不報赤字永煥於
元尚

贈文林郎直隸定州新樂縣知縣于士興

敕曰士績學力行而以孝弟著聞竟衡栖弗耀人以為
食報未豐也詎知水蓄斯沛火鬱斯然天道絀於前乃
所以伸於後乎國寵推及父風所以憲天也爾生員于
士興乃直隸真定府定州新樂縣知縣琇之父性資英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天

穎志行端方藝通一經進以勵扶搖之志遇窮三刖退
而高色養之風永烏慕於天親何殊離裏督錫原於同
氣詎惜推腴下璞不沾於當年肅經乃貽之後嗣風徽
未泯月旦猶存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直隸真定府
定州新樂縣知縣如子官祇膺馴雉之榮用報刻鵠之
誨

國朝

加贈中大夫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加一級白銘
制曰恩彰下逮勉篤棊於羣寮家有貽謀本恩勤於大

父用溯源流之自爰推綸紵之榮爾白銘乃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加一級白肩謙之祖父植德不替佑啓後人綿及乃孫丕彰鴻緒休貽大父聿觀世澤茲以覃恩贈爾爲中大夫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垂裕孫謀已沐優渥之典崇褒祖德用邀錫類之仁貽厥奕祚佩此新綸

加贈中大夫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加一級白所
蘊

孝者亓以高爵作之忠是用推恩特申休命爾白所蘊乃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加一級白肩謙之父義方有訓式穀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旣克家而報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贈爾爲中大夫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永勿忝於家聲聿修厥德尚無負於國恩欽承寵命慰爾幽靈

加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用士珍
制曰恩彰下逮勉篤業於羣察家有貽謀本思勤於大

父用溯源流之自爰推綸綍之榮爾田士珍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田六善之祖父植德不替佑啟後人綿及乃孫丕彰鴻緒休貽大父聿觀世澤茲以覃恩贈爾爲資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錫之誥命於戲垂裕孫謀已沐優渥之典崇褒祖德用邀錫類之仁貽厥奕祚佩此新綸

加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田世爵

制曰揚各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歸之父考績褒賢教孝者互以高爵作之忠是用推恩特申休命爾田世爵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田六善之父義方有訓式穀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旣克家而報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贈爾爲資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永勿忝於家聲聿修厥德尚無負於國恩欽承寵命慰爾幽靈加贈通議大夫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自

立

制曰恩彰下逮勉篤棊於羣寮家有貽謀本恩勤於大父用溯源流之自爰推綸綍之榮爾張自立乃巡撫陝

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璿之祖父植德不替佑啟後人綿及乃孫丕彰鴻緒休貽大父聿觀世澤茲以覃恩贈爾爲通議大夫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錫之誥命於戲垂裕孫謀已沐優渥之典崇褒祖德用邀錫類之仁貽厥奕祚佩此新綸

加贈通議大夫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念祖制曰揚名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歸之父考績褒賢教孝者互以高爵作之忠是用推恩特申休命爾封文林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十一

郎陝西道監察御史張念祖乃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璿之父義方有訓式教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旣克家而報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贈爾爲通議大夫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永勿忝於家聲聿修厥德尚無負於國恩欽承寵命慰爾幽靈

贈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登雲

制曰思彰下逮勉篤業於羣察家有貽謀本思勤於大

父用溯源流之自爰推綸綍之榮爾張登雲乃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爾素之祖父植德不替佑啓後人綿及乃孫丕彰鴻緒休貽大父聿觀世澤茲以覃恩贈爾爲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垂裕孫謀已沐優渥之典崇褒祖德用邀錫類之仁貽厥奕祚佩此新綸

贈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元初

制曰揚名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歸之父考績褒賢教孝者宜以高爵作之忠是用推恩特申休命爾封儒林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郎內翰林秘書院編修加一級張元初乃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爾素之父義方有訓式穀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旣克家而報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封爾爲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永勿忝於家聲聿修厥德尚無負於國恩欽承寵命益勵嘉猷

贈文林郎內翰林弘文院檢討加一級喬彬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斐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之恩爾喬彬乃內翰林弘文院檢討加一級喬映伍

之父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
溝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內翰林弘文院檢討
加一級錫之救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
有子承茲優渥永芑忠勤

贈朝議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賈之復

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
家爾賈之復乃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加從四品賈益
謙之父道在禔躬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
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朝議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郎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中加從四品錫之誥命於戲恩逮所生彌表象賢之美
榮施下壤益彰燕翼之庥

贈承德郎河南歸德府通判白胤恒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
類之恩爾白胤恒乃河南歸德府通判白方熙之父善
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
茲以覃恩贈爾爲承德郎河南歸德府通判錫之救命
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承茲優渥永

芑忠勤

贈文林郎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王用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之恩爾王用乃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王潤身之父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錫之敕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承茲優渥永苾忠勤

贈中憲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王瑄

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中憲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錫之誥命於戲恩逮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下壤益彰燕翼之庥

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田世福

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家爾田世福乃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田七善之父道在禋躬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錫

之誥命於戲恩逮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下壤益彰
燕翼之祿

贈按察司僉事段海

制曰揚名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歸之父考績褒賢教
孝者宜以高爵作之忠爾段海乃按察司僉事段上彩
之父義方有訓式穀無慚念爾嗣之忠良能克家而報
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贈爾爲按察司僉
事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勿忝於家聲聿修厥德無
負於國恩欽承寵命慰爾幽靈

贈江南按察司僉事段上彩

制曰鞠躬盡瘁人臣奉職之猷表績褒庸朝廷勸忠之
典爾原任江南淮安府沐陽縣知縣段上彩奉職無愆
臨難不苟身膺民社之寄克彰夙夜之勤當小醜之陸
梁遽捐軀而殉節稽諸常典互沛馳榮茲贈爾爲江南
按察司僉事於戲弘敷紫誥之華永作黃墟之貴幽靈
不昧鉅典式承

贈奉政大夫直隸順德府同知王國丞

制曰與孝惟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目父服官敬用承

家爾王國丞乃直隸順德府同知王曰翼之父適在禋
躬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以覃恩
贈爾爲奉政大夫直隸順德府同知錫之誥命於戲恩
逮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冥漠益彰燕翼之庥

贈奉直大夫江南廬州府六安州知州王鳳翔

制曰與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
家爾王鳳翔乃江南廬州府六安州知州王所善之父
道在禋躬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
以爾子遵例急公贈爾爲奉直大夫江南廬州府六安
州知州錫之誥命於戲恩逮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
下壤益彰燕翼之庥

贈承德郎候補兵馬司指揮田見祿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効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
類之恩爾田見祿乃候補兵馬司指揮田時茂之父善
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
茲以爾子遵例急公贈爾爲承德郎候補兵馬司指揮
錫之敕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承
茲優渥永此忠勤

贈文林郎江南鳳陽府泗州盱眙縣知縣田元相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
類之恩爾田元相乃江南鳳陽府泗州盱眙縣知縣田
弘祖之父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
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江南鳳陽府泗
州盱眙縣知縣錫之敕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
用光夫有子承茲優渥永茂忠勤

加贈中憲大夫廣西平樂府知府楊時萃

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

家爾楊時萃乃廣西平樂府知府楊榮序之父道在禋
躬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以覃恩
贈爾爲中憲大夫廣西平樂府知府錫之誥命於戲恩
逮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下壤益彰燕翼之庥

贈文林郎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衛明弼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
類之恩爾衛明弼乃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衛立興
之父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
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直隸永平府盧龍縣

知縣錫之救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尤表有
子承茲優渥永茂忠勤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諭祭文

明

諭祭尚書原公文

成化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皇帝遣山西布政司左叅政賈奭諭祭於南京兵部尚書原傑曰卿以儒術發身賢科蚤膺風紀敷歷有年逮長藩臬公勤愈著進副司徒兩遷都憲巡撫鄒魯吏民畏服繼行荆襄流離安業南都司馬之命方頒而中道捐館之音遽至爰念往勞特賜祭塋爾靈有知其歆承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之

諭祭都御史楊公文

弘治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皇帝遣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馮續諭祭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曰維爾早掇賢科擢秋官屬出守郡著廉介之名長提刑馳明允之譽進都憲而巡撫畿內敗外臺而旋復舊官公論攸存績效屢建豈期一疾竟至淪亡訃音來聞良切悼惜爰循卹典特賜以祭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諭祭贈官保尚書主事并原夫人張太夫人文

萬曆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皇帝遣山西布政司左叅政陳惟直諭祭於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承祖並妻贈夫人原氏封太夫人張氏曰惟爾丘園高士巖穴遺賢素履清修鄉評雅重克偕厥配一德相成茂啓嗣人致身鼎貴爰從計相晉陟天卿衡鑑無頗儀型允樹瞻茲股肱之績實徵育訓之勤乃先後之淪亡宜卹息之並逮爾靈不昧歆此殊榮

諭祭尚書衛公並楊夫人文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二

崇禎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皇帝遣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諭祭於原任南京兵部尚書衛一鳳並妻封夫人楊氏曰維爾介品純忠練力備畧贊平棘讞播政銅符落泉游更旬宣益著屬建牙而開府高保障于戎旃晉貳卿曹擢膺司寇遂以陪京之重地特需兵務於南樞方資帷幄之籌遽作烟霞之隱壽踰耄耋訃報淪俎瞻念老成良深軫悼乃宜家之淑配亦相繼以同歸宜沛殊恩式陳竝祭靈如不昧尚克祗歆

國朝

諭祭封御史張公並延孺人文

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皇帝遣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吳柱

諭祭原任大理寺右少卿張璿父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張念祖贈孺人延氏之靈曰朝廷恩隆錫類臣子誼切揚親爾張念祖乃原任大理寺右少卿張璿之父克培先德善啟後人念爾子歷任有年勤勞厥職特賜祭一壇母延氏例得並享其欽承之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諭祭封侍郎張公文

順治十六年 月 日

皇帝遣山西布政司堂上官

諭祭原任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爾素父封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元初之靈曰朝廷恩隆錫類臣子誼切揚親爾張元初乃原任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張爾素之父克培先德善啟後人爾子協理秋曹勤勞厥職家聲丕振國典宜優特賜祭一壇造墳安塋其欽承之

諭祭知縣王公文

順治二年七月初一日

皇帝遣河南布政司堂上官

諭祭故河南孟縣知縣事王曰俞曰同讐者義士之壯懷
殉城者貞臣之亮節爾知縣王曰俞任當守土偶值賊
氛乃能抗志靡他以歿明義

朕甚嘉之憫之爰賜祭一壇旌爾風烈九原不泯尚克欽
承

諭祭贈僉事段公文

順治十年三月十九日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

皇帝遣山西布政司堂上官馬光先

諭祭故淮安府沐陽縣知縣今贈江南按察司僉事段上
彩之靈曰爾試宰沐陽寄命百里克勤撫字式愜輿情
不意賊氛忽逞變起一隅乃能抗志不屈舍生取義良
可悼焉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旌爾風烈英靈如在庶
克欽承



川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並本省軍民等籍公同鎮守巡撫湖廣陝西太監王定劉祥興寧伯李震都督僉事白玘右都御史余子俊等傳訪人情審察事勢從長計議得前項流民先因原籍人稠地窄糧差繁浩及畏避罪惡拋棄家業趨任偷生中間更易姓名而妄報鄉貫軍改作民而冒相合戶歲豐則占人田土時荒則相率爲非往年驅遣復業添所立堡禁邊復入之計固爲嚴密然而數內逃出年遠迷失鄉貫勤力耕鑿家業漸成置有田土頭畜蓋有房屋莊所婚男嫁女親戚結成縱有

買遷遠方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非爲事端若依前例一槩逐遣尚慮彼中地土膏肥山澤曠野雖有司府撫治官員誠恐首鼠逋逃安土重遷去而復來又恐各處頑民間知地土空閑鳩集趨任不數年之後必又甚如今日之衆勢難盡遣合將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親族田產尚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三丁口并平昔克惡占人田土斷發原籍當差者照例遣回復業餘有似前置有事產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

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三十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二
丁口仰遵聖諭編排戶籍附入各該州縣管束應當糧
差仍復嚴立禁條杜絕將來流徙此非一時之安亦有
久遠之計但襄陽府僻在一隅所轄一州十縣內均州
竹山穀城南漳房山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
盜嘯聚之處界占陝西河南四川洵陽大寧等縣相離
襄陽甚遠彼處卒急有事若待走報湖廣三司議調官
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管衛縣今踏勘鄖
縣地方廣濶係四通八達要地邇年盜賊出沒之所應

合展築城池添設府衛並行都司衙門控制地方撫治
軍民竹山縣地名尹縣鄖縣地名南門堡洵陽縣地名
白石河商縣地名豐陽鎮南陽縣地名南召堡唐縣地
名桐栢鎮汝州地名固縣南漳縣地名馬良等坪宜陽
地名穆册並地名趙保村汝陽縣地名楊埠俱係長山
大谷密傍江河切近銀坑各離縣治寫遠非獨爲藏賊
巢穴窩逃淵藪邾亦勾攝不便禁捕不前俱各添設縣
治並巡檢司內尹店鴉路鎮桐栢鎮並固縣隣界嵩縣
上店先各設有巡檢司亦合拆移要害去處把截臣督

同各該委官踏勘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召桐柏
固縣七處相應立縣馬良等坪居民稀少止可立堡穆
册趙保村楊埠各應添設巡檢司其尹店鴉路桐柏上
店四巡檢司亦應拆移計惟設添縣治巡司造訪調各
處平易近民相應任用官員暫且署事以安地方其鄖
縣展築府治城池添蓋府衛行都司衙門各用工料一
體支給官錢顧買但工程浩大軍民相兼供役方可圖
成伏乞敕令湖廣鎮守分守巡撫官員提督委官趁料
修築蓋造庶得堅完以爲久遠守禦鉅鎮如此則地方
千萬年幸甚蒼生千萬年幸甚

災異陳言疏畧

楊繼宗

成化丙午
任巡撫題

臣伏觀修省敕詔旣頒各處災異又見臣恐弭災之意

不在敕詔之中餘外另有致災之由姑舉大端言之皇
天眷命撫有四海以爲天下君必生豪傑之士輔治以
安天下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蓋天地儲精有限聖賢
自古罕得若犬舜有臣五人武王有臣十人是已賢才
氣稟不齊德量才智有異若丙吉知大體魏相知故事
是已臣非敢犯上言德政條章特效唐王珪確論宋司

馬光上疏典故品藻當今人物且太監如懷恩管糧如周忱巡撫如李秉漕運如王竑布政使如王恕按察使如軒輓知府如崔恭王宇皆第一等人物臣欲兼取數人之長勉盡巡撫之職願學而未能也竊見差委內臣大臣居鎮守巡撫等職及推選方面知府等官無非欲安天下之民以固邦本柰所屬各官不體朝廷愛養黎元之心大肆貪酷殘虐萬姓天視自我民視民心嗟怨至極天出災異譴告伏望皇上敬天法祖以治天下查正統年間以前原無鎮守守備管操等官是祖宗定制

所無也將差去官員俱各取回正統以前原有鎮守等官是祖宗定制所有也今差去官員依舊管事竊照鎮守管糧巡撫漕運方面知府等官多非其人備員竊祿出身效尤齊人在位播惡於衆爲國爲民之道罔知蠹政害民之狀無算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濊難容乞敕吏部會同內閣大臣並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及公侯駙馬伯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嚴加考察前項官員不可用者取回處置大恣至甚不可少緩伏望皇上去邪勿疑凡可去者一

一去之莫使有遺邪俾衆邪竝退如距斯脫可也司府
佐貳州縣等官行命巡撫巡按官員一體考察如鎮守
等官缺員內臣賢如懷恩者尚多未蒙推舉出鎮必選
懷恩之儔出居鎮守之職斯爲得人如管糧巡撫漕運
等官缺員必選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
有缺必選賢如王恕軒輓者任之各府知府有缺必選
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如或不得其人或可更思其次
下此則斗筭之人決不可用舉非其人罪坐舉主孔子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正今日用人之謂也

伏望皇土任賢勿貳凡可任者一一任之莫使有遺賢
俾衆賢竝進如茅斯拔可也任賢若是庶位得人萬事
皆理萬民皆得用賢輔治之效比隆唐虞超軼三代矣
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必變災爲祥化禍爲福轉凶爲
吉兩儀奠安四時順序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兩陽時若
百穀用成家給人足禮讓愈興而億萬載雍熙太和之
治垂見於今日矣

改官練兵事宜疏

張慎言

崇禎己卯
任工部題

臣恭遇皇上俯允副將楊德政疏各於府州縣改官練

兵此誠建厥銷萌安民戢暴之策但創制之初當觀究
竟大綱之內尤有科條若不斟酌審定蚤絕其紛紜滯
礙之端此亦天下大利大害之關也臣謹畧陳管見敕
該部從長斟酌須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庶可經遠
不負銷萌戢亂之初意臣先以一縣論先止以兵一百
名論每兵一名日給銀五分一年當得一十八兩弓箭
腰刀牌衣快鞋復歲得三兩是一兵非二十一兩不可
每百名領銀二千一百兩矣過則倍之遞過則遞倍之
况復有火藥神器操賞旗幟等費又約得銀多寡有差

止以五百名計已費萬金有奇此項錢糧不知議之丁
徭乎地畝乎抑富民士紳也兵荒之後丁徭地畝旣當
酌議士紳復有貧富多寡有無不等甚至一邑之中並
無一榜借令有之何以定其多寡之額恐徵歛不敷必
勢不可支此錢糧之當酌議也郡縣兵數定多寡遞增
少則無濟於成敗之數多則錢糧當漸增於一萬之外
且此兵未知議於戶口抽丁乎抑招募也若抽戶口恐
窮鄉下里不識此舉原以安民戢亂復懸慮有征調之
役百計規免不則游手應募無事糜餉有事恐其猝

此抽募之當議也此徵派錢糧抽募兵丁中間綱目殊多果盡委之把總以上抑募之以郡縣正官也募則有一柄兩操之患若盡委之把總等官則犇徯里甲皆郡縣守令之事恐彼此齟齬事理難行把總等官徑行派抽亦恐士民未肯帖然此事權之當議也且州縣已如此矣至府中守備其所抽募者仍是縣中之里甲所徵派者仍是縣中之士民里甲士民既已應本州本縣之抽募徵派復能再應府守備之抽派乎此郡與縣之當議也且守備等官官新而事創任大而責重驟膺此任

非諳練老成者比不知果用武科擢選之各衛所世職也更練兵之役錢糧至數千金人至數百名以上非小役也中間紀律訓練之方若才不足以濟立致僨事此選用考核之當議也臣閱吏部覆疏意將盡改天下之府判州判主簿等官臣再四思之未必槩天下之府州縣皆改官練兵也且如真定府已有巡撫保定已有鎮臣昌平已有鎮道等官則此三處者或盡改之抑不必再添於鎮道巡撫之外也推之省直皆以此類具詳之又如府已改府判爲守備矣附郭縣似不必再改也此

府州縣有互改不盡改之當議也且沿邊有要害緩急不等邊徼且然况腹裏乎當確議各省直郡縣有必可改者有必不盡改者三輔重地易見也如閩廣吳越滇黔之地水鄉澤國及僻遠險絕之郡縣爲寇兵從來所未至者果盡改練乎抑不必一例也又郡縣有大小腴瘠之異物力亦且不等百名數百各之額亦未可以槩定此郡縣未必盡改兵數未可槩同之當議也且有事之時盜賊猖獗此改練之役尚存見少若已無事矣郡縣之中聚此數百帶劍挾弩之衆無田可耕無侮可禦

散則不可聚則安可使之無事而食如近者客兵鎮督尚不能禁其譟劫况守備以下乎且訓練之初此官此兵亦當明告以無事養爾輩爲何有事借爾輩之用敵愾禦侮待征發之期安家行糧各有措處庶有勇知方臨期得用若不明白申說倉卒征調必致譟譁否則逃潰此久與暫之當議也以上諸款皆改官練兵中綱紀節目之繁必該部確有成議畫一可行使受此責任者遵定制而奉行之庶不致紛紜滯礙久之將事習而民安矣

平反大獄疏

石鳳臺

崇禎庚辰
任刑部題

聞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高皇帝曰刑罰禁民爲非使遠罪非以陷民刑官議法巧密非朕所望也文皇帝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而况於人萬一寃濫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乎卽重囚亦當矜惜無令歿於饑寒肅皇帝曰刑罪國家重事感召天變猶切歷觀我朝是聖祖神宗以天地之心爲心列聖纘承以祖宗之法爲法總之平恕明允而行之以欽恤今則有不然者承平日久人習頑嚚中外諸臣貪婪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

欺隱轉相效尤誤國害民無所底止卽民間姦盜人命所在見告皇上赫然震怒以爲非大加懲劓則丕變無時故法行自近緝訪時嚴大臣與小臣並治首告與私

詰同收此皇上提醒世道之機權也然

臣

二月初七日

受事提牢點視獄囚官犯內犯盜犯雜犯凡千人有餘晝夜巡緝見有仰天號慟者有俯首欷歔者有鬼形鵠面者有跛足瞽目者有瘟疫待斃者有杖瘡呻吟者封樞之時散飯之後每次點名稱寃屬半獄情之不平驟可見矣且官犯纍纍二尚書二總督二巡撫八臺省數

十中官京職外吏如櫛如林雖孽自己作罪自己受然
貫城塞滿容足無地憂魂涕泣日望金書視古刑措之
世下車之泣皇上當惻然動念矣憶古聖帝明王養臣
子之廉恥惜百工之名節故貪污者不曰不廉而曰簠
簋不飾淫穢者不曰不謹而曰帷簿不修且刑不上大
夫五刑之中每存八議牢獄之中仍復拔才卽令罪不
可原法不容赦亦須確審細究立成鐵案求其生而不
得然後以死付之所謂讞者與死者兩無憾也今諸臣
以積穢之身觸皇上如髮之怒赫赫慄慄刑官膽落每

見輕擬輒駁重擬輒可故隱忍昧心曲加鍛鍊非刑官
之樂於死人也全人之性命則將自喪其性命矣往日
庇徇之病入於膏肓今日深刻之禍慘於刀僧殿衛叅
送者刑部無平反之事刑部案結者大理無評駁之時
皇上試思此拘繫桎梏者豈盡情真罪當無冤無抑乎
臣以爲律者萬世之經也例者一時之典也不用律而
用例已違祖宗憲典而引例者復割裂牽扯何以服罪
人之心乎臣祈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遵祖宗裁定之
律一切獄情可矜可疑者早賜赦除卽情真罪確三尺

難追而議獄緩死破格垂憐萬物萌芽之時品物潔齊
之候斷不宜常加處決也臣更有請焉犯人罪之極
重者至斬絞極矣斬首絞項一刀一縲苦在片刻近者
小臣冒觸天威動則賜杖臣見其皮開肉綻骨折魂飛
展轉悲號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呼天呼母見鬼見神或
三五日或十數日方絕性命是杖之罪視斬絞猶爲烈
也伏祈皇上雷霆之中仍存雨露卽有賜杖戒諭衛士
止以示辱勿至斃命將臣子曲全性命者感恩世世矣
挽回天變獄情第一哀切陳言深知繁贅萬祈皇上寬
宥狂昧幸甚幸甚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三

國朝

災異修省疏

楊時化

順治四年
任禮科題

臣聞堯水湯旱聖世未嘗無災惟在人君畏天省躬如
涿水儆而九功惟叙七年旱而六事引愆則災不爲害
聖治愈光耳本月二十六日未時忽有大火發於
正陽門大街從南而北自西徂東延燒民房千餘間雜糧
百貨以千萬計此耳目睹記不常有之災也况

正陽門爲嚮明出治之方忽有此災詎可曰此五行之

於人事無與乎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先儒曰欲人君無所不謹漢儒又以災異爲天心仁愛人君何也做戒正所以仁愛也易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遇災而懼反躬修德則政事愈益修明膏澤愈益滂沛天休滋至福祚無疆豈非天心之仁愛乎今

上天示警若斯臣竊謂此正

君臣動色相戒時也夫事無關繫既不足言事屬既往亦不必言非是一者宜急陳言矣則又懼觸忌諱而不敢言夫畏罪不言臣子無辭不忠之罪亦豈國家之福哉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三

臣竊望

皇上深惟

上天示警之意竝倣災異求言之風凡政事有關許科道竝大小臣工直言無隱可采者行之無當者置之卽有不識忌諱者亦姑寬之無遽加以罪譴以鼓敢言之氣以杜壅蔽之端竝

敕大小臣工洗心滌慮靖共爾位對揚

皇休其襄至治則萬年有道之長上鞅三五矣

請禁滿洲株連疏

田六善

康熙壬子任刑科題

臣竊惟施仁之政莫大於省刑立國之謀必先於重本
臣里居候補借閱抄報讀我

皇上康熙八年六月

上諭蘇克薩哈雖係有罪罪止本身不至誅滅子孫後嗣
此皆鰲拜等與蘇克薩哈挾仇不和滅其子孫後嗣深
爲可憫其白爾黑圖原無罪犯因係族人連坐誅戮殊
爲冤枉大哉

王言真合王者罪人不孥之意臣思律者天下公其也况
滿洲皆勞苦功高之人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四

國家元氣所係每有大案牽累甚多臣竊悲之臣謂此
法若不永禁我

皇上克寬克仁刑協於中

臣

目無容過慮誠恐百世之後

諸臣中或有意見相左怨仇相尋借端推刃關係非輕

臣思自古歷年長久莫過於周忠厚開國莫過於宋繼

統賢君莫過漢文攷周禮有八議之條議貴議親議功

議能議故議勤議賢議賓謂凡有此八者之一遇罪大

者可減小者可赦也宋三百二十年始終不顯戮大臣

卽罪惡重大者止於流竄漢文承漢高定鼎之後其元

年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我

皇上仁明過漢文繼承弘緒正值漢文之時創制立法當自今始臣請我

皇上制爲訓誥昭示子孫以後滿洲犯罪除謀反謀叛有實跡者罪及父母妻子收及財產其餘卽有重罪一準於律不得妄議株連此制一定萬代遵行弘仁厚之風鼓忠讜之氣儲人材之用固根本之圖皆於是乎在且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使天下誦我

皇上浩蕩之恩追成周而軼漢宋光垂史冊

社稷幸甚臣民幸甚臣一介書生十年言職蒙我

皇上不次內陞破格補用圖報無地計事無有大於此者故敢冒昧以竭愚誠

請禁捐納生員疏

田六善

康熙丙辰任副都題

臣聞總河臣王光裕有捐納生員一疏事係密題其詳臣不得知度必因兵餉起見兼之憤世嫉俗之心而故爲此說也雖然此說一行單寒之子將投筆罷講詩書

當高關束之矣我

皇上紹述帝王之道表章聖賢之學方將度越百王垂訓萬代此事自有

唐附

臣

何敢置喙

臣

思兵餉之急因用兵起也用兵之道

欲定已亂之民安待治之民也事之利少而害多者諸臣不宜立論事之利絕無而害最大者諸臣更宜深籌

臣謂此事斷斷不可行者有五危微精一之旨肇自唐

虞道德仁義之說傳自孔孟其間聖君賢臣之出治賢人君子之立身莫不於經書是賴今捐納則所謂經書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者盡無用矣以我

朝彬彬郁郁之盛一旦欲追洪荒草昧之風不可者一天

下之讀書者衆矣惟魯樸實之人始安於農商聰明才

智之子盡歸於誦讀其幸而顯達或借詩書之意以通

於用其不幸而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

一法古今求賢之道亦柔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

讀書者皆無望矣將使聰明才智之士盡爲愁苦嘆泣

之人揆諸情勢可念可矜不可者二禮義廉恥國之四

維今學臣率多不肖生員或有以邪徑進者人之視已

皆曰此以賄賂也已之欺人猶曰我以文章也推其欲
蓋之意仍是羞惡之心今捐納則公然無耻矣人之不
畏恥也當立法以教之人之猶畏耻也奈何開例以驅
之不可者三且捐納則其利必少納監者從來本有之
例納生員者自古未有之條且前黌宮之士皆是詩書
之人忽以二百兩者廁其中則人皆不與之齒矣有力
之家必惜體統如此進步何足爲榮臣謂雖懸捐納之
例必無應納之人無益兵需徒傷

國體不可者四且捐納則其害必多不定額數則應者

寥寥無益於司農若定額數則督者亟亟必加請百姓
奉法之州縣僉愚派懦以應令者有之不肖之州縣免
此報彼以射利者有之強天下以不堪之事開天下以
不靜之端不可者五嗟乎此皆學臣之罪也學臣不公
不法惟利是圖今日極矣至矣在外督撫不肯指參在
內科道風聞無據臣謂事極必變其變之而善也在嚴
處學臣之法而已其變之而不善則孔孟一脉不至於
斷絕不止而今河臣果有此說也伏祈我

皇上嚴定處分學臣不公之法并嚴治督撫徇隱之罪令

其洗滌肺腸振興文教將河臣捐納之請

乾斷不行治道幸甚天下幸甚

請寬按畝加餉疏畧

張 椿 順治辛丑
任巡撫題

臣竊照

國家軍興旁午糧餉偶匱加派暫行良非得已爲秦民者誰不慕急公之義爭先樂輸秦之有司亦誰不畏者成之嚴敢爲怠緩實緣秦地瘠薄居多秦民困窮爲最且按畝例派輕重失均徵比難完職此之故臣請爲我

皇上陳之嘗考秦中圖籍平原廣野僅什之一二山川谿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谷幾什之八九其間沙磧陡隘地脉寒冷產惟菽麥歲

止一收又地僻人少糴買無從計終歲勤勞不足以供

正賦小民毛衣藿食穴處巖居更自明季迄今數遭兵

燹人戶死徙所在丘墟向來正額錢糧率多通欠重以

派餉其難可知屢據司府州縣紛紛呈詳謂賦役全書

內有分地一二三四等者且有五六七八等以至十四

等者地畝高下肥瘠不同原派本折錢糧因而遞減今

不辨肥瘠每畝槩加練餉一分致有浮於正賦二三倍

者地力有限民困難支求請照依每糧一石遞減派加

練餉若干期符銀數少濟時艱又據報稱窮民鬻妻賣
子不能完餉棄家逃徙情甚堪憐告苦之文甚多臣亦
不能殫述伏思民逃地荒來歲之正賦何出况追呼過
急敲扑徒施恐負我

皇上惓惓愛民至意臣忝秦撫之任軍需民瘼時刻關心
不敢自處緘默仰懇

睿慈軫念秦疆越在西陲為邊徼重地土瘠民貧

特開踰格之恩俯賜減免甦此一地方重困或自康熙元年
為始將新增練餉照依糧石攤派使肥磽多寡適均無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偏重偏輕之患庶小民猶可勉力輸將亦不悖於則壤
定賦之制矣

勸民四議疏

衛

貞

順治戊戌
任巡按題

臣惟食祿服官期進

君於堯舜事

止惠下務昇世以阜康此凡為臣子之素心抑亦凡為臣

子之本職也

臣

貞恭繹

敕諭恒惕冰霜察吏安民無刻敢怠念自奉職來巨奸大
慙不敢借身命為

皇上密糾之貪酷庸懦不敢悞地方歷歷爲

皇上擊去之卽玩愒遲違之司道府廳不敢徇情面一一爲

皇上叅處之似於察吏之典弗弛矣而安民之道未講也

雖云察吏卽所以安民而安民究不盡於察吏臣不敢

不進而加詳也攷唐虞先乃粒而後作又至大禹別田

壤成周重稼穡下逮漢唐宋元之盛世莫不專尚農功

首先民事良以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賢聖代興勿之有

數也臣茲詳酌切於農事利於民生者得四議焉敬爲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二十

我

皇上陳之一日修圩之工宜急也江南素稱澤國最苦水

災厥土塗泥賴圩保障圩之大者周圍數十里小者十

餘里或一二里澇則隄防其不虞旱則灌溉而無洩誠

良法也乃歲月旣深崩坍屢告讀月令孟春之月命田

畷舍東郊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以修封疆臣自

去冬拾月卽預察所屬各圩凡有穿壞俱令修築然必

仰藉我

皇上天語申嚴庶百執知做而多工可成矣如拾伍年夏

秋大浸田廬多沒而墜圩所在尚獲有秋此其利超
驗之可見者也一日墾荒之科宜寬也今天下田莫
免我

皇上寬仁至意猷畝欣欣相告矣查

臣

屬安廬鳳等府土

原瘠薄民尚流離間有歸鴻最艱安集突不黔而里排
至墮未緣而官長呼則懼而復去矣在有司惟摘欺清
隱以爲能任百姓之鬻子拋妻而何惜不惟荒田難闢
將俾畚土俱荒再四審籌誠不若緩科之爲利遠也伏
祈我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皇上重申前

旨凡無主荒蕪槩除賦稅其有主者督著速墾叁年始科
見熟者許令報官槩免追究如是則疑畏之心釋開墾
之利興將見熙熙皞皞相勉而肆力於南畝矣墾多則
荒盡闢荒闢則賦自增是以暫緩而收永利也昔漢文
帝詔賜田租而太倉粟充溢露積至腐敗不可食唐太
宗加意撫恤而流離咸歸斗粟叁錢此曩代盛事

臣願

一再見之

本朝者也一曰省耕之法當行也野苦有地而無民民苦

有心而無力饗殮缺則耕耨艱牛種虧則刈獲少熱
然耳

王政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乏目今賑恤之
詔深軫

宸衷凋瘵之氓將忘

帝力然輟耕太息屢畝興嗟者猶不乏人也

王道蕩蕩其能盡人而悅之乎臣以爲補助之

思遠難冀假貸之法尚可行伏祈我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皇上敕下各州縣牧民官詳悉諮詢該州縣里甲若干每

里甲中有田無食之貧民共若干不妨出倉穀借庫錢

以假貸之秋成告竣照本還官倉庫無匱乏之憂閭閻

得緩急之濟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訪大易之

永圖臻解阜之上理可計日俟也一曰勸農之長宜設

也力有惰勤農分上下惰者玩日坐悞而寡獲勤者乘

時興作而多功然勤惰何常在爲上者之督勸耳稽周

禮遂人廩人皆治農事周頌立保立介用副農官以知

農官之設自古然矣伏祈我

皇上遠倣古制

詔諭域中凡一鄉一井擇農民之有力而奉法者舉考課
勤有賞惰必懲其田闢糧完宣勞著勩者許該州縣申
報撫按撫按彙報部院量予末秩下以裕畝畝婦子之
藏上以宏

廟堂豐豫之畧其所關匪淺鮮也以上四議皆臣審時地
之宜權情勢之便立可舉行故不禁臚列披陳於我
君父之前也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碑

明南京兵部尚書贈資貞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

原襄敏公傑墓碑

商

輅

明狀元內閣淳安人

明成化丁酉六月南京兵部尚書陽城原公傑卒於官壽六十又一先是臺臣言荆襄山中流逋四集比勞王師雖已戡定續來者尚五十餘萬畢竟立有司以教養之設軍衛以統治之斯日之患庶乎可弭上覽奏若曰斯事唯原傑可辦降敕趨往且假以便宐之權公感上知遇星馳南首既抵荆襄流民竄匿於巖谷者無算公

陽城縣志

卷之八

欲盡得其地理之險易民數之多寡乃遐阻僻壤羊腸鳥道人所未經者無不手挽繩絡而下上之於是環數千里之山勢總數十萬之民情悉在胸中私計以爲某可郡某可衛某可守某可治兵某可治民舊業可厚而不可析新集可析而不可薄凡可以長治久安一一條陳事件并圖以聞上大悅陞右都御史而時大奸在側欲仍其舊以釀大患圖立戰功介走京師多方排沮公自信不疑獨斷不惑終底成績會南京大司馬缺吏部疏請上曰原傑可須流民大定之後始許往任公荆襄

山中聞命望闕拜稽謝訖卽上奏曰臣北人不宜南土
加以瘴癘所侵又不善攝養幸仗天威事得就緒茲者
瘡發於股勢且日甚願乞入朝見陛下復命臣之願畢
矣未報而訃音繼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營
墳域贈太子少保子宗敏卜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葬之
南原奉右副都御史張廷璽狀來請曰宗敏不幸禍延
先人荷朝廷寵終之禮銜結難報敢請言以表白先人
於墓上公字子英質幹魁偉器宇殷厚勤於爲學下筆
文彩郁然正統乙丑進士授南京浙江道御史以外艱

轉江西道出按江西江西人健訟公以理折之無不帖
服時江西鉅卿如陳少博德遵王家宰行儉蕭都憲維
禎聞公能各合詞薦爲江西按察使至則肅清宿弊振
舉頽綱墨吏聞風股慄郡守某怙勢貪黷莫敢誰何首
發其奸抵於法民用大悅未再考陞山東左布政使益
以寬爲政每行縣不縱不殘吏畏民懷得撫字體是藩
連歲歉流移逋稅者多缺人巡撫詔陞公右副都御史
敕巡撫六府之地舉廉黜貪悉愜輿論無何載陞戶部
左侍郎命巡視北直隸諸處民瘼又命往河南考察官

吏方面官有不職者先黜五六輩以次及郡邑咸當人
心會聞母喪去朝臣有言江西賊盜竊發攻劫村邑不
下千百貽禍未涯詔卽其家起之俾往督捕事竣改左
副都御史未久有荆襄之行如前所云嗚呼朝廷有重
事則以任公士大夫有難事則以屬公而今已矣上之
用公與士大夫之所期望者未獲竟其所施是果天耶
人耶命耶豈不深可痛惜耶肆撮其居官爲政之凡俾
鑲諸石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貞肅公繼宗墓

碑

黎

淳

明狀元官
保華容人

弘治改元冬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公卒於
官公子塤時翰林待詔疏聞詔遣官諭祭朝之縉紳無
不歎息惟淳與公聯榜互叙其事而銘之狀謂公諱繼
宗字承芳號直齋析城世家祖勝由太學生知浙江蕭
山縣事考時幹公爲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凡年十四
隨侍於浙正統壬戌補邑庠弟子員景泰庚午中鄉舉
亞魁第天順丁丑進士觀刑部政已卯授本部貴州司
主事獄中囚桎梏歿於臬腐公每提督查驗令三日一

櫛沐蘇活人命無算太監曹吉祥姪曹欽任後府都督
造逆錦衣衛都指揮門達紊政公承委勘問皆奏稱旨
決諸疑獄平反居多壬午三載考績公進階承德郎妻
李氏封安人父母受封亦如之卽日上疏乞歸省詔許
之成化乙酉歸京師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
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嘉興兩浙
征需浩繁公禁侵漁革蠹弊廣布德惠故民生日裕織
造太監秦品路經本府需土物銀兩公分毫不與家人
秦寧怙勢鎖打水西驛驛丞張俊公拘執在監拶出贖

物具奏問罪發遣嘉興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
一里胥催科寅緣爲弊升麥毫絲或至脩石公立法併
於秋稅羨餘克補百姓至今德之嘉興俗尚農賈公廣
建社學嚴立師範免其差役由是民知讀書人才輩出
織染局工匠料價時官吏侵克織價不敷公令其自行
秤兌奏添日給米三斗故工匠不迨歲辦無欠豪民張
升父子結集群黨窩盜取利爲民大害父子俱蹈死刑
厚賂上官欲爲解脫公不從執法除之民歌曰虎灰害
除其樂何如烏府貪贓黃堂不渝木府游鹽縣海水爲

該縣歲辦銀三千兩修理塘岸歲以爲常公往治止
用銀二千兩買石修砌壘鐵汁貫串至今塘岸如故戎
子適御史楊公琅按治具公善政奏聞旌異公進階中
憲大夫安人李氏加封恭人父母加封亦如是甲午地
產嘉禾有一莖三五穗至六七穗者說者以爲善政所
感在任不携家屬惟制服刑書而已是歲滿九載將行
悉以解舍中器皿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卽日就道
民之老幼攀號如去考妣遮道留之弗得脫一衣於治
立去思俾於三賢堂中建去思亭民歌之曰九年德化

重甘棠七邑民風樂太康當日留今留不住三賢堂作
四賢堂戊戌丁外艱服闋陞浙江按察司按察使下車
之初憲度修明訪得鎮守及布按二司各用舞文書辦
出榜禁革惟太監張慶仍用積年陳金公逮捕闖以克
軍鎮守供給日費萬錢及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公
一切革去威惠大行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
明又以內艱去任辛丑居制方終召起陞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獨持風裁豪右歛手不敢
妄爲貪污望風爭解印綬遵化縣有東宮皇莊一畝太

監郭府管理侵奪民田具奏太監取回田土歸於有司
勲戚宦官侵占者公奪而還之權貴歛跡修理邊牆自
山海關起至居庸關止東西二千里關口一百餘處高
堅嚴整至今完固戶部奏陳各處倉廩空虛敕巡撫官
員議處公議於府州縣各積粟數十萬石已巳上疏進
退內外官員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人多不平公卽日
就道畧不介意雲南繫產金寶之所三司官員造作翫
戲首飾等物歲無虛日公具呈撫按多所劾退丁未賚
表到京三乞致仕不允弘治元年復陞湖廣按察使方

下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訪得
土官虐襲鎮守等官勒要銀兩方與呈勘因循年久爲
患公具奏都察院出榜禁革陞左僉都御史卒於官嗟
夫公之爲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
其方嚴經事三朝歷官數任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
於朝堂聞於天下傳諸後世載之史冊蓋彰彰矣雖庸
人孺子皆知其名况士君子乎

明廸功郎直隸順德府任縣縣丞孝廉陳君仲學墓

吾邑陳氏世播詩禮之聲亦以居室著於里故雅善士大夫縣丞君更爲鄉人推與予初未之識也甲辰登第遇金臺之旅邸見其魁梧之貌篤斐之論曰是可與友也遂定交焉茲近三十年君不諱矣其弟同知君仲弟率其子庠生思虞持陝西布政司叅議栗公狀乞表其墓焉嗚呼銘刻之傳舊矣表亦銘也秉筆者判是非以榮辱其人非實弗信非信弗久予據實以俟信者按狀君諱仲孝字忠夫別號小山高祖盤曾祖敏祖守賢輸粟爲義官父應璋爲藩府引禮君孝友天植引禮君義方最嚴卽小過叱責不貸君安受無幾微見顏色幼從儒已就絳縣掾父戒之曰吏弄刀筆舞文黷貨其常也若勿蹈之以貽吾羞君敬慎自將服役三年無點污且無隳事令長改目以待士民綴文送者無慮數百役竣省祭幸具慶承歡備至蓋君家素裕不艱於奉養然婉容委順則人所難兄弟共爨幾百人雍如肅如君紀綱其間也嘗曰富能施爲貴走人之急尤先婚喪建義塾以造疎戚蒙士善解紛爭質成者多一鄉之善者好之雖不善者亦無不服焉引禮君疾不起卽廬墓側母吳

不忍割躬泣謂曰若痛若父柰我何不得已歸母卒竟廬於墓三年朝拜夕視若存深山窮谷若家金雀巢木玉兔馴屋其孝感耶邑侯扁其門曰孝子服闋謁選授直隸任縣縣丞職司馬政徃例初有謁金俵有路金得此者視爲貨窖養戶視爲貨胎君嚴示禁絕有嘗之者責以曉其餘縣皆信服米鹽薪水之費必出已資上官扁其亭曰廉吏子時掌太僕篆綜核馬官廉得其實公爲職事喜私爲鄉邦喜惜君舊有寒疾兼入京道路以風還至任卒士民綴文祭者亦無慮數百守巡聞而痛

焉給夫護歸可以卜上下之心矣夫今之所貴士大夫者以其學宗孔孟能砥礪節行也平生不齒胥史之徒考其居官行已間有齷齪與儔人等者若陳君所謂問其名則史問其行則儒非與男二長卽思虞次思孟俱庠生孫男二炳庠生耀尚幼思虞之子也其後振振天將有以報之幽光不可泯沒予表之曰孝廉任縣縣丞陳君之墓

明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白公鐸暨配贈淑人馬氏墓碑

李廷機

明會元內閣晉江人

對溪白先生陽城人也名鐸字鳴教其先徙自陝之清
澗里曾大父清以尚義拜爵一級爲義官次父子富明
經不仕然家故阜父贈侍郎石渠公道乃修其先業而
息之慷慨好振卹爲德陽城陽城人祝曰天祐人施必
還不於白公于子孫石渠公娶於呂生先生魁梧殊質
石渠公心自喜以爲是子也必克白宗矣年十九補傳
士弟子員越三年而喪石渠公雖少年當戶乎顧愈苦
學攻文辭學使者試陽城輒褒然冠陽城生卽陽城生
每都試自相甲乙亦羣然選之由也才吾儕不如得萬

者白也先生屢躓於有司困不得志則去而之太學游
太學亡何而司徒君兄弟遽升名博士籍翩翩起矣先
生乃曰夫學之矻矻然苦心而勞神也猶擔然幸釋而
有所昇輕任並重任分而猶然覽覽而行腐也夫士之
挾藝而待售也猶璧然一世不售而再世售售焉耳而
必其身之爲快說烟樓誇跨竈謾也夫父息老少之相
禪也若寒暑然父與息並馳老與少並驚迂特衡叙詩
也於是先生棄不復治博士家言東書歛篋盡以付司
徒君兄弟顧不獨藝訓也其說曰夫所爲明經講先王

者以視身制行事主而庇人也今口誦行誼不約教而裂檢毀桺爲世訾詬非儒而跣與一旦貴仕矣主之弗知人之弗恤第取脂膏自潤忽簞簞事筐篋非儒而市與故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夫人品官方賢賢否否法戒則古具矣故先生居恆爲司徒君兄弟譚說古人至媿惡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致意也自司徒君發解成進士官儀曹更銓曹固命寄語靡不惟砥節潔持樹庸流譽爲諄諄也司徒君告歸二年餘過庭所聞靡非古名臣鄉先達懿蹟芳標清規雅蹈也司徒君兄弟兢兢

從敕務求當先生之心卽微過動色譙讓不以長且仕有所寬假也傳曰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夫生長食息耳濡目染不離典訓邪奚由入哉先生孝友蓋兄弟六人幼而失怙者四焉鞠育婚娶一惟先生故諸白語曰生我者父成我者仲也性端莊寡言笑不設城府其爲太公謫子請屏居觀史間與一二親友游彈碁酌酒更不問戶外事惟是藏否哲然遇善人津津獎藉意所不可卽絕不與通然亦未嘗道人短服疏茹澹雖貴無所芬華至有以急來謁蹙赴之不斷也歲大穰族鄰饑者廩

之暴者皆之故先生歿陽城知不知無不感悼者先生
配淑人馬氏義城馬公故與石渠公同受賈相善因歸
焉歸時年十五石渠公先已捐館舍姑呂祖姑張朝夕
甘膳悉安人手治具而敬進之婉婉孝敬事張二十年
呂四十年如一日也當先生爲諸生常以女紅佐先生
讀至課司徒君兄弟亦不爲姑息先生時有督過曲爲
寬解而退繹先生指責讓之廩廩如先生卽先生往矣
諸郎之嚴淑人如先生在也司徒君丙申起官不欲行
淑人趣就道旣之官念淑人屢白太宰乞假不能得淑

人止之大意以人臣辭親事主務一心營職戮力公家
不立顧庭闈屑屑往返爲兒女戀其見大義如此蓋凡
先生所爲惇倫飭行好義樂施教子良顯淑人內助多
焉先生塋後而司徒君滿稽勲之秩始贈先生稽勲司
員外郎封母太安人及太安人歿又二十餘年而司徒
君進列卿贈先生光祿寺卿太安人爲淑人旣而司徒
君進今職贈先生如其官淑人如故君將立石隧道乃
以大叅潘君洙所爲狀屬廷機表之君各所知與余同
舉進士爲仲子而伯所學河南唐縣知縣叔所行四川

大寧知縣季所樂庚子舉人一門競爽並秀蓋如陽城人祝云故特表其大者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諱國光
墓碑

張慎言

萬曆甲午七月壬午故太宰王公卒於里第越崇禎癸酉外孫慎言始克表其墓時去乘輿之期四十禩矣與議清肅物情皦怡天下追誦故相江陵之烈錄用後裔惟我公戮力三朝鬱跂人望古有祭橋元之塚求魏徵之笏而不於我公發蔀擴翳亦盛朝有待之舉也孟嘉

長往淵明勒石彼於外王父僅表其逸情亮節矧我公位極宮孤際日月而司斗杓者哉公諱國光字汝觀別號疎庵世居白巷里高大父聰生子文子文生曷曷生承祖自子文以下並贈如公官妣並一品夫人公生時值正德壬申原太夫人有異兆方四歲太夫人早世繼張太夫人就外塾淵警無輩年十六補諸坐上舍嘉靖乙未選明經癸卯舉北雍甲辰成進士釋褐吳江令蓋劇邑也徃賦甲江以南公能其官飲水視星破滯讞剔伏蠹濬渠澮繩魁猾至裁漕耗五萬石比戶額誦每條

教下吳人黠者膽慄弱者乳哺也戊申春聞外艱懇囊
去之庚戌補儀封令其土瘠公沃之以德時輪蹄踵躐
力裁厨傳嘗蒙詬上官不避公習爲吏數見益鮮壬子
秩滿除兵部車駕主事癸丑春改吏部考功歷稽勲員
外郎文選郎中銓地方滄雜政府旁撓好行其私天曹
徃徃被譴公劑之以正王戎簡要裴楷清通政府屈焉
然幾外調迫公議而留己未進右通政庚申冬予告辛
酉秋入朝壬戌夏進太僕卿回寺爲養望待遷公釐舉
利弊不傳舍視之尋進順天尹外戚貴璫權闊大俠闖

溢輦轂下最難治時都民役煩半骨立不支公先蘇其
困裁無藝之征萬二千餘金長安靜謐請託絕而桴鼓
息用是聲大起癸酉超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督理西
苑農事念積貯國之大命向多隱耗遂按故籍劑之興
葺井井有緒乙丑春引疾隆慶丁卯冬命鎮撫河南仍
引疾庚午秋拜刑部左侍郎適叛人趙全等俘至爲具
爰書備詳其狀辛未冬進南京刑部尚書亡何改戶部
尚書總督倉場公故有心計至是益塵塵儲胥甲戌春
神宗首有事于南郊錫宴尋手書正己率屬鳴之丙子

春予告賜鈔幣丁丑冬召拜吏部尚書江陵好爲名高
自負伊旦之望虛已任人公首拔滄滯已上八事采實
政禁投謁別繁簡議調處恤卑官停加納責有司重捕
官俱有關國是尤注意守令方鎮所推薦賢士大夫亡
虛月上益明聖啓事所入可可否不待補牘庶幾都
俞盛際哉已卯冬秩滿進太子太保庚辰二月從耕藉
三月從謁陵辛巳春從閱武壬午秋進光祿大夫賜贈
三代如其官他宴賚服幣之賜不勝書蓋上之倚毗公
有加焉江陵捐館舍一一私人不自安喟喟訛訛莫知

所附楚人大司空會省吾覲代公於是御史楊寅秋謂
公私王謙以吏部主事謙蓋蒲州張文毅公中表戚意
傾蒲州欲兩去之大璫馮保竊權先罷公去後朝議如
奕或薰或猶乍賢乍佞久之而始定人或求多於公今
觀江陵疾甚上問後事所薦尚書潘晟梁慶龍等而不
及公又見息馮璫是不可得公之樂哉還里之日闔門
養威重引體過峻庭可羅雀魏其之客俱散施中蜚語
永叔之毀亡孫遂加污讒嗟乎人實爲之公平何尤推
真引分巖若川觀平泉之石時醉履道之園長陰而至

性過人張太夫人之喪猶孺子泣也謝政十三年乃卒年八十三歲所著有司農草司銓草率意稿行世公長身魁碩飲啜兼數人壯歲立朝循資平進歷著聲績永陵之季太阿之柄莫測奉職循理無纖芥之媿昭陵以公遺冲聖統均之任十年間四易獨公最久典銓六載百官洗心滌慮貪黷屏跡大法小庶繫誰力也往者輒訾江陵夫江陵救時相諸大臣協衷畢智其誰曰不然卽一二黨人在楚不在晉若比而同之是執朝之人而罪也言嘗按先朝冢宰姚文敏尹恭簡俱蒙橫口恭簡

去國亦如我公及時移事定指屈各碩竝未之或遺也吾晉冢宰王恭襄譴視公重喬莊簡楊襄毅身各雖完白簡亦不少幸禮貌未喪公不幸銜誣畢世箕裘戢翼又知舊淪沒晚進寡昧遂使陳寶易暝卹典鮮聞於身後牛李互陳明詔不見其南還諒公無慙於九原而質之故實泰之陽秋自不能不爲國家惜也謹著其大謬樹之隧道願成宅相情悲幼婦之辭求爲良臣事感臨碑之慟令董陵下馬尚思聽履於星辰漢柏參天猶將指斗於喉舌則言之擗臆刊珉夫豈一人之私乎哉追

往來式靈遺哀實自今伊始矣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贈

太子少保桐陽衛公諱一鳳暨元配夫人楊氏墓

碑

劉同升

明狀元修撰昔水人

公諱一鳳字伯瑞學者稱為桐陽先生先世自平陽遷

陽世多隱德曾祖繼高補邑博士弟子生雷雷生夔

夔為公父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母程氏母路

氏俱贈夫人隆慶庚午公舉於鄉萬曆庚辰賜進士出

身癸未授刑部主事戊子遷郎中守紹興甫下車以路

城縣志

卷之八

六

夫人憂扶櫬歸辛卯補青州守甲午遷陝西副使備兵

鞏昌以贈公春秋高自劾求去當事為請終養丁酉居

贈公憂庚子服闋備兵青州大司空莊靖劉公東星特

具疏請改山東濟寧河道癸卯遷右叅政復移道青州

丙午擢應天府丞辛亥以右僉都御史撫鄖陽甲寅晉

南兵部侍郎丁巳自陳乞休不允戊午晉南刑部尚書

已未再乞休不允庚申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疏辭

上溫諭曰卿清望宏猷勞績久著畱樞重任特茲簡畀

不允辭天啟辛酉晉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三疏乞休

乃允家居十三年崇禎癸酉卒於里第丁丑公子廷憲
其疏請卹贈公太子少保遣官祭塋官其一子公爲人
端方靜嘿尚行誼服官清正爲諸生時從贈公之長安
鄉先達民部栗公一見噐公公在比部精法律手爲爰
書廷尉無以難吏不得夤緣爲奸大司寇潘公季馴雅
重公曰衛君曷然不淄國士也公守青州政簡而肅直
指不快於公欲中傷之姚江孫公鑛巡撫山東語諸司
曰衛青州有三不可及初筮仕卽以伉直聞守紹興纔
數日士民頌德茲飲此州之水耳如富鄭公之守青也

直指格於清議乃止且列之薦章公治鞏昌火直入犯
爲佐籌畫捷聞詔賜金嘉獎河決黃家口諸地公結葦
河濱風沙烈日不憚勞苦歲又大饑米賈驟貴或議減
賈公曰是速其貴也但預支諸役廩姑昂其賈商人必
集米賈自減矣果如公言治河三年報最司空魯公巡
河稱公治河如治兵歸劉公人倫鑒云備兵青州一如
其爲守時逮尹京兆妖民劉天緒倡亂頗有所蹤跡公
弭其變畱京以安鄖陽控三省盜賊出沒當是時秦寇
肅聚各境騷然公曰此潢池之弄兵耳撫之便章檄曉

以禍福遣裨將馳諭之迨爲解散又補舊耗兵餉七千有奇公天性恬淡不競仕進故由少司馬晉大司寇尋改大司馬皆以南處公安之也屢疏遂初急流勇退士大夫高之杜門里閤竿牘絕於有司救荒禦盜傾囊賑助里人咸頌德焉夫人楊氏貞肅公五世孫也父連光母原氏夫人幽閑貞靜閭範素著家世隅盛不怠居約時終歲服再泔衣忘其爲貴人室也公四十未舉子爲擇互子者數輩以進及有子女愛之如已出終身無餘蓄卽其姪貧甚未嘗輒有所予與公並享壽八十餘歲

公歿哀痛不食後旬有五日而歿並祭祔塋子廷憲廷亮丁丑廷憲成進士能世其家劉同升曰士大夫生平出處兩者蓋其大節云夫出則調有用之隅鉉處則爲無瑕之公卿其有益于世一也予觀熹廟之季逆璫用事賢者立名節凜凜生氣未易更僕數也間亦有瞻戀不去致得奇禍予嘗聞之士大夫已氏望弗能居人先官不肯居人後見幾退勇難也衛公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乃躋大僚竟以陪京致政然俸及三年稍遷延歲月加保傅以老焉抑亦人情也哉公見幾而作鴻賓

何慕能存晚節非偶然已也予聞公居鄉時從來不畜
聲伎不事土木求田問舍皆所不屑鄉人不見有縉紳
之苦光遠有耀澤及子孫有以也予又聞公守青州時
一婦人作男子語某衛軍爲某毆死瘞其屍有神告之
曰非衛公之清不能白盍往訴諸公一訊卽服獄吏一
侍女爲魅所憑屨中數數火起獄官懼禱於魅魅曰大
司馬坐黃堂殊艱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可獄吏爲出
其女已而火息此亦足以見正氣之所彈壓矣予表公
大節更及逸事以告士大夫不苟於出處之際者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白公所知暨元配

張夫人墓碑

楊時化 邑人見人
物

明崇禎己卯八月之望大司空省菴白公卒於正寢年
八十有六公各所知字廷謨省菴其號也先世陝西清
澗人高祖清曾祖子富爲邑諸生祖道父鐸太學生兩
世皆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左侍郎母太淑人馬氏方娠
頻夢大蛇繞身驚怖甚旣而生公時嘉靖甲寅九月十
八日也相貌端朗翩翩玉立六歲學章句十歲善屬文
出語驚人十六補諸生故都御史李公棟來尹縣見公

文大賞之曰非池中物也每學使及觀風試皆擊節冠
多士壬午舉山西鄉試第一人癸未賜進士出身甲申
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丙戌調吏部稽勲司丁亥以司徒
公疾請告歸己丑司徒公疾革憂憤不欲生司徒公慰
之曰古人誰在者第自寬勉圖報國無爲老人慮及居
喪哀毀成疾服闋不補戀馬淑人故也自家起補考功
司主事蓋家起自公始奉馬淑人入京陞稽勲司員外
郎調文選攝選事公明自矢人稱冰鑑陞稽勲司郎中
馬淑人春秋高思故土復請告歸乙未起驗封司馬淑

人不欲遠行公戀戀不忍去部促至再單車就道時孫
公丕揚爲太宰與公懽至卽越考功改文選會首輔新
建張位與太宰交惡旨不下太宰又疏發新建奸邪專
擅侵部權狀遂得罪去新建持愈力選事壅滯越半載
選人需次者數百人上疏保公始得補文選旨而少宰
孫公繼臯署部篆以人言註籍數月間部堂闕然公受
事連疏具請得旨調蔡公國珍時在南都又疏請署部
者復卽得旨以耶署頻瀆隨獲轉圜職與也先是孫太
宰劄籤示公而司官以人地不相宜輒豫爲標記名曰

造籤實爲私人計公立畫一法地煩簡不得剖別探籤
後從公面酌凡遠邇衝僻咸歡感稱未會有時神宗疏
多畱中公啓事朝上夕下自以深受主知舉逸佚拔滄
滯其顯爲各高而無實及卑卑倚傍門戶者必加裁抑
執政張浚妒忌之會年例事起年例者每春秋汰一二
言官於外畧示殿最銓臣必受意執政始敢發給事戴
士衡舊爲新建令恒媚執政代爲擊搏公惡其儉佞不
令張知以戴從年例張見疏愕然曰吾誤戴矣公正色
曰戴實誤公何誤焉張大銜恨六選甫竟公適以內艱

歸張乘間嗾戴誣奏公不瀆皆亡風影卽矯旨罷公官
太宰蔡公國珍扼腕爲公力辯以去就爭之蔡張兒女
戚怒蔡不附已并罷蔡未幾都中忽出妖書曰憂危茲
議謂刑部侍郎呂坤撰閨範圖說逢迎鄭貴妃將搖動
國本書中株連張養蒙魏允貞等十人公亦與焉養蒙
等各疏辯神宗下詔曰這事情原是戴士衡結黨奸惡
報復白所知劣轉私讐朕已洞知不必深辯時戴外謫
復遣戍烟瘴張尋亦削籍去公之誣始得昭雪辛丑皇
太子立復公冠帶自是薦章無虛歲庚申秋光宗卽位

旁求耆宿起公太常少卿轉光祿卿晉南戶部左侍郎
署部篆時徵解不時遂虧軍餉士卒欲乘孟冬祭陵時
譟亂公隨榜部門先予糧一月盡停商人不急之請以
補軍餉水兌本色皆親驗視包攬無所爲姦利歡聲騰
沸甲子召工部左侍郎修慶陵工竣賜鏹幣乙丑陞尚
書督理殿門工程時幸學祀郊諸大典並舉工費以鉅
萬計庫藏匱乏百役仰沫公一身拮据不激不阿如南
戶部時人益服其鎮定居歲餘見朝政日紊黨禍將興
屢疏乞骸骨敕賜馳驛歸丁卯殿門叙功加太子太保

凡在事諸臣皆破格優叙公僅進階一級天性孤潔不
樂交遊前後里居四十年塊處一室閨無姬妾門無騎
從座無屏畫布衣蔬食左右一童一僕終日鍵關默坐
研究性命卽里之名鉅顯懿不得親其杖屨所謂皎皎
不滓獨行君子公其人與元配張夫人儒官從龍女重
厚端肅佐公內治挈持綱維米鹽細碎無所遺漏先公
三十六年卒子肩淳通判忱廩生孫文黼恩生曾孫光
昭光曜光昱葬平頭村祖營之東楊時化曰公大節在
掌銓曹時公正服人爲明興第一以彊項爲執政所嫉

閨範一案機阱甚深張神宗聖明竟得白泰昌起廢權
勉一出未幾魏璫用事自公事外杜門不見賓客時同
郡諸君重戊輕配獨公矚然雖位九列前後僅歷俸八
載難進易退矯矯霞舉易云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於公
見之少與衛司馬一鳳同研席咸以孤清砥礪昔楊中
丞繼宗清而剛衛清而恪公清而亮稱陽城三清焉

明孝子王冲妻節婦劉氏墓碑 楊時化

於序是爲王長公暨妻劉孺人之墓長公未弱冠而歿
孺人後四十五年始卒一童子一嫠婦何表焉著孝與

節也孝節者何長公名冲父大叅公曰淑陵母曰于淑
人大叅公以嘉靖乙丑進士初授嵩縣尹時長公方十
餘歲卽能承顏色養大叅公性剛毅不比於寅輩爲所
擠長公時時進寬語雖不得意顧爲色喜歸爲長公邇
劉孺人孺人予里劉翁景川女貴巨甲邑中而恭儉德
讓雍雍若儒者孺人夙嫻閨訓劉翁爲擇壻得長公歸
而偕長公雞鳴盥漱以事兩尊人其滑脂膏敬進而柔
溫之已大叅公陟大理評事國家中行評博官俸入薄
率不能攜家又長公方當應里選大叅公將悉留家人

而單騎入都長公則請曰大人獨往誰與侍朝夕兒願
俱留新婦事吾母且兒學未成何以里選爲劉孺人復
爲贊成太叅公遂携之行初入邸公私交際無暇晷一
切出入長公手少間卽誦讀不自休久之勞甚病內覺
而不肯言遂歿長安邸大叅公慟甚不忍速聞於家而
訃音已入里矣舉家驚號孺人誓不欲生于淑人念孺
人有身持之泣曰新婦慟死爾獨不爲吾兒血胤計乎
孺人始勉進食旣而生男卽府幕君元楨也謝絕鉛華
茹荼撫孤府幕君少多病孺人所以撫之者百端目不

交睫淚時在眶然不以慈故忘勞少媮卽呵晉相屬孺
人雖一意撫孤乎而婦道益恪時時視中厨爲諸奴先
雖于淑人以孤孺欲逸之而孺人不肯也迨府幕君旣
成立以諸生入太學所生子亦取婦孺人當介眉壽而
以于淑人病恒坐起扶養至大故哀毀骨立遂成病矣
又罹大叅公變病轉劇曰吾今可以報汝父地下矣孺
人十七而寡至是年六十有二楊時化曰余少時好僻
於節孝事每進貧賤而抑富貴以其力能作僞徼於造
物旣奢又兼盜後世名故黜之至豔慷慨而易從容則

一又恒情也。以今觀於長公及孺人，事又惘然自失矣。爲
一鉅公子者，婦又爲富人女，非性有之，慕衰於少艾，妻子
志改於歲月，遷移者不少矣。能若是乎？至其孝與節之
所以顯，又甚不易。今去大叅公時已閱世，雖家聲未替
已與寒賤等前。余爲諸生時，已隨儕輩舉孺人節，積二
十年學，獲者始以聞。至長公之孝，則府幕君選時上疏
闕下，乃得與孺人並旌。斯亦不異貧賤矣。家世有墜石
在，余特著其大者如此云。

履德先生墓

薛所蘊 禮部左侍郎孟孫人

履德先生明天啟中以明經爲崞縣訓導，致仕卒於崇
禎甲戌八月五日。年七十有二。後十八年當清順治壬
辰，以子學士君貴，得贈中大夫。如其官。時學士君奉

命吳楚歸，便將展先生之墓，請不佞一言，樹表於墓側。行
不佞蓋嘗以使事道陽城，知其地多君子云。歲癸未，不
較禮闈，首得士子益，卽學士君。旣心折其人，道德器也。
屬會晉中紳士咸嘖嘖誦先生，就問之曰：「凡子益之所
以爲子益者，乃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云。」爾陳禹前侍御
與先生居同邑，愈益推尊之，爲其鄉之節宗。法宐有後

今不數載予益階三品也。正欲沃行業日躋所以顯揚先生固未有艾惡所事不佞之言間以不佞所聞合於大司農張藐山公之志兵曹張緘三君之傳先生從子明經季文君之狀而得先生殆所謂誠哉履德者矣初先生爲諸生學湛而有文動試超等孝友淳行累旌於學使者晚官廣文陳經講業務以實踐教人崢士至今思之挂冠日走送百里外信宿而後返里居後先邑大夫慕其行每造廬請益舉鄉飲賓一再出輒力辭不赴居平言動守正持重一稟古儒者矩矱與人和而敬光

樂施濟急人之急三鄰間咸倚毗之頃歲軍興旁午復多所蠲佐本忠信行仁義維日不足以故誦聲洽於遠邇雖村氓野嫗無不知先生別號先生居之邴然如弗勝無事卽端坐讀書齋肅如對神明未嘗覩其蹶倚之容年四十餘始舉二子訓督不少藉曰吾望子不獨爲文章科第也所著述有闡修錄北窗隙言皆身心要語足發程朱之覆卒之年病脅臥牀蓐間忽中夜呼燈正衣冠命子益曰吾今者逝矣人生會有一別遂瞑其生無累如此非卓然有見於道者能若是耶藐山公

官衛大司馬桐陽公之服官與先生之居鄉兩人砥行
礪節後進模楷也先生又爲大司空省菴公從弟司空
公同胞四人俱貴顯先生以儒素差次其間恭敬而溫
文雅爲公所愛重踰諸同胞是故信其鄉多君子矣獨
是一介士非有挾持政令恩威足以及人乃茂致休譽
不言而成蹊或出有祿位者上豈非至誠動物世所罕
及哉壤闢其鄉人士謀祀先生學宮子益遣止之獨操
位卑爲辭吁惟其位卑而然所以爲難也其惡能終止
之蓋先生百行修備不勝紀載而其大者有三曰慈讓

足以和俗坦直足以信衆方正足以式物時人高其德
如華嶽之巍巍如江海之洋洋雖方之古聖哲合契而
豈孰蔑以加茲矣故季文君狀先生畧云寬而毅直而
恭詳而定可辭爵祿可託妻子可質鬼神若猶是一言
一行之美惡足以蔽先生而自先生躬蹈藉之一本自
然絕無矯飾狗聲之迹履德之謚爲勿媿矣不佞習聞
儒者存誠主敬之說又云此人得志使萬姓各得其所
若先生者殆庶幾乎惟天陰騭善人惟爲善者能有後
而後世之來者於先生化之信之服之將彌遠益懼必

不以不佞之言爲諛矣先生二子肩謙卽子益肩恒生員早卒孫三方鴻舉人方熙歸德府通判方厚恩生曾孫二岳階

長洲先生墓碑

白肩謙

先生姓白氏諱肩昌字季文長洲其別號上世自陝西清澗遷山西之陽城高祖文學府君諱子富曾祖贈戶部侍郎府君諱道祖贈戶部侍郎府君諱鐸父唐縣知縣府君諱所學母田孺人以萬曆十二年甲申冬十一月十日生先生於先府君爲從兄子同堂姪也居同巷

肩謙董時府君曰學若而伯兄者可矣顧肩謙生後先生二十二年自以穉弗敢請旣長乃獲侍從觀聽而步趨之比於嚴師賴先生不擯棄前後辱友愛者數十年竊以先生之學渾通經史貫穿百家爲古文辭典麗而弘暢部勒雍容尤長於善善爲人明達而周慎雖才具優於世用居恒持之謀議者甚辨晰而小心抑畏每先事而憂若弗敢違與人愷悌和煦犯至不校所稱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近是初爲諸生名藉甚年三十七以明經選貢禮部廷試天下皆第一還卽罷去舉子業

後遂不復求仕蓋先生天性明良及夫學之得於古者
治博無涯際惜終身未一展試然其志不在焉獨家居
以自善爲樂生平言動不苟文章德行邑里之間莫不
歸譽大畧見諸蘇譚一書而儀型於內者白首相莊教
成於子孫者振振克肖其元氣包釀所得有餘裕者已
語曰明不蓄不彰流不塞不長維先生子孫懋哉懋哉
是固肩謙所望也肩謙至不類不足窺測先生竊妄謂
先生一家之學亦有統緒肩謙生晚於諸祖之上弗槩
聞諸父之間弗槩知意吾祖宗數世積累遺澤大約至

司空府君而一萃微獨名業丕昭卽其操躬之恪清靜
穆耄老不勑允哉古儒之懿範同姓之宗盟也先府君
嘗於司空府君受業焉其抱誠踐德罔愧屋漏者亦無
俟肩謙贅言之爰及先生高蹈守貞始終翼翼淑慎其
身厥修洵俱不易外人或未知之悉耳肩謙至不類少
逐科舉之學中復役役於仕頃已衰疲間欲發憤爲學
冀補東隅萬一俟旦夕退歸後求進於先生柰乞告未
獲而先生弗待卒何所恃以爲救耶嗚呼悲哉先生素
精醫卒前患胃證數月自知不起卽戒諸子飭後事此

臨終猶賦詩自云心地與古無常端坐而逝與司空府君暨先府君一致斯又生而沒寧其養可徵者矣時順治十五年戊戌冬十月二十七日春秋七十有五大抵先生之心行頗悉所自爲誌其餘嫩肩謙亦旣取而誌之納諸幽矣廼仲子象顯等孝思不已仍磨石於塚前求重載片言來書哀切之甚肩謙獨曷能已因復援筆綴此俾勒之爲表以告夫吾家後人之不及見前誌者通政司通政使原任刑部尚書東谷白公諱肩謙墓

碑
魏象樞 刑部尚書 蔚州人

於戲是爲

皇清通政使前刑部尚書晉大儒東谷先生之墓先生薛文清後一人也其學專事求仁復性而以存誠主敬爲功要在躬行而實踐之嘗作仁敬誠贊矣曰每日隨事求仁則此心常在少有斷歇卽是自欺但不敢自欺處卽敬卽誠卽仁至於仁而事畢矣又作復性贊矣曰仁卽性也誠敬所以復其性也於戲觀先生之言以考先生之生平則皆不出乎此矣先生明季成進士選庶常

當

國初召入翰林以忠誠受知

世祖皇帝擢吏部侍郎刑部尚書

世祖英明天縱尤注意刑法懲姦不拘常律先生獨謂開國規模宜崇弘大務以寬平佐

聖治凡事兢兢畏慎公私出入律未嘗去手丁酉歲科場獄起北闈一二敗事已伏臯獨南闈所坐無主名先生懼非臯未敢卽讞決會有蜚語上聞

世祖怒寘考官於法降先生一級蘓松巡按王秉衡坐贓死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世祖欲沒其妻子入官先生念罪人不孥同三法司議免世祖召先生詰問再三先生援律正對獨自引臯

世祖不懌素知先生無所欺僅降三級調用而已當是時天威嚴重廷臣被詰者皆震栗矣借先生從容敷奏不激不撓卒之感悟

聖主曲示包容非誠且敬能如是乎先生補太常考合祀議雅樂遷通政爭寬民叩闕事侃侃力言未嘗以前故少却位

今上嗣位

國有六事奮顏抗議尤多方駁駁進用屬遘微疾遽疏
乞歸堅卧不起於戲進不敢以尸素負國家退不敢以
寵祿負一已出處較然不欺其志非誠且敬能如是乎
先生既歸杜門却掃以歸庸各齋日取六經性理諸書
研窮體究刪朱子近思錄文清讀書錄各爲一書教訓
子弟及其鄉人晚歲工夫愈深涵養愈熟汲及性天之
奧然益刻厲進修不肯少懈疾革顧問其子曰誠敬無
心二者就是少間曰無心涉外道當以誠敬爲主言訖
而瞑蓋先生一生得力用行惟是舍藏亦惟是生顯惟
是歿寧亦惟是如饑之食如渴之飲須臾離而不可得
於戲至矣故余斷謂先生文清以後一人而叙其立身
行義之大仍蔽以先生之二言曰誠曰敬予繼先生登
朝居官暇相過從必以學問正宗勗勉望予殊深予陳情
終養歸先生賦白華六章以贈未幾先生亦

予告家居相去二千里有便必教以學余有所問手荅不
倦爲余作家祠碑記仁人之言藹如予再補臺班貽書
訓誨備至先生於予不獨道義之殷又情誼之篤如此
先生之歿既自爲誌其孤舉人方鴻復遣使請予表其

墓予雖欲以不文謝其高節而先生之墓在莊白氏諸君諱
字菴東谷北號澤之陽城人世繫官爵生卒月日子孫
塋地具自誌中不更錄於墓先生之一人不待文而顯而
余舍此其誰能記其孤之請且刻之告吾鄉之人庶幾
聞之而感慕興起發憤力學繼前人於不墜他日復有
如先生之於文清者夫亦先生之志云爾君子則重負
先生之志矣

左春坊左贊善兼內翰林弘文院檢討喬公映伍墓

碑

魏象樞 刑部尚書
蔚州人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其人得有所爲於天下而爲天下所知輒爲後世所慕
其人之可見者也其人不得有所爲於天下而天下不
能知後之人亦不得其人而思之其人不可見而不能
不一言以表之蓋爲天下後世之不可得而見者言也
公從常布起家少年成進士其體豐其質醇其言訥訥
其行恣恣其服食樸其天性孝友其居事度務必審而
慎其生平舉動可見也初授庶吉士秩檢討晉贊善讀書
中秘其文章未嘗不見於天下方其初與太平興州高

文輔錄

皇路然亦從外遷之選余丙戌同館四十人先後外遷著
聲者頗多以公之人之才其事業亦未常不可見於天
下而以幼喪母未幾喪父僅繼母畱年老貧無所事慨
然請歸養閉戶著書朝夕齋夔二十三年如一日而公
忽先歿嗚呼公之文章天下已見之詩賦質雅趨履端
嚴言笑不苟從官十載家誅菲舍田畝磽确不欲有所
干於人嘗尺牘往來與余相勸勉期事事求合聖賢安
貧樂道趨向卓然使其主一連治一帥必能晰義而遠
利必不爲輦金輿貝歌舞錦錯之所行且篤孝以事母

謙讓以待人謹愿以課子而且報本極其誠敬睦族廣
其惠愛皆人所難及者夫去可以有爲之官而終其先
君子躬行實踐之志二十餘年歷風雨艱難終無所移
推其行事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嗚呼生於今日而不得
有所爲于天下天下必不能知其人後之君子亦何能
知其人而思見其可以有爲之行也余既見其人矣特
爲表之如此公諱映伍號白山丙戌進士官左贊善享
年五十有九



序

陽城詩鈔序

白眉謙

邑人刑部尚書



陽城蕞爾邑鈔其人之詩乃至若于首盛矣雖然昔少而今倍之其故何也說者謂今之作者實多曰不然或其前此未有鈔之之故也卽如虞夏固嘗有詩矣而斷自孔子刪定之三百篇其前後何俱泯泯至于漢而下始有傳者也昔河汾王氏有云非民之不作而職詩者之罪此吾所以重有嘉於鈔陽城詩之人之意也其人爲誰陳子弘度字子容吾素與論詩者也蓋詩之爲道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作之者匪意匪辭神韻爲上而格調次之嚴滄浪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乃合于三百篇之旨也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一

三
 清受命斲雕爲朴乘一時之元氣烝然丕變諸作者彬彬而起以鼓吹休隆將在於斯也要其所以匡而正之則不可謂非子容力也子容之于此道其洽聞雋識沉透淵微非第涉其庭闕而已者也然而吾與子容俱陽城人子容溺愛吾亦見采其作一二于中又使爲序之雖不能辭實厚愧也而其未卷補遺遂以子容之作益

焉者則吾與子約石子諸人之意卽子容亦不得而辭者也于是乃合爲陽城詩鈔四卷副于典載以光人文而俾與邑並垂也

田忠節鄉賢錄序

魏象樞 刑部尚書
蔚州人

人生在三之節莫大於忠而論者有忠與良之別不知古之事君者不以顯晦異揅不以安危易志皆感發其至性之誠而未嘗求知於後世遇治則爲良遇亂則爲忠其致一也余於田公德陽有感焉公世居陽城陽城故多君子其弘助碩德清風高節以名公卿顯者代不

乏人而公獨以廣文一職守常山睢陽之節何其忠也公之先世積德貽後公束髮受書卽博通文史馳譽鬻序間使得馳驅皇路克展經綸豈不赫然稱良臣哉乃天故厄之僅以明經再秉教鐸亦足悲矣方其自平陸而轉宜城司訓也秦寇方訏屋瓦盡震爲守令者莫不望風鼠竄公居鱸席分非專城卽先去以爲民望亦恒情耳公獨慷慨登陴以爲食其祿者死其事遂率衆捍禦至力屈罵賊而死豈非不幸而以忠節見歟然致命遂志不愧所學身居一命之卑而志厲千秋之上公亦

足以不朽矣猶或以道因時屈爲公扼腕余曰非也天無德而不報德無隱而不彰公猶子侍郎君與其子銓部君相繼成進士策名於朝聲望大著鄉之士大夫推論世德以爲非德陽公之大節無以厚其基而昌其緒也遂相率請於學使者崇祀鄉賢嗟乎此豈公志所豫期哉夫鄉之有祠凡潛德之未曜者必表而揚之得與宮墻俎豆之列使後生末學皆得聞風興起所以勵人心敦風俗也况公大節炳然克應祀典是天下之表非僅一邑之榮也彼兢兢以一名自傳推爲鄉祭酒風斯

茂矣今銓部君幸值

景運方昌之時又以淡泊恬退繼公家世不忍忘也因彙士紳之公論當事之褒揚及詩文銘贊編爲鄉賢錄夫有良臣之學始能爲忠臣有忠臣之志始能爲良臣公遇其亂銓部遇其治幸不幸蓋有數存焉而各全其天性無二道也讀是錄者有不追慕手澤慨然而興者歟銓部君問序於余余旣老且拙景仰有素遂不讓而爲之序

邑令新安項公審編政績序

川六善 邑人

周禮大司寇有司民太司徒有均人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均人掌均力政公旬三日中年一凶札則無所以重惜民命愛養民力爲邦本計也後世征調日煩百姓重困魴魚哀鴻化離興歎沿及明季凋敝極矣邑當兵燹之後繼以荒疫逃亡轉徙版籍視違昔僅什之一二

皇朝鼎興蠲豁有條比年生齒漸繁戶口日益其爲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聖天子之長養良有司之撫循漸摩仁義沐浴膏澤者概可知也今歲屬當大比我侯新安項公矢慎矢公釐剔奸弊以官就民而復不以費累民申戒八條周歷四境自辦蔬米驗閱審視藹如家人舉百里之民人數萬之戶籍不旬餘而報罷無追呼之迫責緣之奸訐告之文諸所披拂仁恩婦子嬉嬉室家相慶蓋自耳目睹記以來所未數數見者夫侯泣吾陽甫歲餘耳諸凡良法美意仁心仁聞而浹肌膚洋溢國中者未易更僕數大者嚴葦火耗禁田雜派裁汰冗役興學課士擢豪強獎善

類國奢示儉
德濟寬原諸焚香誓神之始念期無得罪百姓不負所學以仰荅

君父陽民何幸舉管之拊心蹙額而今也舉手加賀矣口碑載道謳謠併作諸父老子弟悉綴文頌禱以余辱在諸薦紳間庇侯宇下沾覆良深敢倡爲擊壤之聲而卽以不腆之言代銘泐嗟夫生聚教訓需之二十年服教畏神期之三百歲聖人猶難爲言侯今日設施震爍起卓表表寰宇雖兩漢循吏茂以加矣史稱賈處爲新息長養子以千數民皆曰賈父所生侯實近是行見

陽城縣志 卷之八

文四

璽書褒嘉銓臺晉擢用以禔福蒼生霖雨天下直旦暮間事寧第區區陽一方民受其賜耶余不佞故不靳再三而樂爲之頌言如此侯名龍章字宸錫江南徽州之歙縣人

記

陽城縣創修廟學記

宋

訥明祭酒諡
文恪滑人

上家四海之元年山西載定詔宰臣選材賢爲郡縣官以撫慰之陽城得知縣李侯芾簿方侯渭明年縣以治聞又明年制下郡縣立學官每學又置訓導四人佐其教咸給以祿定弟子員各有差部使者敦勵稽考之其教道德六藝武學律學將作養全材以副時用天下翕然向風陽城爲邑四依山麓廟學枕城東南學基狹隘室尤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愧德他縣是爲弗職吾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

邑雖貧薄顧不能拓而新之上以宣布聖天子崇建人文之盛下以推廣學校之美于將來乎廼相舊學西有地蕪廢以道喻民材集役來築基督工復監以幕賓紀質中構堂五楹高明宏麗顏曰明倫左右爲齋十楹與堂尤稱堂東少後構庖厨之舍三楹又卽廟東隙地開廣路轉而北之樹櫺星門於橫街於是廟之氣象學之規模大過於前代矣又增置祭品爲庫貯之是歲秋役興焉冬落成焉將爲學刻石走書請文於訥訥惟紀事宜叙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

非廟也後始爲廟以祭夫子通乎天下禮制變盛郡縣無小大皆建學尤以廟爲重焉田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皇上建皇極叙彝倫當汎掃區宇之際獎勵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斯無負於開迪之志樂育之德也爲邑知重學校與爲學知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哉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教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士子羣居於立爲言語文辭之工正欲成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

詩書春秋之外亦不離綱常倫理之間卽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克極於天地鬼神著此係於教者爲甚大係於學者爲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嗚呼其說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鳳麟寶不寶於金璧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爲邦家太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此訥不辭而樂書之以勵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德

漢書河東郡有濩澤縣今爲陽城城圍五里高三丈五尺云蓋巖邑也沁水出其腹濟源襟其前視郡城爲右屏焉城東西面故甃以甃而南若北竟以先勞中廢猶覆土爾夫城盛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邑故擅釜鐵之利而太行山洞間往出礦錫河北諸郡一二不逞子弟陰窺其利時有憊不畏明之心在昔鰲山之役動勤王師繹騷兩邑今安可謂前事已往後可無慮而羊腸九折阪爲盜之所必不窺也邑人大冢宰王公蓋嘗憂之謂今令咸陽張君曰此何不延石而堞之卽

二面雖金湯無益也是在邑令此一役爾不然者歲覆一簣焉安能使無暴風雨潦以攻吾一歲之費甃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覆土之費立盡是使吾邑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無休已也張君唯唯以聞中丞臺御史臺報可屬按察賀公督部冀南以城屬張君而檄不佞達真從旁以贊其事自三月至十月張君並前東西二面一撤而新之算官錢纔五千餘緡而城高三丈五尺方廣五百五十九尺敵樓凡十有三堞凡若干所爲雉若干升高視之若自地出矣達真曰爲邑非不獲

上而能使其上卽安之爲獲也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城覆土而土焉覆甄而甄焉圯者築之舊者新之卽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猶曰以佚道使之不賢於飭厨傳盛供其稱過使客意者乎而吾倫得不勞民傷財之名父老子弟督過之則曰我非不欲而諸長吏者從中制我也此逆旅舍視其官旦夕視其民而何廢之能興何務之能舉哉大家宰以卽安用其邑令張君又能善用其民中丞御史臺達藩陳臬舉是役而昇之邑之所以有成城也張君名應詔丞衛光中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簿劉甲尉孫儀法得書云記曰人亦有言淬劍思利築城思堅有倣其城肇自家宰擇令孔賢令用其民登之衽席矢解倒懸旣興百堵因灰於石因石於山荷鍾如雲揮汗如雨迄無退言役不後時成不愆期厥謀萬全卓彼巖邑高墉崇雉層臺指天王公設險無疆維休於萬斯年

陽城縣新築城記

王國光

邑人見人物

陽城在太行之西南秦漢爲獲澤縣迤西澤城里是已魏元符中徙今治唐天寶乃易名曰陽城邑山谷八九

居民耕種石沙不能胥匡以生始猶鑄山資朝夕今則銷鑠盡矣南與中原濟孟嵩洛密邇西通沁翼垣沃崖谷潏故狗鼠易潛舊係土城南北不足一里東西僅三里歲久頽窳者半往歲亡命大猾嘯聚近千據難川爲巢穴劫奪村墟煽動遠邇將五六年且易視城垣數數窺伺民驚怖四出至勤官兵一勦地方一大厄也然而城卒未能治焉前尹李君涖此畱心民隱初窘於費稍稍補飭五年間城中積贖穀三萬餘石鄉落稱是謀易銀修葺乃以被召去不果萬曆五年新尹張君至復慨

然爲憂遂咨於父老議增繕且決策用軋僉以爲然卽檢倉庾積穀之紅腐者竝庫餘金得若干請之當道皆可之於是以前六年三月起工撫臺高公御史臺田公臬司賀公謂前費不足各出贖鍰助其事澤守于公往來贊襄稿至再遂以十月城成初意費萬緡及其成也僅五千有奇且值歲饑民以僱役活者甚衆父老請諸當事者記之而諸君謂余邑人也遂以屬余竊謂國家疆里天下先垂意城守者謂天下無事卽外戶可不閑假令有他虞則非金湯不可顧今日之有司不然者其弊

三寇至惶惶然日議修築稍平則棄置不講此之謂踐
因循之轍惜費於一舉徼利於一時而歲銷日耗不恤
此之謂徂目前之見避嫌者顧經費不斷者阻浮言此
之謂無任事之勇築室道傍又何賴焉乃若是役也鳩
工斂材出納有經有稽未竟歲而旋得全城高三丈五
尺厚半之圍五百五十有九丈堞雉視之樓櫓內巖泓
溝外固襟被周密風氣益完陽城之民何厚幸矣有備
者無患宜吾父老之愉愉也夫預防者智士之炳幾共
濟者仁人之石畫大中丞及御史臺臬司澤守諸君子
以咽喉視吾邑而使之卽安經畧區畫有成美焉張君
承德意而日夕焦勞善用其民其丞簿幕史躬督不怠
遂底是績事省而功倍暫勞而永安巍巍焉庇民之高
動與新城稱不朽矣父老以爲然因書之石

陽城縣修學記

王國光

夫學校帝王爲政首重之我祖宗乘運法古建學徧海
宇然二百年來敝圯日甚修葺不怠紀載爲賢借因循
者十之七八大率墨吏忘本巧吏違道俗吏緩文尚安
望此哉張侯泣吾邑注意百廢當疆場未靖之秋晉又

爲邊徼首嚴城池樓堞而新之屹然金湯之固民旣恃以安堵每詣學見廟舍傾欹不蔽風雨曰何以妥神而課士哉且國家所需在賢才學校賢士所關有司六事之先其容緩諸繕材鳩工躬自稽程不數月廟廡齋舍嚴嚴翼翼且出自權宜民固不知也其文明再新之會乎師士詣予言曰學有興廢士氣係之蓋瞻視尊則仰止切居方定則意念專侯之所以作新後學者至矣先生其記之予曰然自古才宦苟有剏造如亭廡樓閣臺館之類多有記述况學校乎然侯之修者學也記之宜

也而士有自修之學當記焉其知之乎先正有言曰立學所以明倫也藏業所以出政也談經所以應務也是故學貴傳孤陋寡聞非修也則以至變至牘是記學貴約支離汗漫非修也則以切問近思是記學貴專鹵莽滅裂非修也則以操存涵養是記學貴誠設僞崇華非修也則以及朴還淳是記學貴勤一暴十寒非修也則以惟日不足是記學貴成自畫中止非修也則以貫天人之蘊盡性命之微是記學貴用獨善成己非修也則以慶際會興禮樂隆經濟是記由是升孔堂入孔室視

宮牆外望者不啻十百千萬棟梁絕學瓦礫百家始謂
之修道修德修身修業而學之事畢矣非只廟貌齋舍
餼廩爲也若夫呻吟佔畢雕章繪句以六經爲筌蹄以
青紫爲蹊徑終身束縛於利祿之場而無出塵之度下
也不足以爲士也况今上御宇四方多事求治甚切需
賢甚急責有司振刷士習之陋養真儒實才以稱安攘
大計卽不科目亦優借焉其文明大新之時乎諸士其
有以待之先達曰原曰楊由吾庠也宣承南北炳煥中
外壯麗山河一代殊絕人物俱得立祠宦所有裨夫子
之心哉侯守嚴冰檠惠流閭闔自有口碑則其得於學
修於家者可知也

科貢題名記

馬

理

南京光祿
卿三原人

國家育賢于學三年設鄉試科以羅之入羅之賢曰舉
人羅而集于春官復設會試科以羅之入羅之賢策于
天子曰賜進士外此又設貢士科以羅之入羅之賢亦
試于天子曰歲貢士三羅設天下之豪傑漏者寡矣君
子曰當今之世設科貢以羅賢雖孔孟欲行道濟時亦

必由是以進不其然耶有不由是進者則國初時吳方伯邱揚學士寓數人而已故國家得人科貢爲盛陽城居析城太行間地靈人秀科貢之賢若原公傑位至尚書而血食三省若楊公繼宗官至都憲而列於名臣非特爲三晉之良實一世之英也其他棟梁榱桷之材未易枚舉亦云盛矣然自國初迄今百有八十年矣諸賢題名僅用木板歲久易滅嘉靖間常令來病之始圖易以石刻凡先後諸賢皆大書其名於上細書其出處及所歷官階於下仍託予爲記以垂永久予曰君子名世

亦在乎爲之而已夫題名者前賢往矣後賢予有望焉誠胥以上達爲心如原如楊則爲世巨瞻無愧于題名義也苟非所安益以上達爲心希孔希孟則百世萬世巨瞻無賴于題名尤義之義也否則人將目名而指議之題何益哉令今亦題名於上其無愧與否無賴與否同諸賢盍均勉之哉均勉之哉令名文英字本和涇陽人其令也宜民宜人上官交以賢能與之亦有志於上達者余故因而厚望云

世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既爲二
事九列內外百執事董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摩化誨
動其不容已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發之姦使之
益有所不敢夫動之不容已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
有所不敢則天下不至胥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
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福善禍淫之柄與道德刑政
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並治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皆
可由而不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亂三代以來率由
斯道我國家典制弘備天人神鬼之間淵乎不可臆度

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噫盡之矣
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鬼之道也不知其幽視其
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奉詔書
符檄而輕重布之小大相維百姓俛首戢志安焉各聽
於其上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神鬼之間殆亦如
是矣國制都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
有差視諸祀蓋權尊而責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
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守令以迨百姓咸聽命焉雨暘
災禳守令之貞淫民之匪彜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

之命陰制之以助法度之窮賢人君子暗室屋漏之中
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靈能奪人之耳目心志陰禱其
暗室之奸而風雨災祥之故又其小者也非小也旱潦
之災則令長及士民之貪淫逃於刑政而逋於鬼責以
至干上帝之怒用彰厥罰爾守土者朔望必齋明對越
雖風雨不敢廢此何以故御史大夫而下耳目所不及
墮國家之功令固無足怪神實照臨之任百姓之水火
則聰明正直之謂何矣匹夫婦祈望於神甚於社稷山
川百神之祀而歲時祀事孔明苾芬蠲潔亦百倍於他

祀可不鑒歟不然者復亦如諸大夫坐視塗炭則匪惟
聰明實翳且塞亦不仁之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
爽乎士民之牲璧又無論已噫柱後之文黜幽之典禍
淫之權三資者廢而天下亂矣邑父老郭邦藩王一愛
等敦勤樸謹爲里所推能始終其事再葺而新之要使
守土者暨人士齋明以承勉爲善以無干神怒而降之
福其必由是也夫

重修陽城縣學記

白肩謙
邑人見人

古之學校家有執事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司樂司成專

至國學之教而州閭鄉黨則分寄其任於黨正州長以
至下之比長閭胥上之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
吏者其德行道義俱足以爲人師故發政施令無非教
也秦漢以來儒與吏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故甫登仕版
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以從事乎簿書期會儒者之學
術盡屬筌蹄而視學官爲粉飾太平之具將何由而見
先王之治哉吾陽儒學踞城東南隅高峯列其前迴河
繞其下人文豹蔚炳炳麟麟爲名公卿者輩出比年戎
馬生郊民無寧宇蹴居蹂雜遂使黌宮鞠爲茂草戊戌
而陳公奉

春三韓戴公來署邑篆毅然振興之多士方樂觀厥成
簡書來矣悲舊緒之已湮而慶初服之有基謂工費浩巨
非一手足之烈遂捐清俸以倡鄉士大夫莫不翕然繼
之乃蠲吉鳩工梓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而丹雘者
縮版而陜度者運輸而駿奔者罔勿子來恐後自兩廡
各宦鄉賢祠戟門櫺星門以及聚奎閣兩學舍無不具
舉望之煥煇而燦闐焉班固賦其杏窠張衡羨其帶鏡
鏘鏘列列若然鉅規蓋是役也雖戴公經始賴有陳公

始克落厥成焉君子謂得綜理之宜矣余惟古人中年
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唐博士弟子通
一經者卽授之官宋立三舍法則不過試以浮靡之文
誘以利祿之徑然明經而必於通一藝試文而必於歷
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慶曆以後雖有講肄誦讀而未嘗
限以時日卽選舉之途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
異元明因之所以科場甫畢生徒散歸學博虛席雖限
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彊其久畱佻今達今在城闕今
學校廢弛職此由也夫國家立學豈僅欲士子精習業

而慕廡途哉將以成就人才明道濟世也審諸小學文
藝之細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通諸詩書禮樂易春秋
之文以全乎綱常名教之大本諸屋漏慎獨之功以達
乎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爲教甚精爲功甚鉅故中年考
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無已時也自無身任其教者而
遂無身任其學者豈煌煌芹宮僅修釋奠釋菜之禮而
已乎陳公首重斯舉非直以妥侑先師實欲諸生之進
德修業明道以濟世爾工肇竣卽命諸生社集月爲一
課先之經義以驗其理學繼之詩賦以考其性情及夫

道德性命之原綱常名教之大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罔
不諄諄勉厲若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也是豈徒事于簿
書期會而棄其詩書禮樂之習者哉諸生能因公之舉
體公教育之弘思進德修業日就月將聯翩彙進以輔
國家休隆之運固皆公之所造也公名國珍號鹿屏浙江
金華人仁明廉惠未及期月善政已不勝書教諭李集
鳳訓導馬佐俱以名儒振興文教縣尉趙應貴修飾之
與有力焉庠生某某鄉耆某某或捐財或效力皆有
功于此舉者例得并書

元縣尹關公德政記

衛元凱 邑人見人物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既久生齒日繁民之
休戚寄諸守令任是責者實難其人惟我令尹關明府
之宰吾邑也而優爲之公名世傑字英甫占籍晉寧世
業儒歷掾兩臺一賓運府所至有聲薦章交辟至元戊
寅春三月到任大布恩信推以至誠櫛垢爬痒窮瘁蘓
息鎮以清淨而教令不繁前政勸課徧鄉都巧索豐求
歷民膏血公曰農桑有衣食之利孰肯甘游惰而樂饑
寒乎若憂之太甚視之太勤乘驛從從家呼戶召而小

民輟糶食具饋餉以迓勞且不得暇又何暇顧其業哉
此雖愛之其實害之也每歲邵農之際但召各社之長
而諭之民獲不識吏之安矣邑處太行之嶺土瘠民貧
好學嚮義比年以還學校廢弛禮文滅裂公自到任聿
興斯文授室延師講明正教學者聞風四方雲萃一時
文物藹然可觀且山野之民負豪俠氣爭相雄長倖徵
籽息肩踰疆畔紛競交挈謹不可詰公杜私謁從公議
秉正筆片言之間使積憤潛謀冰消雪釋市井少年悍
戾不率亦必委曲鑄諭使之必改而後已至于簿書鞅

掌閱目無遺自奉甚薄淡若儒素多讀書手不釋卷且
重義輕財務周人急而于文士尤厚收攬薦延惟恐不
至有禱祈隨獲休應凡拯貸鰥寡者先之有徵科貧賈
者寬之復業者優以安之疲癯殘疾不能自存者煦育
補苴百計以完之故三年之間美化大行青衿向訓黃
髮履禮權猾鉏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憲使金公
按部至邑大加矜賞輒薦公政爲諸縣之寔信公論也
由是言之豈止治文案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其受代
之將行也父老十數輩告余曰吾儕小民德公之賜何

以報將著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
稟爾敝邑則惟是知書不書公何損益然所以示民心
之不忘非是而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哉在他人猶
當不讓况公於余推惠至厚安可以蕪陋辭因撫民謠
而爲之銘曰賦均而平刑措而清民飽而嬉吏公而明
物無失所野無廢耕路不拾遺犬不夜驚姦不逞而懲
廉不率而興教不令而行政不嚴而成無實之譽君子
以爲媿我之譽公者殆無媿而庶可以爲公之榮不惟
彰清各播芳聲愜輿情又將爲來者之法程也

明邑令楊公德政記

潘

高

明陝西秦
議忻州人

高髫年爲弟子員時聞翼城有楊侯者以禮讓導民不
事鞭扑政暇每詣學宮羣諸士子講析經史商確治道
竟日忘疲重農桑闢水利斥淫祠正風俗去貪蠹循良
冠三晉心極慕之比幼且賤無田一覩侯面及壬辰叨
進士第官大理評事則又聞陽城有楊侯如翼城慕加
甚且竊喜天子必召侯爲臺諫當班行中識侯爲何如
人爲乃如此及罷陝西叅議歸則聞湖州有楊侯者政
循良爲天下第一慕尤甚然伏在草莽懼終不獲一見

侯爲恨甲寅巡撫麓泉王公崇注意文獻以通乘延郡人祭酒又泉閩公樸司總裁而高與焉攻二邑所報侯政蹟與高昔所聞者尤炳著足徵已爲大書之以詔諸永久矣乙卯四月澤州守齊君遇行縣至陽城陽城人羣詣齊君跪請曰前邑令楊侯者去邑二十有五年矣而陽城人思之不置雖血食名宦而未有專祠以享尸祀終無以慰陽城人心敢告使君其聽吾民圖之齊君喜其請而稽其實陽城人曰侯之德本躬行故其政由中出其所彰明較著在人耳目者何限而掇其概則有

所謂六事者曰廉介不易得而或藉以要名侯則天性無欲茹苦而甘也勤慎不易得而或變於持久侯則夙夜匪懈寒暑無擇也至公如鑑妍醜自形至平如衡毫髮不爽民以公平頌之匪佞也明如數計戒察淵魚決如解牛咸中肯綮民以明決頌之匪私也愛民者或涉驩虞而侯則純心愛民惻怛煦育猶一體然待士者或多舍擇而侯則有教無類曲成如大造焉故當時巡撫一泉王公德明署侯考語曰當饑饉薦臻之年著撫字心勞之政雖古之循良無以過也澤州守鄭公亦署曰

政比陽城秋夏徵不擾之稅道宗伯起暮夜無可却之
金二公爲時聞人素不輕舉人以此署侯皆實錄也而
民謠之可紀與諸詠之歌詩播之口碑者不可勝述至
今猶傳誦無已云前六者固不足以盡侯而祠之建也
則民心之所同有不可遏民力之所趨有不可止且彰
往詔來關繫甚大可不圖所以亟舉之乎齊君於是涓
日需材於邑治通衢之北得隙地爲祠三楹有翼室有
門有垣肖侯像於堂置祭器訂祭式爰潔牲醴爲文以
祀之聽陽城春秋以時伸報享乃走吏徵碑於高高惟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侯負豪傑之才躬聖賢之學裕經綸之具所至必大書
曰忠孝全臣子憂勤仰聖賢其自期待如此在陽城則
近法楊公繼宗之廉遠師乎明道晉城之政學既有本
而又樂取人以爲善是故三令邑一出守所至無不卓
然稱循良者不獨在陽城然也侯諱縉字薦甫年二十
六舉鄉魁登嘉靖丙戌進士始令遷安歷南戶北刑曹
湖州守卒於官山東壽張人

明邑令李公生祠記

王國光

此我陽城李侯去思之碑也先是侯召入爲御史邑父

老與其子弟驚相謂柰何奪我父母已相與咨嗟攀援不能爾逾歲復相與伐珉請於余曰李父母實生我吾齊安能一日忘侯唯是侯德澤在人心治狀在人耳目願碑之以垂永永謹按侯登隆慶辛未進士以壬申四月來尹陽城爲人惇亮愷悌中無畛域而御下嚴凜登堂左右顧吏輒抱牘辟易莫敢仰眎者無猾爲之屏息視身素凝重語若不出口至問民疾苦與諸父母諮畫便宜顧疊疊移日不勸人以是愛而畏之陽故無鐵稅所司歲加勾稽以爲常民大窘侯獨爭於上卒蠲其征

邑舊以戶口編力差罔問腴瘠一丁不能支多跳者係劑產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均派九則徵貯於官而募給以時爲顧役之例公私便之當道俾著爲令通行一省裁減里甲自綱銀外纖無橫費創立社倉儲穀萬斛以備災稔命民以漸入毋苦人競勸輸鄉有錫鑛土人爭趨其利變且釀矣侯按其首事者餘置弗問上下帖然村盜數十輩孳聚萑苻弗止侯廉其姓名榜於市曰吾不忍卽法汝亟改行且貫汝辜盜聞之悉解散爲良民四封之內九絕赤白不復聞大驚侯爲政抑強扶弱

大指務德化嘉與百姓更始不事鞭箠每析訟得情以
片言庭往往空若洗民有被讐以非命誣者業論歿上
爰書矣侯察其有寃色平反之咸以爲神明居恒敦羔
羊之節未嘗私橐民一錢亦未嘗過飾郵傳諛使客以
疲民一日當道使使下符郡縣也其人虎而冠所過亡
不較輟得意去侯撻而杖之當道恚甚未幾卒敗不能
爲蠶尾士民益倚重侯曰令仁人哉乃不難選上官以
庇我治饒暇則日日行學宮與弟子設俎豆言詩書修
稽古禮文之事而考正其行藝士爭自淬礪文學益斌
斌矣涖陽五年吏率於良士嚮於教民樂於業治稱天
下第一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甲戌入計奏最上賜
璽書燕勞以歸又明年徵拜爲今官陽之民迄今猶盈
盈望曰侯庶幾復來撫我乎噫嘻吾邑故多賢令若掌
故所載張之才韓汝弼二三君子遠數百年民且尸而
祝之况當吾世而得侯身親其休澤者哉余不佞往乞
身里中耳侯之政聲甚習心賢之謂古循良吏不過也
及侯旣遷去而余承乏太宰念天下吏惟令於民最親
民有隱抑惟令能歿生曲直之假令令皆得人民胡弗

安天下胡憂不治日夜思登延茂異佐百姓之急翊戴
明主私心蓋恟恟焉而時與寮屬品隲諸州邑長吏其
傑然表見如侯者指厯厯未易屈也陽民之不侯忘有
以哉余故從鄉三老請乃據次其大都勒之豐碑匪特
永侯之思因以風示天下之爲令者侯名棟字尚隆別
號吉軒河南涉縣人

明邑令李公生祠記

張

昇

邑人見人
物

嘗讀史有感於治亂之迹而歎循良之難其人蓋守令
於民最親守令賢則一境之人安而治日以興守令不

賢則一境之人不安而亂日滋起三代以上吏治蒸蒸
功業炳耀不可尚矣漢唐宋以來稱循良者代有其人
雖不逮古而其政績著於史冊皆有可觀柰何今之世
不多見也歷考古之人所以聲施後世者豈見奇標異
曜人耳目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哉亦曰奉職循理於其
便民者而加意以圖之耳夫下民之心孰不欲樂其所
便而去其所不便哉所以與聚而勿施之者在乎上之
人耳夫苟投之以其所可欲而不責之以其所難堪其
心豈不向慕也耶故於其在也欽而仰之惟恐其去如

赤子之慕父母也及其去也攀而留之惟恐其不得如赤子之戀慈母也所謂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不益信哉邑侯李公以名進士來宰吾邑德克養粹色溫氣和終其任未見其有疾言厲色盛怒不平之氣故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一事不合天理其所措置無一事不當民心待士有禮考課勤密里巷嘖嘖多詩書聲其御左右胥吏不嚴而威事上敬而不阿立法理而可傳用刑寬而恕守已清而儉閭閻利弊孜孜好問視民疾苦真若痼瘵之在身故百姓目之爲包待制頌聲洋溢口碑載道

所謂視民如子者於公親見之矣嗚呼公旣視民如子民有不以父母視之者哉宜其在而慕去而留遠而思若是乎不可已也三載考績天子用言官薦賜金幣賜宴旌卓異也越明年風憲缺天子敕吏部擇治行異等者應選公當去百姓攀留不獲乃議立生祠城中耆民翟朝勳張詔等復於潤城鎮建祠越月告成謁予請記予親沐政澤特爲識其大都云耳若夫白某事善某法當冢宰王公記備之矣公諱棟號吉軒河南涉縣人隆慶辛未進士

明邑令劉公生祠記

白所知 邑人見人

劉公名應奇字澹如河南中牟人歲戊戌以進士高第來令余陽甫下車徧詢邑縉紳士及里中耆舊譜利病沿革狀盡得其情已輒試之如所聞於是夙弊芟除至盡民大悅先是邑無賴子多竄入公門憑藉城社爲民虺蜴公曰是亂政之媒也因汰其冗者易其黠者久之悉慤愿不敢爲蠹間倚法索賄無銖毫必知之旋革斥不復收衙以內畏之若神明焉邑兩稅昔稱易辦至丙戌大祲戶有亡命遂至逋欠里排豪俠詭籍單弱苦累

催比所蠲所拖率多富豪公廉知一二大猾實重典而詭寄有罰包攬有罰追呼不遣羨耗不加終公之任賦額日增民不爲厲審編徭役舊里書率受富人賄屬不以實報間寄耳目遂開騙竇益擾益舛公出不意倏令首實而又多方體察羸縮莫遁高下不爽投牘者類虛膺支蔓橫肆口語牽房帷詰曖昧取捷一時公遴選訟師籍之於官時斥其尤誕者兩造庭質片言而折無羈絆無係累第正曲直無需贖醵且自相勾攝四境帖然邑俊髦上舊知向學苦無師傅公暇時毋進於庭士習

烝烝然丕變至一切廩餼錫賚之類悉以時給並從優厚邑介萬山之中萑苻之盜倏來倏往莫可究詰兼比歲不登劫篋公行民甚苦之公申保甲之法下緝捕之令矣已又思核其實杜其源凡以公事至庭者輒詢其里中人淑慝生業而籍記之諸偷兒如在阿堵中未嘗不知有犯則按籍而治無漏網無寃誣又念饑寒之始由於奢靡而服飾有禁譙飲有禁奇巧淫冶有嚴禁至於敦行砥節孤介特立卓爲月旦所推選者則式廬造請不以分位體貌拘七載之間善政莫可縷悉而總之

以真實惻怛之心布敦大渾厚之政究至政清刑簡爰書無大辟一人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之彼投巫妬甬拔薤被觚公能之能不用也公籍中牟真若追蹤於仲康公系邠金真若祖述於文饒矣且冰檠之操賦之天澹泊之味根之性無論四知之金筐篚之交毫不及門卽米盭薪柴之細僅伴寒素而買之市民並溢其直市人恒不知也又鑛使行縣張威煽虐人情洶洶隣封方望塵倒屣偃僂蒲伏伺其顏色而公睢睢盱盱不飭傳不授餐僅長揖一見而已彼其人方大志以

熟公治行卒無所肆其毒螫而去夫撫摩鞠育用之以
撫黔黎而直節勁氣持之以折近倖公之政績人品端
可識哉循績旣成薦剡相望天子嘉公治理最辛勞久
擢參三禮行之日邑人扶老携幼攀畱號泣者踵相接
無論幾千萬人已念其棠之懋峴山之遊爲築室肖像
相與瞻依其下志思也邑之老李選齡白景華等首厥
事工竣而乞言於余余乃爲之摭其梗槩如此異日者
公策勛旂常垂之千禩迺其事業宦績所自始必有形
管書之者余何贅焉

明邑令王公從政記

白所知

邑侯王公蒞吾陽五年所循績用章徵書賁及行有日
邑人張時道王三徵等數十百人詣余舍言曰侯臨我
而生我撫我而成我德至厚矣借寇不可何以永吾思
將肖像而勒石五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游而懋者一
舉目而若睹吾侯庶侯之德無窮而吾之思無已公爲
一言紀之予重其意而爲之記按予邑介在萬山中土
磽确地狹隘物產最薄商賈絕迹迨丙戌無歲後田多
荒蕪兩稅拖欠其初下戶窶人耳久之豪賈富人影射

賄囑竄名其中下戶窶人更累催比故里中貧富益懸甚侯廉知各里富室狀躬檢稅籍輸納不時者必重懲之而又嚴詭寄之令寬甌脫之征民始稱平舊收頭一入公府倅史走卒嚇騙每逾二三十金故錢糧未入公門而稱貸已徧私室無不立貧者公洞知其弊衙以內嚴禁索騙而羨餘不問起運以時不至稱累往審編徭役里書率上下其手侯設斲甯之法許相詬訐出不意擗撲愿一二人爲平其實差以大均頌聲徹上官檄清沁水侯用此道沁水徭役如予邑諸庶人在官者類倚

法爲奸侯優其直實而抑其囂僞間騙詐有迹者直以三尺繩之不少假是以惴惴焉奉法唯謹青衿士爲謀其文藝獎其淑茂其貧不能婚喪者悉取之公家而弦誦之聲日盛學博駱老而憇病卒學舍侯哭之痛割半俸爲歸其孥籍訟師於官騁浮詞掩情實者罰訊獄立剖退無後言且追呼不遺贖緩不需四境之內晏如也巳酉歲大禋侯請於上發帑金起溝瘠而又捐常俸佐其費食貧掩骼民是以不大困五六年間振綱飭紀修廢舉墜善政莫可指數總之不爲矯飾鋪張而務至誠

惻怛不爲近功小利而務訐謨遠猷刻核嚴威擯而不
用城府形迹融而不有純心實政進乎王道矣至其清
白之操木槩之守真足對天地質鬼神日用服食卽肅
布寒峻之所不能堪而侯其之諸行戶恬然不知爲公
府用也愛民如子居官如旅古人非空言矣徐而察之
侯之太翁天長君博學篤行爲東魯聞人其爲所蒙養
而庭訓者朝詩書暮禮樂淵然粹然舉聖賢之模範淪
洽於肌膚體驗於身心有日矣故以誦讀爲作用不事
勉強而實政誕敷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調業也語云

少成若天性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然哉侯行矣聖天子
加惠元元興起吏治必將以侯爲耳目之司公輔之寄
侯推所以治予邑者展采錯事投大遺艱廟社舉家其
休王明並受其福烈矣然邑人不能忘侯侯能忘邑人
哉昔朱仲卿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領大司農稱賢
公卿平居自謂異日子孫奉常我不如桐鄉民喜桐鄉
之繫仲卿則知吾邑之繫侯矣侯名雅量字有容山南
費縣人登萬曆甲辰進士

明邑令王公去思記

李春茂

邑人見人
物

東里王公以庚戌之夏來涖吾陽五年間民含膏吏凜法野有歸鴻庭無免鶴熙然若登春臺而遊華胥於是主爵最其政擢瀛洲同政將脂車行邑父老率子弟謀所以借寇者而問於余曰漢循良吏如河內廣陵皆聽百姓留我敝邑獨爲匪民而奪我賢君其上書焉以請子謂我奚若余曰唯唯若之爲吾陽計者得矣柰瀛氓何且瀛甸在畿輔上意若曰河澗吾股肱郡特召君耳疇敢私於陽侯百姓度不可留始聽公去百里外褰衣裹糧而送者賁相望於塗日行數里夜猶篝燈祖帳依

依不忍別竟割纜以去旣去而民思之甚於爲令時則相與構祠勒珉而屬余記其事余攷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旣久摘發治辦者皆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爲赫赫者也譬如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其爲政可觀矣公博大闔澗右教化而左刑

書諸所善政如清編審平徵收蘇糧長雪冤獄積儲財
興學校表貞烈以至修廢葺墜未能殫述大都立法務
簡持法務平卽窮鄉幽壑欲陳說侯疾苦皆得詣令所
無隔閼兩造質成衷辟者辟立杖而遣之勿問緩
金人亦靡敢以梗陽入溷者署中惟是茹檠飲冰對鶴
鳴琴而已方之汜鄉侯復何讓焉以故當去之日如始
至之日旣去之日逾於在之日於世所稱赫赫者蓋能
爲之而能不爲耳漢永平間詔戒俗吏矯飾其言曰安
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記不足歲計有餘由斯以觀上所

重在此不在彼則赫赫奚貴焉吾邑自新城王侯以寬
仁長厚濡沫而卵翼之小民懷之到今業以口碑當岷
石矣嗣是東魯公愷悌而揚其芳我侯慈明而踵其躅
皆系出王姓又皆廩廩德讓雅不欲赫赫賈聲者嘻盛
矣哉陽民何幸而恭逢其盛歟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夫
後之思兼者公諱良臣別號敬吾居諫之新鄭故稱東
里公云

明邑令安公生祠記

白所知

君子蒞官能惠人以德而不能必人之我德能示人以

不可忘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忘至惠遠德久而不可忘者愈不能忘此非真心實政浸入於人心淪洽於肌膚者胡可覲也易曰教思無窮容保無疆惟無窮無疆者在在上而後愈久愈不忘者在在下也斯誠王道哉安侯宰吾邑僅半朞去吾邑且十載矣去之日邑父老子弟追而思之建祠肖像於學宮之側朝夕瞻依其下若周人之其棠然邇因風雨飄剝色澤非故今邑侯馮公適至潔已愛民修廢舉墜一以侯爲師範捐俸若干率邑耆民郭邦藩等舉舊祠而整飭之維時邑之民富者輸財

貧者効力懽欣鼓舞不啻子來祠旣新徵文於予以垂永久予惟粉飾之政難塗耳目驩虞之化止及目前侯去已久矣誰驅之誰強之而竭蹶趨事有同心也蓋嘗意侯之政矣奉命而來爲乙卯孟秋時秋禾正茂旱魃爲虐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衆心皇皇莫必其命侯齋沐爲文禱於群神曰令有愆宐譴令移之歲民何辜且無歲將無民無民終無令也一禱再禱精誠懇至未幾而甘霖大澍禾稼芑芑竟以有秋民曰非吾侯至誠格天吾儕皆溝瘠矣邑耆衿士積學修詞頗稱濟濟乃庶子

以後歷五科得雋者每科一二人而止侯曰此形家責也構奎光樓於泮宮之東南隅高敞丹碧表於一方且費取諸公帑役傭諸遊民工役之煩民不知也迄今三科舉孝廉者十人第進士者四人士曰非吾侯翔建文峯吾輩有遺珠矣邑士瘠民貧徭稅繁重乃爲酌徵收之法嚴禁耗羨且追呼之役不入於閭閻需索之端盡絕於胥吏侯天性嚴明洞悉情理兩造盈庭片言而決直者欣然以爲得平曲者亦輸其誠退無後言又申保甲之令肱篋屏跡重武斷之條豪猾革心庭絕舞文之

吏衙無盤踞之奸更淡泊是甘節儉是崇米鹽薪水買之常俸并濫其值諸行戶不知有官也大抵侯之政不爲近功小利而務爲鞠育撫摩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卽漢廷循吏何以加茲治行卓犖各實懋著天子召爲西臺御史益弘正論不闡嘉猷紛囂以息國是大定海內稱名執法焉三事九列旦夕且至佐聖明而登上理垂之竹帛區區一邑之感一邑之思哉蓋嘗論之二帝三王之聖其功其德何敢妄有軒輊乃予邑秩祀成湯者數區他聖不與焉何也湯禱桑林爲予邑地程子

曰桑林在晉城西七十里此足以徵矣桑林一禱而廟
食者三千餘年未艾乃侯積誠懇禱與六事自責者何
殊侯不難以其身為余邑請命而邑人肯愛其力不為
侯報德哉然則崇廟貌而敦明禋雖百世可知也今日
以祀特為之造端云侯名仲號葵明山東淄川人萬曆
丁未進士

明邑令楊公生祠記

張慎言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為循吏者意謂有奇蹟可紀乃
次其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養畜諸靡密煩碎之事

至考其世亦不過溫良有讓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
而已曰如斯而已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守令於百
姓父子兄弟也無所用奇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
且遠矣未嘗不作而歎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
今之從政者艷稱能吏治以豪敢武健為愉快且曰治
末世不當如是耶然方畧條教尚未及古邳都者流造
請問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此政嚮者所謂俗吏也宛
立揚明麻以已已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縉紳先生
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為能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殊

安之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於斯長於斯也與其桑梓無以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民有犯未嘗重笞扑之其爲治不令人怒明府旣易直又厚重少文迫而後動卽貴賤賢愚不肯如世俗斬然別白禁奸懲惡亦不以束濕嚴峻爲名無以厭少年喜事者之心故亦不令人喜然先是歲雖儉率多半獲又鮮盜賊百姓日務農桑明府行所無事大畧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關中賊踰河而東尚在震鄰辛未夏河曲賊逸而走汾以南遂闌入吾土時大兵尾其後復踰烏嶺而西

邑禍未甚憐士民率狎視之云析城底柱之間果爲賊所忌然明府諭吾民收拾蓋藏晨夜爲備而士民不知也比壬申秋七月望後一日賊從高都來以數萬衆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殺掠慘不可言沁方泛漲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無幾明府遣丁壯勇敢者縣賞格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歸又爲舟子所誘半渡而沉之越四日賊拔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以數萬從沁之寶莊入邑之望川諸村屠掠與首秋等遂爲十日留至二十六日始起行嗣是秋杪之十七日冬首朔九

日仲冬十一日蹂躪四境至二十七日越黃龍嶺遂躍馬於城之南明府臨城督守令發飛礮賊應手而落至末冬朔一日明府趣尤將軍夜襲賊於封頭斬首百餘級奪贏馬財物以歸又犒發游擊白安於朔三日擊賊再敗之賊從崦山西奔去無幾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灣諸村越癸酉元日賊又出沒縣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西賈樸羊泉間謀至爲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間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復至邑上義下交諸

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以出未遽嘗敵張旗幟爲疑兵以示有備至望後越初夏賊或在中寨白澗或至獨泉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五月再至潤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無月不至後先積賊衆且不啻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凡三易裨將暨材官率所部主客兵過吾邑者積亦將強半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倅司李往來無虛月將驕卒悍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非禮之禮爲彊項者所不堪先是尚能悉索敝賦勉充壺漿嗣且不登半菽疫厲大作民死者又半

於殺擄公私如洗賊與兵之來率如風雨明府諸所爲
城守捍禦之具之法之事宵旰勤渠手口卒瘁辛苦萬
狀無俟覩縷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芻餼無算諸
行李往來廩資餽牽竭矣卽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子
來恐後二三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
非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何以卒無怨言當壘
恥時諸喜事者且不難以明府三尺刻轢豪富一切從
事謂累千金可立致爲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
諸縉紳先生暨父老再四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

之乃次第舉行不至縉井羸瓶也何道而使民至此卽
百姓願效子來而明府不恐之色不得已之苦中心達
於面目仰之者率爲惻然方軍機倥偬人率辟易變色
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之色其朴訥少文迫而後
動仍故也士大夫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天下緩
急固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反
失之木彊惻悞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衽席卒享無事
則明府絜已愛人民信之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
而後求其斯之謂與夫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

計効於七年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古所謂循吏者善人
也諸能吏浚文舞智詐龍術御凡事稱勇敢臨縣無逋
事摘發如神驟令人喜然去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
者百姓之耳目不驚不令人喜不令人怒然蘊籍冲深
緩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慕而咨嗟詠歌之則
吾明府是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故曰守令者天
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州人萬曆己未舉南
宮崇禎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行

邑令李公去思記

喬映伍邑人見人
物

令邑以民心爲本令有久近令之善不善以民心之思
不思覘之至於今日未久而使其民歡依樂戴一聞其
去如嬰兒之失乳哺呱呱衽席魂夢不能捐割若夢沙
李公之於吾陽爲僅見去公乙未進士

聖天子加意是釋之任郡邑者一著賢聲不計歲月輒
詔取入內公以是爲令不半載舍邑以去去而民思之思
之不已擬祝之學宮纂之縣志勒之孔道屬其詞於不
佞夫仕宦之陞遷往往以去思形於歌咏大都位顯則
歆羨生勢崇則阿邑至威重則佞倖集前有所于後有

所冀去思之說類出於此而公則異是公廉總敏練
面玲瓏下車來絕苞苴平訟獄慎徵發懲姦釐弊造士
敦農禮賢懸困以及均審編蠲荒租恤驛站皆其粗跡
唯是真誠懇惻一念與百里老弱聯屬灌注不爲可喜
可愕以震耀耳目而人之沐實惠也如行霧露中潛相
霑潤不自知覺無幾何疲敝振興呻吟騰躍令人飲醇
饌高而不能言卽言之而不得悉者矣蓋公爲人如珠
走盤如潭映月一人之精神剗剗可供十百人之用周
旋中禮譚吐快情聚施協衆此陽民之所以不能忘也

公諱繼白字夢沙河南彰德之臨漳人辭曰毓珍鄴下
莫邪干將振衣西上千仞翱翔丰度踟躕月霽風光烹
鮮小試騶瑞麟祥起疴剔蠹扶弱抑強省刑薄歛攸暨
如傷老幼安堵時物阜康替月而已百世莫忘青蓮詩
句玉局文章水壺媿潔瓊樹揚芳邑嗟不造花別河陽
擁車析麓臥轍沁旁戀戀赤子遶境徬徨公猷始茂公
德正昌直存三代頌賡四方熠熠桃李鬱鬱甘棠擢膺
台鼎惠豈一邦公應念舊我梓我桑瞻此貞珉屬鼎載
昂式歌且儼遺澤未央

明義士王海表閭記

馬

理

明光祿寺卿三原人

常令之治陽城也谿田馬氏問曰令得人焉爾乎曰有王海者義士也其爲人事親孝恭而儉積而能散好義而聞於上獲表厥里焉夫亦匪夷所及矣夫曰其詳何如曰父在不敢自專事母聞義稟命而行喪葬不以貨財不作佛事哀毀而已然三年不入其室非孝而何有攸往目不邪視舉足安重衣不重帛食不重肉積其財將有爲也非恭儉而何其積也水旱人饑則賑之歲終親舊不給則賑之貧不能婚者婚之病不能醫者醫之

陽城縣志

卷之八

里

死不能棺及塋者棺之塋之爰立義塚焉士學而無資者資之鄉鄰子弟宜學而未能者爲延師教之爰立義學焉避兵而來依者一士一民皆養之思歸而不能歸者歸之有稱貸而不能償者則焚其券河隄之決也則出財補之非能散而何盜之起也有桺庄屯賊劫庫而殺人則會兵平之有王德周兄弟聚嘯而劫掠則會衆擒之張士兒之亂也則佐以糧芻及壯士勦之湯家集屯賊之亂也則從薛御史鳳鳴兵討之大盜劉六劉七之反逆也白諸官請給帖文行事察鎮無儲者散麥五

百餘石豆二百餘石仍出貲率人築城鑿池建門及樓造諸兵器火器禦賊賊至東破蕭縣南破永城西破夏邑北破碭山乃攻海所居鎮海守且戰賊攻不利且索財講和不許賊退俘獲馬騾三百一毛不取白巡撫鄧公璋給義勇士焉鄧賞功給銀二十兩受之送夏邑縣修學時總治彭公澤劄付海會淮安朱指揮兵歸德萬指揮兵截殺流賊二兵不至海捷後白彭叅二將咸抵罪焉彭兵五千過鎮餉以熟飯千桶兵食之不盡徐州將陳經領兵至鎮不理兵事唯徵錢賞妓夜飲海曰此

亦賊也令義勇夜執而晨縱之陳愧而遁王堂及何都御史天衢征勦令家人從征餉白金百兩事平奏聞蒙敕賜表閭曰好義坊夫是之謂義士然聖天子旣表其僑居所矣陽城其本邑也令乃不能奉行德意昭其行以勸善安在其爲令也茲欲豎石東郭勒其行何如谿田馬氏曰昔布衣之士鄭有弦高魯有曹劌春秋書之戰國有魯仲連漢有杜子春史漢書之論其功肉食者未能先也今義士犒師則弦高之儔其禦寇而保衆則曹劌與其倫使其遇變而當途用事安知其不與仲連

子春同其烈也彰其義以勸吾此誠令之政也今其行之故令曰諾義士字大量陽城上佛里人弱冠從父爲賈韓家道口鎮常令各文英亨丁本和涇陽人嘉靖壬寅歲令陽城云

石少叅里人頌德碑記

白肩昌

邑人見人

今夫薦紳之士在國而令國之人頌德也難在里而令里之人頌德也逾難蓋在國則提衡在手揮霍維意尚存而庸庸退諉無所表樹爲其下叢指側目憤惋不平者至於在里則閭閻利弊氓庶苦樂咸良有司事雖抱淵

謀讜慮而權弗貸已議罔率一非亶具大俠烈鮮克起而創非常之原者欲以市義枌榆鑄勞金石憂憂乎其難之矣吾友翥雲石公當舊成居憂家食時析城王屋間有潢池之遺某等千人嘯聚險阻出沒靡常邑西南一帶被其荼躪四絕爨烟縣令諸城李朝夕督市肆守睥睨無寧晷監司寧夏焦數督兵征勦卒無如之何當是時士紳惓惓懷殷憂間相晤揆策又言人人殊公獨奮然曰吾視彼雄悍負氣弗可激也激之愈憤且箐林窮谷安所任兵戈恃有德化耳乃屏去騶從單騎趨山

中爲宣布朝廷恩威指畫貳服利害皆膝行角崩泣下
沾襟曰公實生我從茲水火惟命公語令立功自贖某
等卽踴躍斬馘不服者若干人公知無詐僞因移牘台
司爲之畫眇澮給種稔假耕具勸厥宿辜與之更始邑
西南隅村落三十有六皆得優游隴畝公之力也於是
里中人咸嘖嘖頌公德不置閱數載邑大禔民不聊生
挺而走險南北諸山曰孤曰崦素稱岌業群不逞營窟
其中聚衆幾萬縣令定興李籍子弟爲兵伍卽以前歸
命某等數十人統之某等曰一可借力以報石公矣爰乃

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殲其魁敵其黨邑賴以寧某等不
第不爲邑患而且爲邑削平禍亂脫非公安能至此於
是里之人頌公德視昔有加頃遼將某發難自幽薊邢
鄴轉掠而南以迄澤潞屠鹵甚慘將抵邑境遠邇洶洶
如沸羨計無所出公遣使入其營諭止之某捧公札卽
麾其衆野宿沁磯秋毫無犯邑之東偏如白巷郭谷素
稱膏沃率安堵如故蓋遼兵公舊部也雅服公往松山
潰圍時衆困棲筆架之島饑饉矢竭業數日不舉火矣
公募海航若干艘破濤宵渡遂全活其衆五千有奇某

因深德之以此報公比出邑境百里而遙卽大肆焚磔
罔所忌於是里之人頌公德者手額道舞十百於昔矣
公爲人豁達抗爽饒權畧有殊膽如含光之刃雖荆棘
什襲而鋒猶熿如遇事直前胸不胃毀譽禍福之見以
故梓里以身任之不啻良有司卽旁矚者陰懷讒妒而
公屹如山岳弗爲動不佞嘗慨士人縮通綸束功令尚
猶掇拾故事塗飾聽觀及一旦解組旋里門自謂官箴
可追輒求田問舍股削不遺餘力里人方畏避不暇而
冀格外蒙休乎藉令第旦暮遇其舊所部修厥前却池
魚之殃正未有艾也因操觚紀公俾鄉里後進益知所
風厲浣濯而比於義至公所頌德於國者則有旂常鍾
鼎之言在不佞其何贅云公諱鳳臺乙丑進士時以遼
東寧前叅議居里中

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

李繼白

本縣知縣
戶部主事

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
之蹂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剪伐告平
而屋廬非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
供億者不過二萬餘凋弊之象不堪矚目也其東道諸

鎮稍見蕃衍西南山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遊仙南
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處於豺狸狐兔之間寥寥烟
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閣板複道盤蛇石積榛封
竟不可問菑藝矣以故闔里不過百餘丁更有一里一
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蓋額稞全徵以熟地之人包荒
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尚多拖欠而官民俱困勢必
至於居者亦逃生者亦死熟者亦荒困苦呼天
九闡何極前當事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
恩

陽城縣志

卷之八

渠

今上之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興弊革中
外肅然覈其戶口凋斃荒亡有據也乃蚤夜繕封事爲
民請命

上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刺使傅公實
協乃心力贊翊厥事其查駁再三太史郭公以謫員在
臬亦觀厥成焉部覆無異於十四年二月疏上免傷亡
荒地五頃七十四畝於九月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
頃四十七畝前後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並地畝加增
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零

天語煌煌一時清豁數十年婦子哀號官胥瘁瘠而不可
望者公竟毅然舉行於指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蓋公
恩流全晉陽城不過如黑子之著面而月落萬川隨境
照徹陽邑如此全晉可知也全晉如此天下又可知也
況今司農告匱動勤支度無不議裁議汰以佐內帑或
上羨以報首功者誰其以蠲除數十萬請之不懼披鱗
撻忌時勢難行者乎惟見之既真奏之必篤而事果有
濟可見

朝廷未嘗一事不愛民也或言事者敷陳未切鮮中機宐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七

耳夫以萬不能應之徵冊籍空存催科罔效坐使鞭朴
日斃何益 國家何如大

賜恩蠲俾民見其永無賠累也從此招來力墾以自實其
身家假之數稔則荒者可盡然而戶口蕃殷稞徵克裕
可復當年之舊熟夫多費用者之所以養財也廣蠲資
者之所以足國也畱富於民而報及在土萬世之利也
近日江南大困情事如此奏章數見何若以我公之撫
晉者撫之同歌

皇仁之浩浩也公此舉蓋功在億世澤被兆民陽邑之吏

茲土者亦爲息肩釋累愧未能竭蹶從事綱類引伸以
宣

上德意加惠一方也爰採輿情而記之

棲龍潭記

俞

時

明巡按御
史

陽城之東有九女臺臺以左飛嶼壁斷殊岫珠連削如
劍立森若戟攢洞口亂開人跡罕見唯有飛僊可到爾
圖畫縈迴燦乎金銀城也而四山之湊兩崖之交伊闕
上聳禹門孤懸有怪石不知其幾丈許橫臥促駐於其
中雲拳電跳蛇文龜章手拂之滑膩如流脂已爲方外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

絕秀及轉步下睨得水一泓名曰棲龍潭者蒼然元然
清然冷然盤渦伏流奇成自天瓊漿玉液其可食人大
早祈禱洪霖輒應或以萬石投之咆哮轟轟暗響移時
杳莫揆其底極君子以爲歸墟之壑也僻邑窮郊誰其
爾知如昔賢所品於江南諸水者畧弗及之蓋所謂李
密未見秦王爾故可以觀才矣俞子同孟子小谿王子
及泉登焉竟晚眺賞實難忍割蓋若此潭以予輩相爲
知已云

東坡文峯記

張應詔

陽城知縣
見宦蹟

邑左二里許有陵聳盤若屏頃談地理者謂宜建峯於上余聞而釋之因徐觀邑之景遂質諸邑太宰王公曰風氣形勢天造也裁成輔相人能也邑隸於晉故稱名勝今觀行山培氣槩濩水瀉詞源而前後若右面俱疊嶂層岫環峙而向之宜士之中選者接武高出而奮庸繼起矣第是陵在左屬青龍若亞於三百今若剏峰於斯用以補地之所未設而氣運文運將必渾淪涵蓄百倍於昔矣公曰然因於新建甄城之後諏日庀工鼎建此峯不浹旬而告竣峯南領爲巽方爲文明之象峯亦不可少因竝建焉二峯高竝四境壯觀依然龍盤虎踞之區茲爾邑士自是登虎榜占龍頭躋樞屢要嗣王公而迭興俱爲名世碩輔亦知此峯之自云

重修靈泉寺記

白所知

靈泉寺在邑西北四十里翠栢屏列甘泉鼎沸蓋勝地云寺始建莫可考稽五代時僧洪密有異行受知後唐明宗敕恢廣厥址司空圖記存焉嗣後修而圯圯而修具載貞珉國朝正統丙寅更修以來百五十載歲月旣久佛殿就傾寺僧惠秀覽焉心震謀諸僧惠勤惠來相

與戮力募邑人士得錢穀若干訖日戒工趨事惟謹以棟宇樸鑿之以戶牖雕削之以垣牆增築之以佛像繪飾之金碧黝堊光彩絢然已又以餘貲補修諸殿經始於萬曆甲午夏落成於乙未秋諸釋子欣然幸有所瞻依而演教事矣乃徵予文以記歲月予曰爾諸僧之修佛居也知佛教乎知所以修乎夫佛覺也覺迷也人心一有所着卽迷一無所迷斯覺覺則佛迷則凡佛教之所重也覺之何以戒定慧是已戒矣定生定矣慧生慧則覺性圓明妙用不滯千江無水萬里無雲其真景也

而莫得要領無所持循故有數隨止觀還淨六門入之入其門而精進不已廣大寬平何所不包聲色臭味何所不知此不戒之戒而定慧自來釋言因果此耳在日前不在異日在身世何有來生經稱三世諸佛止以已往見世來生爲言卽孔聖無意必固我之謂乃地獄報應影借以誘人於善與儒者畧獲陷阱之說頗同非真有地獄也佛書傳於異域世沿習皮相而不察耳下此而齋醮禱祀卽佛書不載而僧以愚世人且以自愚乎誠修而戒而定而慧胥至焉覺已所謂佛弟子也知所

修也。佛宇抑末也。至於最上一乘燈燈相續。口口
相得。是龍女所獻。而東方朔竊之。西王母者。雲門云。乾
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此釋迦所為証
佛。而道光所為証真也。一而已。予不敢為。而僧人人望
矣。予也。服堯舜周孔之訓。究修齊治平之用。與汝佛不
啻蒼素。顧惟三氏之書。頗從人聞。其梗槩。而且以束心
矧以人治。人諸僧。寔以佛教為標的也。不然。逃綱常名
教之外。而從耳目四肢之欲。以佛書為衣食之媒。視佛
戒若桎梏之具。即日取佛宇而經營之。藻績之終其身。

無暇晷。非佛弟子矣。明眼者尚三復於斯言。

忻城山新廟記

白肩謙

惟忻城名山載在禹貢。隸陽城縣治西南七十里。古有
廟祀成湯。宋熙寧中。河東路旱。神宗遣使禱。應封山之
神嘉潤。公賜湯廟額廣淵。之廟歷元祐宣和。尊崇神祀。
恢飾殿廊。幾二百楹。金世宗太定間。廟災。入明。世累事
營繕。鄰境兩河之民。每春夏交。感齋沐。奔走拜取神池
之水。用鼓樂。旂輿導。供行宮。曰虔歲。事秋穫。後各即其
宮而報賽焉。改歲又然。循為故式。以斯疆內。屢豐休祿。

不爽明末季廟再災致適連旱荒兵燹大作以迄于改
革議者僉咎匱墮所由而啓啓子遺救灰弗贍靡任修
舉之役順治十五年丙申夏憲副石公適于山倡神瞻
顧咨嗟爰集二三耆庶曰某國某曰某倡謀資募會有
道士某本自上黨軍人來矢願事神單身胼躓荒竄虫
獸之區誠與神通輒能驅丐遠邇裹餽負齎升木山之
四高陶土鎚石震怪不沮旣其勤苦用編日緝月卒踐
厥緒乃因廟舊址改立正殿五楹東西陪殿各五楹肇
始于丙申秋至康熙改元壬寅春訖工用財凡若干後

七年歲戊申道士請紀其蹟於碑而徵予辭鑿諸石竊
度茲介壤形觀維赫出雲興雨法協于祀典矧昔先神
存湯以六言禱於桑林振古爲烈山左偏地名適符相
沿謂是聖王功德昭被在茲山靈攸配承傳滋久庭壙
渠我匪尋常淫瀆者倫屬今

皇帝臣庶萬邦仁澤四洽神游效美祥雨暘時若不膺康
年凡附山郡邑有家士大夫爰及父老子弟莫不欽受
顯賜卜自今逮於後庶幾恪恭新廟亦越四方有衆瞻
依異稱罔或敢怠厥事俾爲神愆肆神將永佑之於祉

哉碑是以告

重修三靈侯廣禪侯五瘟神合祀記

白肩謙

邑西郭有古諫臣唐葛周三侯祠配以廣禪侯五瘟神廣禪侯所司牛羊孳息之事在在禋祀與田祖共御獨三侯原委未詳相傳侯生前伉直歿而靈爽率五神糾察善惡默用款抑廟食有以也惜規制陜陋風雨浸壞里父老李朝相等謀出社積資若干佐以化導庀材鳩匠飾而新之殿宇門廡視夙昔闕敞壯麗不啻倍蓰既

落成乞言於余余竊窺天地之氣有陰有陽而鬼神效用於其間故曰二氣之良能其見之人心則正直邪佞之攸分中之人體則清和沴戾之迥異此三侯之所以生而直諫志在戢奸歿而掌瘟又靈在痺惡總以其氣之浩漑炳烈害淫福讓與人之精誠相感通焉夫人身之氣固以道義之慊不慊爲盛衰當其精誠之至衾影不愧時三侯允惟呵佑豈待夫牲帛盥薦之彌文也哉且邑西郭有孔廟關帝廟戴聖教則從而祀之仰忠義則從而祀之今三侯之祠赫然與之鼎立歲時祈禳奔

走趨踰者疊疊恐後則以侯之聰明正直壹其志而帥其氣也藉使保是誠敬之心以去非遠罪無卽於凶羣然樂赴乎疇祉惠迪之會至於奸頑化善人多將此時之爲鬼神者但有扶而無抑有福而無害疫癘除絕氓庶壽康則侯之功德其永有助於政治之所不逮詢先王設教意也不亦休哉諸父老聞而稱善因勒諸麗牲之石

聚奎堂三賢侯記

陳弘度 邑人諸生

堂舊名映奎名聚奎自今日始映奎而象賢侯於中不

自今日始聚奎而象三賢於中自今日始首新鄭次淄川次陳州新鄭諱良臣清操介守愛民如子于學舍東偏建堂五楹顏曰映奎聚庠之秀者治俱具給筆札多所造就凡甲乙科及學使者前茅皆公品隲士又創有造亭延塾師羣童蒙而肄之一時文教大振擢瀛洲去紳士以堂爲公甘棠地肖象其中稱東里王公云淄川姓安氏諱伸性嚴明人不能欺大旱禱雨立應尤加意學校先是魁星象在敬一亭公以奎璧乃天上圖書之府不宜偏處就東南隙地建閣移象祀之拜監察御史

捐俸羸息佐士子憇八膏費祠舊在儒學門右甲中之變
居民請易公祠爲武安王香火而以公刷新鄭焉陳州
楊諱鎮原爲治簡重不見喜愠之色與士大夫吏民交
若其桑梓壬申癸酉流寇數犯邑境公多方捍禦時客
兵往來如織霖雨浹旬城數崩圯公冒雨繕葺晝夜督
守賊知有備稍逸去民賴以安迄今稱巖城焉以內召
給事黃門臨終戒子曰陽城我桐鄉吾獲歿必葬我于
是墓在今南壇都人士新從專祠迎置之今歲新閣因
併及堂五星文明之象因舊名顏爲聚奎二賢固久妥

此堂也與哉城南因及保有此城者而三賢者食其利
服其教畏其神遂與此堂終始矣不然昭祀典則名宦
存繫去思則豐碑存樹人望則其鄉之俎豆存何取乎
三賢之有是堂也贊曰古稱三不朽以今攷之三侯庶
幾焉分俸贍士遺澤無窮豈所謂立德者耶淄川是已
保障宜民樹德樹人豈所謂立功立言者耶宛丘東里
是已嗟乎人亦有言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
其事哉斯堂是已



傳

鄭忠肅傳

元史

宋

濂

學士知制誥浙江人



鄭鼎澤州陽城人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不妄言笑
既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戶歲甲午
從塔海緝卜征蜀攻二里散關屢立戰功還屯秦中未
幾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以兵圍興元鼎率衆修復之
破宋兵解興元之圍乙巳遷陽城縣軍民長官庚戌從
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雪山
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行敵據扼險要鼎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河波濤洶
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
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禽其王大理
平師還命鼎居後道經吐蕃全軍而歸辛亥入朝帝問
以時務鼎敷對詳明帝嘉納之賜名曰也可拔都己未
賜白金千兩從世祖南伐攻大勝關破之繼破臺山寨
禽其守者胡知縣乘勝獨進前陷泥淖遇伏兵突出葭
蒲間鼎奮擊連殺三人餘衆遁去帝急召鼎還使者以
聞帝曰爲將當慎重不可恃勇輕進遂分畀衛士三百

人以備不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輕與敵接
秋九月帝駐蹕江潯命諸將南渡先達彼岸者舉烽火
爲應鼎首奪南岸衆軍畢渡進圍鄂州戰益力別攻興
國軍遇水兵五千力戰破之擒其將桑大尉責以懦怯
不忠所事斬之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太原兩路萬戶
阿藍荅兒渾都海之亂鼎分率本道兵討之二年詔鼎
統征西等軍戍鴈門關監遷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三
年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
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鼎乃導汾

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上黨之粟修
學校厲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七年改僉
書西蜀四川行尚書省事將兵巡東川過嘉定遇蜀兵
與戰江中擒其將李越悉獲戰船八年五月改軍前行
尚書省事十一年從伐宋十二年鎮黃州夏四月改授
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毅大將軍賜白金五百兩十
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移鎮鄂州夏五月斬黃二州叛
鼎將兵討之戰于樊口舟覆溺歿年六十有三十七年
董文忠等奏鄭也可拔都遇害其叛人家屬物產宜悉

其子納懷帝從之贈中書右丞謚忠毅後加贈宣忠
保節功臣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謚忠肅子制宜

鄭忠宣傳

元史

宋 濂

鄭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至元
十四年襲父職大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時鄂闕守俾
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地狹
衆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
災或言於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爲變宜捕其疑似者痛
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柰何濫及無辜不答一

入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
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
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
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
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二十四年扈駕東征乃顏請赴
敵自效帝顧左右曰而父歿王事惟有一子毋使在行
陣制宜請愈力乃命從月兒呂那顏別爲一軍以戰功
授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明年車駕幸上都舊制樞
府官從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

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二十八年
遷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
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
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污乎帝賢
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
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于有司積年
不能理制宜奉詔而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三十
年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濶遠羣寇依險出沒昭
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師徇二州道經

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
少年匿兵器爲姦旣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
以勞軍斬計龍于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元貞元年
有制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與制宜連署制宜以員
非常設先任者當罷俄入朝特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
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
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
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賴之成
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

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人十年制宜以疾終年四十有七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澤國公謚忠宣子阿兒思蘭嗣

原襄敏傳

焦竑 見獻徵錄

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有能聲超擢江西按察使陞山東布政道歲荒民饑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入爲戶部左侍郎奉命河南巡視民瘼旣值畿內大水朝廷發帑遣官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分濟命傑總理其事全活甚衆丁內艱家居時江西盜賊竊發江西仕諸朝者謂傑得江西人心非任傑不可詔奪情卽彼督捕事寧改左副都御史處置流民奏設府衛各一州一縣八以行都司總轄之凡招流民以戶計一十九萬一百七十有奇墾荒田以頃計一萬四千三百有奇又訪有屈在下僚可爲有司正佐者姓名及經久可行數事并圖以進上嘉之擢右都御史會南京兵部尚書猷沮之者言南京根本重地必擇其人宜以命傑遂改南京兵部尚書隆敕令事竣赴任時傑

因勞已成疾及聞命益鬱鬱不樂具本辭不允竟卒于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賜祭塋贈太子少保錄其子宗敏爲國子生傑靜厚有守樂聞讜言誠心待物任人不疑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卓偉使國家百年意外之變一旦潛銷默定其功益亦不可掩云

楊貞肅傳

林之盛

字貞伯游江錢塘人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稜稜有風岸初爲刑部主事獄重囚數百久桎梏多斃宗曰此曹罪死卽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食飲令三日一櫛沐蘇活

無笑王忠肅薦知嘉興郡僅携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起歸清直不屈凡遇謁上官長揖無加禮某臬啣焉無所摘偶府公移至書日惟一二無初字因以爲失宗曰吾書日從曆加初于數乃俗吏過爲防閑耳竟無如何府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與秋等里役緣是侵漁宗廉知其害迺併徵于秋後計秋糧得羨補其數遂蠲夏稅興學閔農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及良馴狀民所疾苦爲興革有勢要子由

官謀擄縣豪竊帑金無敢誰何宗至收治御史行郡
欲出之廼詰宗曰盜失主誰對曰朝廷又詰曰原告誰
對曰知府御史慚而退又清軍御史孔某者挾威凌有
司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訴府御
史恚甚欲訐宗短一日直入公衙宗引入臥內几上惟
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宗復啟視之御史
愧服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索賂宗直與芟藕曆
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
曰諾卽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某市布絹又出牒取庫

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此幸與券附案他日磨勘內
臣咋舌不敢受在郡誅鋤奸豪束手歛跡然亦不過甚
但得悛卽止嘗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人改行杜門
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繼宗識之使人召
之來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御史楊琅具善政
奏聞旌異以覲入京巨璫汪直聞其名欲得一見宗不
可人皆危之宗不介意一日憲宗以廉吏問直直以宗
對滿九載陞浙江按察使威信益著憲度振舉貪墨吏
望風避去初璫臬諸司所川咸辦于下鎮守內臣張慶

索供日費萬錢宗一切革去慶兄敏在司禮時於上
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懼不能害成化
庚子監測試得二上卷卽具服焚香再拜爲朝廷得人
賀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不由
學校作養無以勸後人因以旻爲首後華中辛丑狀元
旻甲辰狀元以內艱去悉取署中器物付之有司一篋
自隨惟衣數襲大明律數冊制終起左僉都御史巡撫
順天清戚宦占產還之民權貴歛迹成化二十一年星
變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適峒猺猖獗官兵數

萬不能制宗單車往諭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某入其
穴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日幸得見天日宗因詰其
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
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未幾卒于官宗居官三十餘
年所至民懷吏畏廉聲正氣滿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
其名初宗不見汪直及直行邊欲交宗聞宗居憂特往
弔宗衰絰候于墳所直趨至墳拜起手捋其鬚曰此間
楊君名今貌乃爾對曰某貌陋但虧體辱親未敢也直
默然時直威震海內不屈者惟宗一人莊景府志云嘉

與人物莫過陸贄名宦莫過楊繼宗錄其實行以萬古
其人于天下張寧云漢楊伯起以清白著猶有可卻之
金蕪子卿以死爲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治郡久無敢
暮夜及門者抵宦以來蕭然獨處齋閣尤不多見云

藐山先生傳

田六善

邑人戶部
左侍郎

明三百年清流之旣種於靖難盡于奄奸毒於盜賊陵
夷於渡江而老成典刑漸沒盡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君子讀張太宰藐山出山紀畧未嘗不嘆息痛恨於其
間焉太宰生負夙慧爲童子及諸生有聲一受知大冢

宰王踈菴先生再受知趙縣宰許郡守吳督學與撫軍
希繡白公逮成進士文章聲譽已不脛而走其得時行
道在神宗時爲良吏光熹時爲名御史歷懷報爲清忠
亮節之元老卽其生平槩可觀也當其捷南宮長安卿
士私謂詞林增一文學載筆之人可爲史局得人慶值
神廟倦勤暫停館選僅以例授山左之壽張彈丸僻壤
游刃恢恢再調曹曹之政莫苦于河工俵馬逋稅曲爲
申請約已裕民邑至今便之明初用人無資格中葉以
後非由翰苑不得端揆太宰居嘗謂士不親民不得周

知民依如進士釋褐授庶常方讀中秘書自驟躋華臚
鮮不執成法以禍亂天下以故兩爲令皆著賢能聲尋
擢西臺多所建白出按屯田夙弊一清三案事起抗章
剖陳至櫻羣小之怒當軸者修舊隙嗾其所私中以墨
法與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三君子並逮繫廷尉三君
者皆斃於獄太宰遣戍酒泉蓋羣小素憚公猶畏清議
欲收爲已用如蔡京之於龜山王振之於文清陰狡一
也酒泉故荒徼地詩文可娛山川可尋日與彼中人士
解書正藝酒泉人知嚮學自太宰始懷宗立誅鋤奄黨

晉秩少司寇以鞠獄失出歸罪此囚無赦法于公之門
高大矣子孝烈隨以壬午捷賢書癸酉秦寇發難築同
閣以禦之保全鄉人無笑戊寅召起左司空董修南郊
饗殿成親郊問髯者誰左右以對懷宗爲改容所條奏
本末兼治改官練兵諸疏悉中機宥畧見孫甘海承澤
傳中庚辰大被分俸遍三鄙復遺書孝烈設法全活甚
衆已改南大司農州郡游饑諸庾告匱時海內多難勞
心運籌卒之庚癸無呼以老病乞閒疏凡七上不報復
遷南大中丞首劾江寧墨吏條憲肅清甲申之變聞孝

烈殉難喜曰兒得死所矣嗟乎死生亦大矣以孝烈之
死爲得所則太宰之生其爲未得死所可知福藩渡江
閣部史可法題王銓政拜吏部尚書明自文皇帝北平
兩京並建畱都惟大司馬有彈壓權餘悉吏隱闕曹吏
不習成事受事日一意屏絕竿牘選望推補首疏薦吳
牲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黃道周解學龍張國維祁彪
佳左懋第葉廷秀姜曰廣陳子龍等十七人急宜擢用
羣小旣失望劉誠意孔昭以前江寧令之故指所引用
人皆先帝罪臣廷臣僉曰太宰職在用人宗社新定不

宜以此相牴牾坐是凡三疏求去不報移居宛水疽發
背卒先是馬士英阮大鍼結羣璫賄賂公行貂蟬盈座
置國事不問而以私意快夙憾旣鋤異已又竊爲一網
打盡之舉借以傾覆東林如要典之獄貳心之獄門戶
之獄詞連太宰縱騎逮治或謂禍且不測當急遁太宰
從容曰言四朝老臣不敢避禍計惟畱此耿耿耳賴朝
廷素知其直得免後南都人追慕遺型謂太宰僞宛水
請入五賢祠與謝李韓范晏稱六賢云其紀畧末有曰
奸臣賊子何代無之然未至有如今日之甚者於戲自

清州去國而揆席無人矣倪黃道消而寒蟬結舌矣馬
阮盜柄而國隨以去矣太宰文章足以華國才畧足以
禦變學術足以輔成君德言論風采足羽儀一世使其
生當成弘豈不明良喜起見一堂都俞之盛惜也平臺
之召有同宣室南庠之改無殊左遷潔身於濁亂紛挐
於盜賊繫命於權奸奄豎不幸而與東林諸君子鬱悒
悲憤淪胥以沒也悲夫太宰名慎言字金銘學者稱爲
藐山先生大父昇以嘉靖丙午庚戌成進士後六十年
而太宰亦以萬曆丙午庚戌成進士與竟陵同榜聲氣

昭合詩文稱伯仲列朝詩選云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
有別調蓋知言子履旋卽孝烈別有傳

東谷先生傳

徐元交左都御史
江南人

公諱肩謙字子益山西陽城人也祖銘父所蘊崞縣訓
導其先世自陝之清澗徙陽城遂爲右族公生而穎異
有奇表比長博覽羣書工文及詩年二十二領鄉薦三
十八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遭國變謝去避東山
谷中自號東谷居士

皇清定問搜訪人才監察御史傅景星上公學行徵授內

翰林秘書院檢討與纂修明史

上雅重公才丙戌分較禮闈是秋典順天鄉試尋升弘文院侍讀轉侍讀學士充纂修明史副總裁官辛卯奉使江南湖廣祭告會

覃恩得進階中大夫秩三品

制詞褒美祖父母父母封贈悉如其官先是公以奉使便道省慈母於家壬辰使還丁慈母憂遂家居乙未再起秘書院侍讀學士既至

召見太和殿命書真草唐詩一紙進呈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三

章皇帝大喜賜御食轉國史院學士輪直禁中

詔令諭旨多出其手凡內宴龍舟太液之游公每與焉

上嘗從容顧問既退輒對左右嘉歎不置一時榮遇亡與爲比九月典武闈會試充通鑑副總裁官丙申轉吏部

右侍郎協理京察以廉平公正爲物論所推服會

祖訓告成賜銀幣鞍馬改左侍郎特

旨授刑部尚書疏辭不許乃就職時開國之始

世祖神武英毅以釐弊懲奸爲重刑官奉職救過不暇知公守正不阿才諳明敏故有是命公首建議謂朝廷宜

崇寬大作刑法論及題署中詩以示意所鞠獄無大小
中外稱平焉戊戌奉

命賑濟順天永平二府還推禮部尚書

上以明刑重任非公莫可不允廷臣請未幾以議江南考
官事從輕論失

上指命降一級仍畱視事考官方猶等既置重典會復有
投匿名書揭於道者云舉人程度淵賂部求寬適

上駕出見之立召諸臣鞠度淵南苑卒無左驗

上意稍解公退作至德祥刑頌以獻上章乞休不許九月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四

蘇松巡按王秉衡犯罪公主另議免其孥入官被

旨召詣宮門面詰公援律以對占據詳敏

上問何人主筆公對曰臣主筆

上云爾何得主筆對曰臣忝刑官之長據獄讞報主筆固
宜

上怒下九卿議罪時倉卒懼禍且不測然

上素鑒公忠直無他亦不深罪也越四日貴授太常寺少
卿公不以左官介情思有以盡其職考正雅樂辨定合
祀備殫思力尋升通政使

今上嗣位公多所建明會有

詔許寃民叩闥而切責通政司壅闕下情公嘆曰下情固宜通然今之相率而訴於朝者非真負深枉而不見理於有司者也徒使猾吏黥民得有以挾持其上非所以禁奸宄崇國體也詎甯告訐之風趙廣漢行之一郡而其既也民囂然而不靜况可自朝廷啟其端乎率同列抗章爭之尋報可凡有寃非經各司申訴不爲理誣者抵罪著爲令公遂以老病屢疏求假旋里期滿部檄徵再疏力辭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詔以原官致仕公常謂道寓諸庸而中者其體時者其用故其得請也以歸庸名其齋捷戶著書潛心理學雖賓客故人稀復得見以康熙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公未卒時預爲兆先人之墓側自爲文以志之別爲一槭屬子方鴻待卒而后啟之具身後事處分甚悉而其大者則謂曾經罪降之官勿訃聞於有司勿乞朝廷卹典勿求人作志文干譽嗚呼公可謂澹于榮利止乎義命者矣公往奉使江南余以文受知於公既官京師又朝夕奉公誨故知公事特詳公生平忠誠悟

主慈惠及物肅而能溫廉而有執其學主朱考亭薛文清
論者謂獨得其宗所作詩文皆根抵仁義原本性情非
浮華枝葉之比其官翰林吏部也以文章著作激揚士
類爲已任數被寵遇益自卑牧無滿假之意晚官司寇
則一以明允平恕爲心至屢獲罪不悔在史館時所得
恩澤悉以予姪及卒易名請卹之典不以上干此尤人
情所難然自筮仕中更九遷游歷孤卿而立朝僅十二
載豈非秉君子之德具古大臣之槩難進易退以道自
將者耶公少時師事司農藐山張先生一見決爲國器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歸田以來惟與安邑呂公見齋蔚州魏公環溪同邑張
公伯珩往復辨論講小性命之旨故其成就尤備所著
有東谷詩文集歸庸齋集桑榆集輦下新聞林下晚聞
學言家譜祭約等書藏於家子方鴻舉人博學工文能
世其業云論曰學足以守先言足以垂後才能致當世
之尊而不矜其寵力能回萬乘之怒而不易其操生則
辭榮歿不干澤古所稱大臣陽城東谷先生足當之矣
嗚呼先生誠備矣哉

張中丞傳

林之藩
福建人

公諱璿字伯珩山西陽城人少穎慧讀書數行俱下過目輒成誦久而不忘鄉里稱神童其大父教之總章數法三遍卽通曉乘除之義大父奇之曰他日亢吾宗者必是兒也性莊重不從羣兒嬉戲十二喪母以家貧未獲厚塋心痛之益矢志從師聖心格物之學儼然有儒者氣象十五補弟子員衡文者訝其有蒼古色十九舉於鄉二十成進士觀政回籍祖猶及見之越二年授河南原武令縣經土寇殘破鎮兵戍守井邑蕭條公僅携家僮三四人泣任蔬食布衣不異寒素時頓兵馬給芻糧皆井井有規民不攪而兵亦克安且察地畝之荒蕪與人戶之處徙者申請上臺入告

朝廷悉除其租賦十之八一切與民休息聽訟惟以理析曲直多方勸誡民悅服而退無贖緩之擾事故無細大必經心目不假手於胥役及開荒令下公親履畝授方畧原隰杭稼悉有條理申報必以實不冒邀功以病民里馬官自牧養作興人文獎勸有方故縣雖荒殘之餘獲有舉於鄉者清廉仁愛聲溢於四境乙酉分校豫闈拔士十二人後成進士者八人皆知名於時大冢宰中

丞臺御史臺交章薦公爲天下縣令第一行取入
朝原武百姓遮道擁留車不得行擢御史已丑出按四川
蜀自獻賊作亂屠戮殆盡

清兵開土止拓保寧順慶龍安三府及潼川一州以保寧
爲治所文武官多假授公加意優恤治民者論以潔已
愛民以需後効治兵者論以東兵守法無肆誅求請撥
牛種五萬散給兵民許以三年外方徵輸以勸之耕計
年終奏報除接應軍需外貯粟六千八百有奇疏請督
學使者以興學校頒憲綱以肅吏治一切以寬政勞來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還定安集之十年草昧之地賴公而耳目一新遠有晉
撤巡方之議且甄別賢否而去留之公以潔清敏練在
特留之列辛卯巡鹺淮揚淮爲羶途一染指膏輒汗人
公至去蠹役之美法者潔已自治革諸陋規權貴人過
淮陽一切請謁皆謝絕之親詣鹽所抽掣引鹽罰其夾
帶之數以克公餉計十三萬歸

朝廷親闕民訟不假手屬吏責治虛詞以杜刁訟錠狀之
弊往時獲私販必究主藏以故波累富民往往破其家
公惟按律治其犯者不輕寄耳目於人尚感公德咸嘔

就公相戒不敢犯公法四歲積引銷行殆盡皆公設法去滯有以通之也及解任計正餉外溢額二十三萬有奇疏言因往歲委官之故所以夾帶甚多今臣親行盤掣照例割沒倘以後諸商能凜遵

功令則割沒不必爲例不然則臣今日之舉反爲後日厲商之階還臺考覈舉朝動色交章推轂晉公大理丞尋轉府丞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未幾

世祖嘉公清忠

特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九

褒封三世如公官撫臣兼理兵民機務樞密前此皆以親舊大臣踐其任公受知特達感激圖報表率文武却饋遺抑貪墨務芟莠稗以植良苗且簡易儉樸蔬薪之需取給於家秦當破傷災沴之餘軍興煩費公長才肆應綜理緩急悉合機宜舊撫軍本標撥四川降將十餘員俸給不足公察絕屯田地計口撥給以示鼓舞安反側上疏言各府歲徵解餉宜貯本府就近兌給又臨鞏兵奉調西寧部議餉運軍前公疏請用西寧額賦抵銷復虞臨鞏近邊請移漢兵鎮標駐秦州使兵得就食民免

變折以爲建威銷萌計時藩兵駐劄漢中鳳翔民馳驅雲棧歲運米豆二萬負軍前費至兼倍物力俱困公請以漢中額賦辦納亦如西寧例且行其法於他鎮著爲令甲俱奉旨可此皆隨地通變酌盈濟虛必使兵民兩利而後卽安時因餉缺部議各省地糧畝派練餉一分慶陽延安平涼諸州縣臨邊貧瘠舊額正賦原不以畝計而練餉必計畝徵之數溢額外民苦歛扑至有焚廬而走者公特疏乞罷部覆未行旋奉

特旨永停各省練餉舊制寧甘延三撫與兵會有撫臣不攝軍務之

旨議裁三撫公疏割所轄臨鞏慶延平五郡民務分隸三撫以彈壓邪萌且使錢糧刑名便民易處至弭大患釋罪囚疏通鄭白二渠水利澤及萬姓撫秦二年善政種種秦民戴之如天地父母辛丑乃調福建督糧道去秦之日百姓輒轍郊原頂香如雲揮淚成雨祖帳壺漿遠及數百里閩海波時揚藩督諸鎮堅銳雲屯日糜數百萬雨極交下公獨能洞達利弊革陋習息鼠竊覈壅滯

通緩急信出明納使商旅効灌輸之命士馬有飽騰之
樂且軍儲多出上游四郡前時舟舶輓運入倉斗斛諸
費需率百端民不足供吏朘剝公肅清積蠹推心置民
腹中而民得受實惠公亦以憂民之憂得疾不起竟卒
于官年四十有二中外惜之以爲

皇朝以來歷是任者未有能出公右云論曰官惟廉則飭
已嚴立志清於以肩重持艱裕如矣然廉必介介則多
刻故以趙清獻包孝肅之賢難兼以量而公持已容人
無畸清畸和之弊持大體秉特操高明而運以沉潛節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一

愛而本之寬裕忠誠足以基遠猷文章足以鞅盛治蓋
理學經濟名臣矣惜哉天不假以年也

吳孝子茂傳

楊繼宗

邑人見人
物

孝子天性孝弟父諱英景泰六年卒於家公甫七歲母
李氏成化十有五年亦故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
過禮頓絕方甦旣葬始蔬食水飲塚上自造草舍一間
僅可容寐廬居泣血公祖名鵬年幾八十子名道童年
方十餘歲鄉人憫其祖老子幼恐廬墓成疾俾祖男兩
失其所是可憐也拆其廬疆扶以歸公復築室墓側獨

處營墳食糞斷其糞澼形容顛顛鄉人見其不介滋味
又恐久而成疾約數十輩躡坐懇勸再四堅執不從自
是鄉人感其孝無間遠邇供蔬果煤炭地里土厚水深
每日遠數里汲水鄉人往往送水煮粥孝子心不自安
及去墓北百步許掘地得泉水湧盈尺足具一日飲食
之用人以為孝能感神墓在幽僻山嶺之間非周行通
衢過客聞其孝不憚跋涉多往顧焉兼饋菜乾菹用
不能盡人以為孝能感人母性嗜西瓜公塚邊種瓜蔓
延塚上二帶並生狀如兩岐之麥人以為孝能感草木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三年不入城市不與物接誠孝子中之翹楚也成化辛
丑十一月二十三日服闋鄉里數百人迎孝子歸第適
予丁內艱效君子不没人善之意特作一律贊其孝云
時成化十七年也

田節母王太君傳

王崇簡

禮部尚書
順天人

田節母王氏今鄉史六善之會祖妣也賦性慈順及笄
歸田公實堅事孀姑嫻婦禮俛眉承睫盡心誠慎姑訓
子期繼先志節母左右勸迪無媿古雞鳴儆戒之誼亡
何田公亡節母年甫十有七悲哀絕水漿姑泣曰汝欲

相從地下耶如七月之身何不爲田氏宗祊計耶節母
僮默久之遂以大義自斷啜糜而起越三月生士珍事
姑日謹劬育遺孤以禮自防範無發齒舉足之失迨姑
以天年終田公尚有弟實栗節母拮据襄喪塋不以士
珍召訛而委其務於叔也其訓士珍尤切俾事賢傳旣
而孫子振振箕裘奕業節母堅持一操歲月遙深幾七
十年年八十有六而卒鄉人皆稱爲節母云按舊制婦
人夫死不嫁年未三十逾五十例得旌其廬節母十七
夫亡迨沒時已八十六吏其土者上其事于巡方乃俾

載之邑乘而不上聞何也嘗稽春秋二百四十年所書
克全婦節惟紀伯姬一人無乃民庶之事不從赴告雖
欲書而不得與彼婦之節生春秋之時而猶有不遇之
憾於節母不能無感矣雖然從一而終婦人之常道也
非大不得已及毀禮敗防之流鮮不以節終而蒙褒旌
者或有其湮滅于無聞夫豈少哉節母雖未膺旌廬之
典而子孫衆多經明行修科名相望天之所以厚節母
固在此而不在彼矣嗚呼是可書已王崇簡曰婦以從
夫爲義假令節母殉夫世雖賢之而田氏之世何以滋

太平子交待御見其兄弟並成進士紹述繁衍福澤之
深長有自來矣非未亡人克全七月之遺腹何以有此
節母非獨以節著其田氏宗祊之發祥與

喬節母田太君傳

徐芳
明澤州知州江西人

陽城節母田太君是爲文學舜庭喬公鳳鳴之婦太君
父曰畚爲邑諸生有文行而文學公父南溪公慎擇婦
獨儀田氏世德乃通灼太君歸文學公年十五中闈恭
肅無苟言笑獨於所當務輒能代畫佐理于是姑賈孺
人熟太君賢甫期月卽以壺政屬之曰有是婦何憂未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四

幾姑棄世舅繼有室太君事之謹如姑繼姑之愛太君
亦與賈孺人等文學公年少負雋望所交皆一時名輩
每筮日角藝衿履雲集太君身視觴盞必豐飭肴加禮
而居恒簪荆曳綈凡約已蓄力爲文學公地者無不至
文學公固勤學太君又從旁黽勉之一室相莊以爲益
友亡何文學公邁遽疾三日遂革太君一慟幾絕屢兩
日夜不復飲勺水示必死家人勸慰多方不少易竈後
田太翁語曰若誤矣若以一死爲足報地下哉且若天
不幸早世猶幸而有二孤若成孤孰與生卽幸而生亦

孰與立若夫真死耳千鈞一髮繫若孤卽繫若身之生
身存孤立而死者賴之孰與俱爲燼哉吾以爲若義未
得死于是太君矍然久之勉技淚哺視二子蓋是時文
學公已生伯集先生彬方數歲而仲太朴公朴猶在襁
褓中也太君旣已強起爲文學公治喪事奄然縷息實
不勝瘁又時哀感過當遂寢疾十數歲不愈一切家政
小大皆從枕蓐閱指畫之尤嚴督二孤以學二孤就家
塾已延師傅必日呼問所業每至再夜則孤檠短榻坐
兩孤牀下使誦日所讀書而已倚枕聽之聞雞乃罷未

幾伯仲先後成邑諸生太君色喜疾至是漸愈伯仲工
古文詞兄弟倡和爲詩有聲嘗讀書白巖東山間僮僮
鶯鶯出入必反告絕跡不聞戶外當時邑人士稱孝友
及經明行修者咸目喬伯仲太君夙教然也無何伯公
不可諱而前三歲仲公已先捐館舍一子又繼折太君
大憾閱三月病遂不起卒之日惟有伯公之一子耳伯
公子鶴山公映伍捨頰長號太君與訣曰爾宗方危惟
學可以振之吾終待爾瞑耳後十數年鶴山公用文章
起家聯第爲少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左春坊左贊善

贈伯公爲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母張贈孺人繼
陳封孺人于太孺人少需之喬之宗竟自此大云太君
十五歲歸文學公年二十八文學公見背得歲六十有
八計其中稱未亾人約四十餘年南城徐芳曰古有之
歿易耳立孤難誠哉是言夫人情感數極義不返顧視
捐七尺若敝屣當此之時慷慨激烈不必盡奇男子及
夫候遷境易情染外濡貞堅中蝕豈惟巾幗鬚眉難之
矣故曰寧爲烈無爲節古今來處人家國之變孤踪壹
意四十年如一日者幾何人也當太君邁文學公變時

淚枯血溢幾遂欲以烈見感太翁言而遽緩之支顛續
絕卒以翼二孤有立且佑啓太史公歸報地下可云不
愧矣此所謂見其大而重擗其細也此四十餘年中于
夫爲子於子爲父又爲嚴師于孫爲祖於僮婢爲家督
于喬氏祧爲宗子合數丈夫之責負之一弱女子嘻不
易矣太君而歿喬之世孰與振之然非太君卽不歿亦
未必能竟振之也或謂太君撫兩孤良苦而又再厄疑
非天道嗟乎此誠不可知物之遲榮者厚實莫嚴苦如
霜而木山以萎其苛于殺乃其篤于生也當其凜栗摧

折圓不能取枯落而花葉之也自昔嫠婦稱孀而鉅公
名人恒由以興如李景讓柳仲郢季文伯歐陽永叔諸
公非其明驗與且太君不得之子而得之孫又可謂非
天道耶予又聞太君性慈惠理家有法所承先世遺不
出二百金費數十年無大匱三黨中有饑不能食寒不
能衣喪不能塋者太君必粟之襦之棺之嗜善如此顧
獨不喜作佛事此豈獨節其才與德皆有不可及者嗚
呼惟太君爲能厚植以有太史公也惟太史公之賢而
賢而能不負太君植哉

衛節母賈太孺人傳

喬映伍

邑人見人
物

前人有言曰觀旌摧節誼事未嘗不再三歎也夫始寡
而過三十者勿及格謂易也終寡而未五十者勿及格
謂難保也乃及格矣而守令不爲請部使者不爲陳則
非朝廷章闡陰教意也旨哉言乎若賈太孺人者可謂
及格矣而何以勿聞陳請曰是有故前此吾陽陵賢士
大夫僉謀舉節請坊矣而太孺人殊不欲曰吾其以節
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且一坊所費費何
等曷若以周諸貧乏者卒勿許太孺人旣勿噉名入亦

罔敢以名進于是賈太孺人益爲可傳矣賈太孺人者何賈女而歸於衛也稱太孺人者何以子直指澹足公貴例得封太孺人也賈之在邑其家曆簪紱者多矣而燕翼貽謀實凜凜有法師不外索擇宗族年高而有文行者任之以是勿言丈夫子也雖衣褐者咸就學肄業籍籍有女士聲無父母貽罹焉太孺人年甫十五歸於衛贈公衛固陽陵望族也論者比之邠王矣贈公性清剛不與世緣爲伍常鍵戶讀書窮昏旦罔輟數日夕不出青藜綠字太孺人實克襄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偕

伉儷者入稔而贈公竟無祿太孺人誼篤簧翻哀毀之餘幾不難以身殉又復自念上有舅姑下有藐諸孤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先是太孺人之姑倦於勤亦旣以家政悉委冢婦矣至是則躬操井臼探籌握筭左有右宜且贈公同母弟六人姊三人咸在孱弱太孺人旣秉家政悉身任之爲之諧昏媾成產業長子孫蓄租卒瘠勿憚勞苦甚至扉履黼衽之屬俱手爲裁製一歲中纍纍不知其幾也舅姑實享其逸而太孺人無矜色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如是者二十年兩尊人之喜可知

也迨舅姑先後繼逝而太孺人哀毀有加揚俗殮殯事
極豐世胄之家動費頗不貲太孺人曰無論風俗也吾
情之謂何而敢以天下儉其親乎傾私篋襄事凡窀穸
營兆之大塗車芻靈之細罔勿極盛都人士咸嘖嘖歎
羨以爲慮非女子之所克肩方贈公卽世澹足公載四
齡耳太孺人從襁褓中口授詩書迨韶齡教誨倍嚴澹
足公有所需太孺人則以書誘之如所誘而後如所需
出就外傳太孺人中督其成稍或不馴輒收夏楚人曰
夫人止一子何嚴爲答曰正准一子故無容寬爾卒以

太孺人教甫三十成名進士筮仕商城政教所及天中
同高橫溪同潑也然興利去害罔勿秉太孺人教所以
新鄴之民旣誦杜母而尤誦杜母母時太孺人家居澹
足公遣使以一縑致省太孺人詫曰是何爲者麾之不
納使者適言及商邑北津無梁事卽日致十五金倡成
之以茲北津卒無病涉咸稱誦太孺人之德于勿衰謂
此諸魚梁封鱣加一等矣澹足公以廉能才惠奉

大召代巡江寧至則敷獎釐奸惠文嶽嶽望風震懼信良
御史也而太孺人待之嚴栗有加每書達必敦勉之曰

面忘而父之清剛攻苦乎而父志未逮待諸汝汝其無
驕無虐無自欺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兢兢業業庶
無忝爾所生也澹足公隄誦曰素志也是以舉帷鄣地
所至有聲墨臬某自揣囹容致八千金冀得倖脫澹足
公厲色叱去之卽舉以入告

當宁太孺人聞益喜更移書獎勸故澹足公得盡力彈劾
無使滋蔓江寧數郡咸尸祝之議者謂太孺人之嚴氣
正性玉成澹足公又不當僅與李御史母之還贖米脚
錢同年而語也今年己亥太孺人春秋六十有二矣而

嬰鑠彌甚步履如舊鬢無霜華所以厲躬者愈勤所以
持家者愈儉性慧善嘿記錢穀千百經時累歲而口占
授美無有舛誤詩書卽未甚深解猶能暗誦身衣阜綿
污澣不置親督績紡機杼軋軋自朝至于日中晏不爲
疲也雖甚熾昌而常戒履滿甚欲悉屏炮膾一意清齋
其生平不欲妄費一錢而於施捨賑濟事則畧無所吝
以是里人皆被其休子一名貞元卽直指澹足公也孫
一名欲可承太孺人教方舞象博學能文補博士弟子
員贊曰女子以貞節名矣而無濟于實用則獨善猶未

奇也夫至上而舅姑施於孫子內外大小咸嘉賴焉是
與直以女子之身而爲丈夫之事不言孝慈孝慈者難
與比矣不言才能才能者難與比矣豈惟貞節之及格
爲當陳請耶自昔陶侃孟仁何無忌李景讓之母咸能
畱名史冊乃在太孺人則猶超而上之者於戲賢哉

白節母衛太宜人傳

陳國珍 陽城知縣
見宦蹟

陽城白節母衛太宜人者大司馬桐陽衛公諱一鳳之
季女也幼婉嫕有士女聲贈學士見菴白公諱所蘊聞
其賢爲仲子委禽焉年十八歸贈郡丞聖符公諱肩恒

爲元配是時庶姑成秉家政其所以待子婦者嚴慈互
濟太宜人不以嚴而踈不以慈而翫離離肅肅偕如媪
王淑人婦事無遺雖生閼閱而能無貴倨氣中壺喁喁
惟是贊襄夫子以勤學而已伉儷者纔十稔而聖符公
不祿太宜人百以距躍百以曲踊蓬首毀容絕飲食者
幾宵旦蓋欲以身爲殉也司馬公慰勉之曰死易爾立
孤難汝蓋爲其難哉蓋太宜人舉子女者三長女許字
崔生濟初仲女許字崔生澤初尚未曰嬪也卽今開封
郡丞員嶠公諱方熙是時才七齡也太宜人奉司馬公

命稍稍進飲食又三年而見菴公卽世太宜人益允熊
茹荼以廸員嶠公嘗誨之曰汝伯父母卽汝父母孺子
其勉遵於訓以無墜家聲伯父者大司寇東谷公諸肩
謙伯母卽王淑人也太宜人亦事司寇公與王淑人禮
無異尊章歷三十年如一日迨員嶠公學成筮仕歸德
太宜人時以清勤寬厚訓誡之以是砥操清白聲望大
著順治癸巳以

卓忠肅聖符公承德郎如其官封節母爲太安人命服輝
煌一再御卽屏去謂員嶠公曰未亡人所以忍死獨存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者以汝父齋志以沒汝未成立耳幸有今日惜汝幼
及見之淚泫泫下又曰先司馬五十年仕宦不得罪
各教者惟事事兢業時時恐懼用能望隆朝野爾此
之洎員嶠公擢開封郡丞加贈聖符公奉政大夫封
恭人爲太宜人得有今稱太宜人平子婦家居躬紡
親操作周給三黨事人無少長咸稱太宜人儉樸仁慈
同生無出其右者乙未冬員嶠公以

事輒掌得疾太宜人亟命解組且曰藐諸孤得有全
已屬天假毋不知止也員嶠公乃移疾去歸而北

養日循太宜人之教於勿衰今年巳亥余奉檄修輯縣志庠廩田鳳翥等以狀來公舉入志余謂太宜人者二十七而寡礪操堅苦今年五十有六其中稱未亡者已三十年矣可不謂難乎遂傳之以入于志俾後之興者有所觀感云

銘

龍巖石龕銘

白所知

釋祖湯素嚴戒律行苦志堅每昕夕誦經餘五十年歲
辛亥六月六日方誦法華經忽野兔徐入龕內蹲經案
前湯曰汝何爲豈欲伏吾法事脫汝蠢質共入無餘涅
槃而滅度乎吾爲汝諦誦汝其諦聽兔昂首傾耳若有
所受者誦已麾三去不去徘徊半日自巳至申湯曰吾
送汝歸路兔從之全與出門踴躍而去異哉夫龍聽法
麟悟道釋子類言之儒者以爲幻妄斯兔也闔寺所共

陽城縣志

卷之八

目覩豈妄與狎鷗馴雉古語有之語忘機也湯其大類
是乎予雅重湯交契且四十年故爲刊之龕門以俟傳
鐙者采焉萬曆壬子七月吉日省菴道人爲系之銘曰
倬彼山巖維石嶙峋泉水澄碧旣清斯盈誰構招提爰
處高僧二年跣武畢世獨行伐石爲洞繞棘爲門朝諷
貝葉夜讀金文有兔綏綏來戢晝聽磨之不去拊之不
驚彼狡奚知動物惟誠

海會別院種松銘

張慎言

黑入太陰雷雨垂白摧朽骨龍虎處吾以狀大雲之松

而不知其所終良爲之惆悵而徙倚只愁明月消爲冰
猶恐清陰凝作霜吾以狀虎谷之松而不知其所始又
爲之躑躅而彷徨今海會之松拱把爾望虎谷大雲殆
如雲耳而下憶所不可知之祖又如今日而緬想無懷
蒼天之太古吁一刹那頃黛色叅天霜皮溜雨異日者
躑躅彷徨惆悵徙倚翛然杖履於樛樛謾謾之下者試
問諸衲子此何人斯非我也耶諸衲子惘然而不我許
止止不須說但道今種者誰氏之子是崇禎戊寅嘉平
之望虎谷迂澗無用爲余支離之喬若梓要所終爲無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二

終之終原所始爲無始之始

懷古坊清德井銘

并序

白肩昌

邑治西坊爲懷古居民櫛比日需水以千計皆取給西
城外之永惠泉頃以烽急城門晝鍵民乘城縋取殊勞
頓且戒嚴時懼敵窺伺又莫敢乘城民困澗轍匪伊朝
夕矣雖頻爲浚井計輒以艱於及泉功弗竟甲戌冬邑
侯李公蒞吾邑禦災捍患百廢振舉暇日詢民疾苦闔
詞對如前公聞而念之乘輿周覽方域忽指城隅隙地
曰水在是矣命鄉耆某等手授俸鏹俾董其事戒勿擾

民於是里之衿紳衆庶感公德篋食壺漿共贊襄之揮
歃縋者不浹旬而報及泉矣溢涌四注味甘冽如醴首
以一杯奉公公飲而色喜次及紳士及鄉三老持杯吮
歃咸驚詫爲靈異因名其井曰清德蓋邑治建自後魏
興安時改邑不改井城內之井不一而足皆苦澀不能
熟菽粒或僅僅射鮒未有齋溲湛甘若是井者語云有
非常之人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後有非常之功
是井之謂乎粵稽井肇自軒轅伯益倣之龍登元圃神
棲崑崙養而不窮列于五祀漢耿恭虔禱而井泉騰起

唐韓朝宗諭神而井水驟甘井於人事相應若枹鼓是
地困水若干年公以旬日開非常之原垂永賴之績非
清德所感詎能致是傳曰水有四德孔子見大水必觀
焉釋氏又侈水之功德而八之余以爲水之德皆公德
也灌溉羣生如公之慈揚清激濁如公之介惡盈流謙
如公之虛和而難犯如公之勇汪洋千頃如公之度量
滔滔莫竭如公之才猷澄泓無滓如公之廉潔須眉可
鑑如公之慧照晝夜不舍如公之勤勞隨器方圓如公
之權智非公肖水德水肖公德耳清德之井良有以也

公惠澤方新賢聲鵲起自有采風者勒之薦剡非余所
敢觀縷謹飲清德之井而系之銘

下穿地脈上應星躔古歌擊壤樂彼寒泉陽胡酒轍用
汲迤邐烽馳告警巖城晝鍵挈綆提罌奔走市鄧汜至
未編老稚沛顛李侯至止維民所恃令職既修百務斯
庀爰念曠乾哀此生齒乃詢耄耆乃相方陟鳩工命鋪
惠我赤子曾不煩勞愷澤伊始玉甃斯陳球欄載新乳
寶石髓涓涓潏潏庶民子來功成浹塗歡巷舞酌醴
飲醇侯不居德遜讓逡巡摹厥口碑被之貞珉

六簋銘

頌龍章

從不廢者讌會之禮最難繼者奢侈之風嘗思桓元子
三升十鬻陸太守謹奉其言孔休源赤米鮑魚范侍中
忻狀其飽載諸史乘用挽頹風不謂至今竟難言矣山
珍海錯雅求異產爲良薦豆陳枌必擬方丈斯貴甚而
七箸竭中人之產屠宰干上天之和亦若宜狀罔足爲
怪豈非習俗溺人滔滔莫返邪

龍章

幼生吳會恒恐服

奇而志淫長讀唐風竊慕思深而慮遠媿茲謏質承乏
各邦乃望平陽蒲阪之區山河猶是及躬蟋蟀樞檢之

舊歌咏已非則今日而期易俗移風其急務必在與奢
寧儉夫人情相耀匪僅濫觴世法隨波祇緣角勝今既
未能抑情廢會置此酬酢之需亦烏可時絀舉羸值彼
饑饉之後昔者脫粟自奉齊國推高剪韭延賓洛陽競
倣以古準今豈真不相逮之遠乎何況居山以魚鼈爲
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則殺哉胡庸求
異且陳饋歌以八簋九十養以六豆則治具又奚取過
繁苟先從讌會一端共相汰損次及周身百務率戒紛
華則惜有餘以歸造化畱不盡以貽子孫古道復存世

俗攸賴矣還淳返樸實有厚望焉爰製爲銘敬告同志
銘曰

賓主言懽必極水陸秩秩初筵祇一寓目物力艱難應
酬繁縟請酌其中六簋已足果核隨增壺觴量續以儉
救奢憫時惜福

賦

海會龍湫賦

陳國珍

步商林以遐矚兮遂躋坤維之上游聆香梵之幽妙兮
爰叅帝釋於神州驚長波之浩灑兮遡潺湲之薄流來
象外之冥悟兮滌衆有於浮漚於時朱明旣謝白鷺晨
飛青楓遞引丹桂初輝詩詠杜陵之句聲人歐陽之扉
雲翳翳以徐起日靄靄而餘暉泉涓涓以吐溜風拂拂
而畱衣朝發騶於東郊夕擷芳於水曲憶枕流於孫荆
同悲思于宋玉聊登眺以銷憂亦徜徉以免辱歷幽巖

而凝神濯心胸而止足爾乃挂驂駐旆穿林涉徑法鼓
風傳疎鐘竹應八樹鬱蔭五芝鮮淨想勝因以遺塵宗
淨理而生敬雨花飄帝子之香迸水濕列真之乘石俛
首而悟機狂克念以作聖瞻紺殿之崔嵬旣金楹而玉
鳥乃蘭栢之繪靡亦山節而藻梲諸天無情而有情觀
世玩迹而滅迹浮屠絕業以干霄鳴鐸麗天於咫尺若
夫清流瀾汗古澗沖澗滲滲滛滛瀝灑灑灑滌雲錦散采
於沙汭之際明霞揜映於沼沚之中漾萋萋之文荇浸
落落之長松鶴侶翱翔而容與鳧雛頡頏而鳴嚙醴泉

地出奇壑天開清借姿於灑露香挹美於鄴醅窮源旣
通乎潭府遡流遂漑乎長涯氣勃則懷襄陵岳怒張則
吐納風雷濼潤瀆瀑漩環淪洄或觸品嶸而山立或排
巖砢而龍堆混萬形于一坎包衆象於微隈乃若天朗
氣清宇宙澄寂微塵不飛纖蘿不折輕風颺激不成文
遊雲蕩影無畱跡宛演涵淪困茲滉澈恬鱗顯見於陂
池芳芷參差于厓側丈人曳屨以長嘯野僧振錫而高
唵或招隱淪之什或發羈客之音一觴以適口半濯以
疏心覺遣興之不盡慮入山之不深夫何思而何慮豈

有懷之莫禁及夫羲御回輪於虞淵之谷大明撫轡於
金樞之鄉引元兔於通馗集素娥於中唐風篁成韻沉
漑流漿潛蛟出伏遊鮪淵藏混澣灑渙澄澹汪洸標之
以翠翳泛之以浮菖琴高乘鯉而遊衍青女臨波而靚
妝豈羨沉湘以濯纓徒悲靈均之任石緬彼江濱以遺
珮還憐交甫之褫魄惟岷山其濫觴亦盈科而激濤伊
大塊之無窮悟濶下於一轍哀有生之須臾空歎逝於
朝夕於是游目旣遍體適心閑入無出有物我俱元還
自然之妙理齊萬彙以並觀同古今於一致邴逍遙以

永年拙毫命楮是用作歌歌曰金風起兮河漢清周原
辟兮百穀成順帝則兮民之生適余懷兮長天秋水乎

陽城縣志

卷之八

詩

五言古

南池夜宿思青蘿舊齋

岑

參

唐人見人

池上臥煩暑不櫛復不巾有時清風來自謂羲皇人天晴
雲歸盡雨洗月色新公事常不閑道書日生塵早年家王
屋五別青蘿春安得還舊山東溪垂釣綸

夏日憩海會寺

李

裴

明人見官蹟

終日苦擾擾見僧如見仙空山芍藥開朶朶畱春妍老僧
頽我笑酌酒重陰邊俗軌犯仙刹塵面慙靈泉優兒四五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一
人信手揮鳴弦夙昔歡歌聲聽來咸可憐山聲晚悄悄白
月當南天木末生微颺終夜來涼烟摩頂既不遂買山良
未緣半醉謝僧去無復意談玄

長谷道中同張明府叔宣

于達真

明澤州知州濟南人

乘春出行縣茂宰聯鑣前躡影千仞谿總轡萬尋巔俯身
接危磴仰手捫飛岩山濶嵐氣多道惡徒汗肩輕風扇微
汲石上流湍湍馬首犯夕陽忘歸信垂鞭翫物昔所嗤茲
行爲抱關懸愁反城邑抱牘紛相喧

海會亦名龍泉前有金谷

王國光

邑人見大物

厭聞華馬喧來此心獨喜樹幽鳥不驚日坐僧初起金谷
會同尋龍泉滿無此撫心憶當時擾擾寧知已

龍泉紀事

楊時化 邑人見人

余友金銘數遊龍泉取其可蠲煩課靜惜好韻未
標靈響空谷爰率吾黨經始疏濬分合隱見畧盡
泉情詩紀其事時天啟癸亥二之日也

龍泉泉有龍噴鏢曾不省意當興雨雲祁祁霑旁境不然
媚幽棲千載儷箕頽何哉恣狼藉終古浸荒梗徒資老圃
情蹄泔濺馳騁井深側吾徒遊歷恒耿耿賴有張季鷹尊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二

鱸歸來頃笑彼買山迂愛茲欲習靜良期互經營攘剔以
作屏發蒙為沼渠次第亂沅整賀汝泉遂遭乃當荒翳永
三歎意在昔浸沒聒鼃龍觀妙詎云足曲折亦已炳來波
立松筠中央紛藻荇文漪晝煩滌清磬宵寐警得閑即過
從流連為娟靚

海會上方園贈古泉上人

白肩謙 邑人見人

朝從金谷遊夜宿祇園樹秉燭聞暗泉穿林犯香霧賞妍
聆妙法觀空得真悟桃李雜天花零落不知數

宿靈泉院

人說靈泉松夜夜，明月光。茲來非月夕，清風生微涼。上方一燈懸，衆象何荒唐。靜坐無聽睹，時聞薝蔔香。

石門詩

萬山奔一城，石門當水口。仰垂千仞壁，清潭俯承白。森然敞雄界，包鑄此重厚。緬自陶唐季，鑿出神禹手。稟靈人物萃，過續徒虛有。竭來據巘巖，風霜滌埃垢。嶽峯萬古心，傾寫寓杯酒。誰能隘六合，獨後天地朽。

登麻樓山

石鳳臺 邑人見人

河清不可俟，避世始縈縈。野老諱余意，招呼山上行。東峰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既翠嶺西峰，亦崢嶸。坐斷烟霞擁，時聽松栢聲。

石塘洞

揚鵬翼 邑人見人

振履躡崇巖，窈窕入深谷。蕭颯雜玲琅，縱橫皆水木。神工施斧鑿，嵌空為洞屋。泉乳破蒼苔，白雲常護覆。層崖暗相度，曲折隨所逐。窮此物外觀，身心如欲束。

登鐵盆嶂

白象巖 邑人見人

霜風吹薄裳，獵獵盤亭路。霄漢插羣峯，揖讓迎馬步。我聞古至人，卓錫雲深處。每歎湖海姿，久昧桃源渡。巒嶂忽蔽虧，古剎因幽護。山花漾清馥，哀猿繞深樹。奇哉咫尺潭，幻

靈趣夜闌豺鳥肅嘔
響高雲度月色映空林悠然
發悟

課白巖書院

喬映伍 邑人見

出郭尋秋色至山反若春
節氣詎有異峻際霜露輕
翳黃映若若皴披縟未勻
鐘響忽幽動客來僧輟耕
茲役爲何業經始非謬管
敢曰志育材卽事效山靈
匠作不侈巧乃言稱我貧
境偏亦易渝慎考與居銘

清涼龕

張擇中 邑人見選舉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
天空秋色淨紅樹冷白雲
過此清涼地人聲迥不聞
汲泉煮新茗石室談玄文
閑寂豈易得塵勞徒殷勤
舞歎不可及憑空眺遠雲

雪中發陽城

趙執信 翰林編修山東人

雪暗成堞高遙見東嶺背
城邊騎馬路寒水明朝靄
颺驚身不飛霧宿山多態
路轉陟峯顛曠望一無礙
前臨若無地岡阜紛破碎
迴視荒烟分適與城郭對
人家儼鱗次雲水互暎暖
鷄犬聒昏朝陰晴作明晦
三日此中居風土佳可愛
夜閣火常溫高齋酒頻載
長途冉冉去佇立心孔癡
太息謂送人勝事應難再

小崦山下瞰石門

王旬 邑人諸生

高秋眺遠空
陟彼東臯麓
曲磴擁盤藤
懸崖森古木
濤從大壑來
水自石門出
浩渺逝長川
嵯峩引溪谷
巉巖猿鶴棲
淵瀹蛟龍伏
突兀聳神宮
風雲簷際蓄
身踞萬仞巔
坐見飛流瀑
嘯歌聲遏雲
俯仰襟懷穆

七言古

王屋山與孟大融

李白 唐人

我昔東海上勞山食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
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
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家掃落花

遊仙洞

衛心 邑人見人
物

翠微屹屹洞門懸化工一鑿雲根穿步入逶迤越里許燦
燦玉闕非人間龍蟠象踞獅聳立垂雲漠漠流蘇連鍾乳
斜墜玄氣逼變幻奇怪數百千丹爐石榻遺踪在信有管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六

人學飛僊曾聞天上白玉京五城樓閣誰攀緣玉華爲宮
銀世界無人得見空浪傳洞天第一王母洞洞中頑石色
色鮮寰中唯有林房洞金亭玉樹可相先玄跡有無不可
信今見此洞乃真然燈火熒煌看不足傾壺拉飲鳴簫弦
明月白雲各有待笑歌互答聲闐闐飄然遺世出塵網恍
若漁父在桃源

石塘白雲洞

張慎言 邑人見人
物

長溪泊水交潺湲層疊轉岫泛崇巖川谷徑復不可度容
裔借雲與間關薄寒中人嗽始煜荏苒雲華稠可剝不知

羽化者阿誰，深鎖雲霞滿。石屋撥雲人，屋椽雲根其中乃。
有靈蛻存灣，環窈窕不敢進。噴薄森沉若吐吞，元氣淋漓
半作水漱之清冽。耳如醴胸懷落落不可名，人能餌之長
不灰半始英英流，層阿激灑蔥籠相曼摩。俄看繚繞搏羊
角迴翔，仍復緣文波恍惚沉吟我，良久乃悟非無亦非有。
不知此雲生於空，又復非空生谷口。我携我友字子丹，其
人綽約癯且寒，手劖雲根置懷袖。云可鬻熟充朝餐。

龍泉行

文翔鳳明提學副使陝西人

險乃在濩澤之西，芹池之東。只緣誤立陽城縣，置之千山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萬山中遂開一坂，衝雲出影，垂長壑半疋。虹使我心悸，骨
寒三數載，夢魂較析城擁紫御青之二百重。此行手縮文
章，璽選僊使者下高穹。九約更掃青蘿逕，無東新鞭白鬣。
龍徑度媧皇補天石，側凌后羿射日峯。緣溪曲撥殘霞入
謾護耳根快送風，巖壁或懸六七寺。澗石頻挂兩三松，羊
腸盤處天如帶。豕腹脹時水似弓，山鳴空應鑼聲迅。早已
傳他寶地鐘，數僧弄管來林杪。林中水嘯玉瓏鬆，從官安
勅蓮花座。行吏開筵堯率墮，筋破團搶雲脚綠。案料琥珀
醞光紅，哇帶萱花新。發蒂旋來采，采不入清供。一枕琅玕明

月老諸天披下裂空濛定雲更起客初寤先問夜來水所
窮武陵源上尋桃片蒼龍溪畔按新宮少霞筆力題軒轅
道真蹤跡誌流溶濯纓手堪攜而子洗耳瓢不棄巢翁忘
却頭醺冠獬豸但知薜荔藉草躡躡錐卓浮圖利天立倚欄
六界落心胸百磴虛無輕挾羽一梯縹緲倦拈筇曲折山
坳停褐蓋扶踈柳頭繫青驄安得幽人函玉訊一一與之
課石淙尤陰信道山中緩桐栢金庭尚待儂堂前且厥春
風帳門外爭排舞雩童我還自道諧僊骨人浪相看擬聖
宗行行探騎來天黨鶴唳猿愀惜大雄未是風塵應償債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八

總因根器有圓功坐三壺兮望一八鴻我所思兮海雲所捧
開慢之芙蓉尚恐他時更署南宮長勞勞藥榜又題封不
放十大洞天濛處去海山院重重爾曹尤自想清丰寂寞青
牛白鹿背仇六稚刈杳莫通我公將何以謝韓衆與葛洪

太行山

陳弘度 邑人諸生

巍巍大形山高與天齊俯視培塿但亦爾爾疊翠嶂兮千
峯延綿亘兮萬里斗折萃律修塗礪礪勁風驅雲根遠嶺
沒山嘴林端落葉鳴木末高鳥起石稜稜巖齒齒今人古
人亦已矣客徘徊其間極目目大際但見長河送流水

五言律

王屋山隱居

劉禹錫 唐人

春來山事好歸去亦道遙
水淨苔沙色露香芝木苗
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
願薦墳窟曲相將學玉簫

太清觀

宋雄飛 宋人

易覺春光老難消夏晝長
閒囚傷道氣嚼句療饑腸
殿古苔痕澁壇高檜影涼
黃冠誰可語試與辨亡羊

陽城道中

楊博 明吏部尚書蒲州人

道出陽城縣乘春玩物華
山田如閣板村徑似盤蛇
深澗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九

留餘雪高崖出故花鄉音頻入耳且喜近吾家

龍泉寺

劉儲秀 明戶部尚書長安人

清晚過名寺淹留日欲斜
年光憐逝水身事笑團沙
山迥

凝寺靄川平散綺霞何時登覺路且復對靈花

龍泉寺

俞時 明巡按御史光州人

山高去天近夜迥聽經長
法星臨慧閣明月過禪堂
不見赤銅葉誰分白乳光
交遊得王孟逸興切文昌

九仙臺

玄女在何處碧臺今尚存
山環挂天柱水遶跨河輪
汗漫

遊仙島崑嶠覽佛門高川逢二妙物外有清論

棲龍池

倦侶雲中合巖輪塵外馳蜃翻臺作水蛟擘石為池廻嶂
崑崙色飛流渤澥支迢遙人探歷從此有相知

龍泉寺

于達真

五馬憚宵征空林法鼓鳴平肩供遠黛交臂戀新晴一水
斜通澗千山曲抱城敢因人吏散聊寄薜蘿情

遊盤亭千峯寺

李

瀚明工部尚書沁水人

雲裏千峯寺憑君特地過細流縈曲澗老樹掛長蘿世遠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

殘碑少林空宿鳥多夜來盤石上對月共吟哦

遊龍泉寺

李

牙邑人見人

林麓開禪境青山俯碧軒迎風松影亂激石水聲喧野鳥
爭棲木山僧獨掩門從容詢舊衲能得幾人存

龍泉寺

李爾久

邑人見人

倦客辭塵鞅尋幽上寶方池源噴玉屑塔際現金光老衲
延情密高朋道契長徘徊情未已岐路再傾觴

登白龍嶺

王國光

石磴穿斜徑靈山仰雨師雲低失亂壑谷轉出青池虬栢

蒼波漾龍宮白玉滋王侯時
秩望遐邇慰民思

九仙臺

宋之范 邑人見人

太行多勝境無乃此為尤
獨立衆山內惟餘一徑幽雲房
盈絕頂簷瀟落中流傳道九
仙女燃燈到上頭

登香臺山

瞻望形何聳登臨景更殊
半空風自拂一點暑渾無動足
移雲靄盈眸拱畫圖興來忘
坐久日暮尚踟躕

崦山禱雨次韻

賈之龍 邑人見人

五月風霾起棗堂獨履憂萬
山趨身道一念格龍湫野樹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晴鳩語濃雲石燕浮郊原
濛濛露點滴頌君侯

龍泉寺獨夜聽泉

張慎言 覽前

清泉非一響高下若相酬
雜以風將暮兼之竹欲秋
坐令諸想淨燈與一龕幽
耳在聲來處真如容自求

太清觀栢霜皮峻嶒蚪枝
繚繞傳是漢唐間物

張履旋 邑人見人

地天應不老此物與年長
共染六朝繡業飄千祀香
蛇龍藏鬱律風雨起蒼涼
安得携書至蕭蕭日坐傍

過海會

楊時化 見前

溪山雨後好所愛招提濱遠近花爲岸繽紛霞映人借非
雲漢歲詎減武陵春避地此中可誰爲一問津

麻樓山

石鳳臺 邑人見人
物

澤氣通山脊石根生羽毛扶踈禽身亂掩映日星高藉蔭
攤書卷看雲醉酒螯相依渾不厭散步嘯林臯

借諸友登九仙臺

白肩昌 邑人見人
物

地轉幽奇合朋從聲臭來摩崖趣勝蹟躡磴嘯高臺落得
踈林隱深秋碧鑑開仙裾縹緲處遺佩雜蒼苔

石塘洞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一

石洞垂天未乘風一叩關吾方矜遠俗世豈妒看山谷響
舒清嘯林光帶赭顏白雲飛滿袖携取到人間

雲峯寺

賈之鵬 邑人見人
物

雲烟幻幽渺遠近亂山橫墦聳諸天迴松濤萬壑驚汲泉
僧韻古眠石客心清貝葉閒披閱吾將證妙明

龍巖寺

張毓中 邑人見人
物

雲紋開遠色嶺氣幻朝曦遙憶曾登處峻嶒一頂尊雨多
農愛力青密鳥知喧歸路適相訊勞予念舊髡

雲峰寺

王曰俞 邑人見人
物

尋幽來僻地策杖古峯前
霜木疎遙嶺秋河落遠天
舟橫孤渡裏雁語夕陽邊
寂寂無人境塵懷自不牽

登海會

李鴻勳

知縣見宦蹟

我來遊海會避俗與尋幽
竹自雲根發泉從石孔流
蜿蜒通曲徑嵐靄溢層丘
安得頻頻醉風塵苦未休

杪秋遊石塘觀龍潭登九女臺紀事

白肩謙

見前

石塘至臺頂不肯不嶸崎
搜剔窮三宿烟霜幻衆姿
朋期頻不易靈鑒若相知
誰作摩崖客山川空爾爲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三

又

東南千仞壁吞吐十年心
所得果幽曠清蒼匪自今
山迴雲洞隱岸逼石潭深
何歲秋濤壯扁舟約再尋

天王臺登望

飛構崇臺上巍然天柱峰
山川畱禹蹟疆域自堯封
世久更新代人誰見古農
登臨無限思日暮有歌鐘

太行道中

田六善

邑人見選與

歸騎隨春至山山花事芬
林深藏過虎壁峭蓄停雲
草屋依巖築荒田帶石耘
問知新雨好可慰舊榆枌

鐵盆嶂

青霄垂直壁危處一龕縣窄路狹猿隔深林虎豹眠岩花
開列嶂石髓滴高天日暮鐘聲落千峯應寂然

遊海會寺

衛 貞 邑人見人
物

世人寬白法土木飾黃金不復悟無上空餘說甚深臺邊
仍虎氣松下亦龍吟寄語菩提子虛空如是心

又

幽絕難為想吟成欲盡刪祇憐魚澹宕空羨鳥綿蠻路轉
層層水天開疊疊山溫言勞童僕莫促老夫還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四

麻樓山

原體蒙 邑人見選
舉

飛來萬仞石孤聳沒青空俯瞰巖前雨平臨天際風啼猿
悲斷峽飛雁避高峯不辨塵寰色蒼茫返照中

白巖坐雲

喬 彬 邑人見人
物

雲意將來止吾心澹與迎卷舒皆有道近遠各生情巖岫
依空靄松蘿挂曉晴匪喧胡匪寂可向老僧明

白龍崦

喬映伍 邑人見人
物

自古神龍地稜層石勢高出泉何湛湛畜雨欲滔滔廟貌
生人肅山靈慰物勞栢長天半碧歷落漲空濤

畱別隱谷

王克生

邑人見人

徒然丘壑靜畢竟拂衣歸此地好明月遠山多翠微梵音
落空響林影餘斜暉古石苔應滿重尋路或非

再入麻樓

白方鴻

邑人見選

暫與青山別紅塵半篋囊偶歸石路淨歛度栢枝香僧自
停鐘鼓鴉羣啄雪霜干戈那日息城野盡羲皇

登析城山

王所善

邑人見選

名山須入眼此日一扶筇天外來孤島河干隱少峰力持
星海注勢領太行宗造極吾寧敢偃僂躡後蹤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過海會禪院竟日畱宿三首

項龍章

知縣

遙望疑無徑鐘聲出翠微山高雙塔迥寺僻萬峯圍爽閣
風頻薦沉林暑頓歸折腰慙俗吏初志雅相違

又

又從巖谷足篋輿講屈過凭欄丹樹合入坐白雲多叢篠
插新篁浮泓映淺莎午鐘入吏散栩栩夢如何

又

碧澗簷端瀉青蘿木末垂蟬聲風斷續竹影日參差飛鳥
凌空疾歸雲入岫遲巖谷方暫洗勿令鶴猿知

華嚴禪院

湯 息 江南人

數折通幽徑尋僧古穴開到門方見寺入屋反無山久逐
風塵醉今知歲月閑秋光應念我許帶白雲還

過龍泉寺

田 沆 邑人見選舉

長安飽世味佳境喜相過層層捨依雲近新篁納雨多陰濃
棲白鳥沙軟襯青莎為問荷鋤者田間事若何

龍泉寺

田從典 邑人見選舉

古寺埋雲樹總瞻堦影微溪喧珠迸落花爛錦重圍寂歷
乾坤小虛明色相歸諸天一迴步頓與世情遠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石塘洞

王拭符 邑人諸生

丘壑此中分奇懷未敢云巖棲龍仗野秀折嶺頭雲絕壁
鬱思理霜花生見聞欲窮山所始居索與離羣

盤亭寺

石 渠 邑人諸生

寺古遊踪少山荒蔓草遮屏風還列嶂臺雨歇飛花殿閉
蛛羅結碑殘蚪篆斜潺潺在上水空自遠怕沙

白龍庵

張蘊生 邑人廩生

龍藏不可測廟貌聳山隈天意難回怒神功欲捍災暗流
疑作雨空響或驚雷翠栢森森護陰風自往來

底柱山

田金 江南人太學生

山容含萬態石骨狀千端怪木盤霞岫羣猿嘯碧巒溪流
春尚凍樵逕雪微寒處處堪畊鑿無人戴鶴冠

海會院藐山方丈

孫如琮 沁水人諸生

曲水瀉幽徑茅軒傍鹿林亂峰青到眼叢行暑藏禽仰止
高人躅叅觀此際心晚來風雨甚松檜更蕭森

清涼龕

王甸 見前

幽巖藏古刹樹擁白雲封曲磴經三空迴巒隔幾重僧閑
時卧石客至每依松歸路斜陽晚猶聞上界鐘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七言律

宿王屋天壇

馬戴唐人

星斗半沈蒼翠色，紅霞遠照海濤分。
折松曉拂天壇雪，投簡寒窺玉洞雲。
絕頂薰迴人不見，深林磬度鳥應聞。
未知誰與傳金錄，獨向仙祠拜老君。

天壇上境

元稹唐人

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夜宿天壇石幢側十五日
得盤屋馬逢少府書知予遠上天壇因以長句見贈篇
末仍云靈溪試為訪金丹因於天壇上還贈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六

野人性僻窮添僻，芸署官閑不似官。
萬里洞中朝玉帝，九光霞外宿天壇。
洪漣浩渺東溟曙，白日低回上境寒。
因為南昌檢仙籍，馬君家世舉還丹。

題北臺觀壁

李俊民金州人狀元澤

幾年空負北山移，今日方知見是遲。
猶憶玉鳧初去後，忽驚丁鶴暫來時。
雖無壁上題名記，頗媿棠陰聽訟詩。
指似荒城舊遊處，西風搖落菊花期。

讀書龍巖山

楊繼宗邑人見人

林壑紛紛落葉明，上方重閣晚來晴。
松巢古鶴風隨舞，茅

塞新谿客斷行西蜀子雲猶寂寞南陽諸葛尚幽清
野處無多事卧聽前溪流水聲

龍岩讀書處挹水大瓢

住近寒溪石瀨幽半瓢新月漾波流取來酌飲思
去漂浮憶許由春甕似移星泛泛金杓尋動影悠
空說葫蘆水山竇今搖瓠子舟

登析城山

李瀚

故人携我上煙霄佳景無兼春色交地壯洪濛留禹跡天
關鰲極奠殷郊峯頭雨過龍歸洞樹杪風迴鶴避巢連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海會寺

聞道禪關可樂饑渴來欣慰管年思泉聲入夜聽
色經春看更奇松鼓龍髯風萬壑竹搖鳳尾雨千枝
南北青雲士載酒頻勞勸玉卮

龍泉寺

陳

棊

明都御史
鄆陵人

孤嶺岧嶢登鷲嶺一泓瑩澈瞰龍泉
下同開凍子遙清吹碧雲音奏梵塵消
玉塵座探玄已誇雙壁藍田出仍共
僊槎到日邊

陽城道中

于達真

臘月西風吹故貂太行晴雪映征輶家唯雀鐵供王賦邑
有絃歌象治朝白日時能窺犬壑浮雲不斷出高燒相逢
此夕還堪醉逸莫明朝未可邀

遊仙人洞

趙爾守

教諭見官秩

洞裏仙人去復還洞門深鎖薜蘿烟石剉塵淨雲空拂丹
竈風生火不然龍釀氤氳鱗砌滑柱撐巖嶠玉虹懸漸聞
鷄犬須回首恐有秦民欲問年

陽城南望

馬汝驥

明澤州知州陝西人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析城王屋萬峰巒直接仙人白石壇古洞風雲搖錦障名
巖日月抱金丹帶分河濟懸相映襟合高邨鬱自盤不得
接奇揮短賦徒懷卜勝挂高冠

崦山禱雨

王雅量

知縣見宦蹟

崎嶇山上拜龍祠簫鼓迎龍向水池下土不堪魁作虐周
原那見草含滋祈年自媿漁陽頌憂歲空歌雲漢詩此日
乞靈山下去風雲會見起蟠螭

寄陽城父老

回首行山夢一場飛鴻幾度意何長猶憐父老牽裾淚更

辱公卿華衮章自媿勞心輸卓茂敢期遺愛繫桐鄉邑人
若問吾何狀似舊愁眉鬢又霜

官廨種竹臨去感賦

安

伸

知縣見宦蹟

修幹移來帶落霞舊枝脫去換新芽吟風搖影重重見
雪欺霜節節嘉古栢喜從南壁映寒梅驚放北園葩只今
勁氣摩霄漢敢許擎天擬女媧

春日遊靈泉寺

李

經

邑人見人物

十年一此滌塵氛春半芳菲酒半釀身依樹杪啼青晝僧
在山房臥白雲隱隱梵鍾隨澗出丁丁樵斧隔林聞幾度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登高遙縱目蘆河東去綠紵紵

冬日遊暖泉

王國光

見前

萬壑烟霞別有鄉朔風羸馬轉羊腸山深似覺樵人語泉
煖猶聞野苻香瑞合青牛高士谷雲連紫府大羅堂夜來
簫管和猿聽誰識蓬瀛興趣長

仙洞

仙居遙在水雲西一入青冥萬壑低拔地石精盤虎豹撐
天華表挂虹霓橫開錦翠光凝漚亂踏琅玕步欲迷隱隱
虫書環四壁前朝猶自顯標題

遊靈泉寺

西來爲訪密公廬錫杖遙飛定此居虎卧萬松幽徑入鶴
盤雙樹法堂虛袈裟旣下明宗詔石篆還畱表聖書徙倚
禪牀人不去雨花臺畔夕陽餘

長生觀

賈 贈 邑人見選
舉

小橋幽澗隔誼譁喬木陰陰襯落霞茶竈快烹泉竇月釣
竿斜插岸邊沙久知世慮非常道長見仙蹤入畫家爲我
中間畱一榻他年欲寄老生涯

九日登崦山龍祠

白所學 邑人見人
物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山椒佳氣鬱菁蔥落葉蕭蕭萬壑風翠巘碧流鳴佩玉瑤
空紫霧走游龍天開圖畫雲烟外人在瀟湘雨露中日暮
白衣猶送酒波光相映月朦朧

海會寺看隔水桃花

張慎言 見前

林含曉露明初暎溪蘸青苔榮遠村度水花憐光入溼浮
烟岸覺漲新痕斷霞未斂雲將雨薄靄纔收月在門半日
霽陰殊恍惚細妍道景索追論

同楊季雨諸友集開明寺

友朋文酒豈徒然丘壑於人亦有緣近我寺能饒水木與

君村接一風烟偶然小集無賓主率爾相招誰後先縱判
春光容易去泉聲無恙只涓涓

虎谷

石室溪橋泊水東玄根幽構易爲衷起居竹氣花光裏眠
食泉聲鳥語中抱此孤悰求所似終焉虛美悵如空愴今
懷往良徒爾寂寞蕭條叩未窮

登靈泉寺萬松山頂

賈之鳳 邑人見人
物

捫蘿高步峯巒頂雨過長松黛色翻細拂蘚花分塙記靜
聽泉響漱雲根天空晴歛袈裟影石古苔深舍利存聖首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願將塵慮冥層林幽賞澹忘言

登龍泉寺塙眺望

于瓚 邑人見選
舉

浮空高結與雲齊金碧光連曙色迷陌路遙看行客小僧
房偶聽梵聲低羣峯繚繞攢成壁流水潺湲曲作溪古佛
禪關求淨土此中幽寂正堪棲

九仙臺

李繼白 知縣見官
蹟

亭亭孤嶼俯中流薄暮登臨興未休僊珮已飛丁令鶴高
臺還賦仲宣樓烟清茶竈求僧火雨濕齋簑問釣舟我欲
題詩最巔處青天搔首問丹丘

棲龍池

湛碧淵淵水一池千尋惟有老龍知驅來魍虐歌相荅携
得宮霧霧四垂蜃氣好同雲隱見宮藏不任石推移修虔
應爲蒼生祝躡履凌空有所思

初伏日開明寺

楊時化 見前

初地西峯靜不譁風泉終日冷袈裟寒驚玉樹潮聲至熱
借慈雲慧景遮望雨無嫌淋伏首乘涼聊復結僧跏林中
香罍香筌馨欲辦名香聽法華

靈泉寺謁舍利塔是密公埋履處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携友空厓拄短筇廿年今始躡東峯誰云勝事淪千載猶
有慈陰起萬松性與虛空長不壞法如泡影即無從暫時
隨喜旋歸去愧爾山僧朝暮鐘

冬日同賈九明經登香臺山

白肩謙 見前

香臺臺畔香爐石吾登直當望鄉臺故國雲山連鼓角孤
臣涕泗灑蒿萊孟明詎雪亡師辱賈誼終須王佐才老樹
千摧梁棟棄夕陽荒壘絕悲哀

又

古廟丹青湮壞壁新亭風景入殘杯從禽獵子翻迴去貪

食饑鳥獨下來千里旌旂連朔漠百年經史有秦灰陰陽
短至能寒暑潦倒風塵首重回

白岩寺

田六善 目前

突起巍巒擁梵宮挺然獨立接長空氣携雲霧千村落望
入河渠萬壑通石洞懸崖低鳥影溪橋渡板冷松風塵勞
此地都無着稽首深山拜大雄

底柱山

楊鵬翼 見前

躡足難容鳥道穿孤筇扶我步雲邊方迓峭壁疑無路纔
輟溪谿別有天林樹排空籠曉日岩花弄色絢朝烟身隨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流水停灣處未入蓬萊已覺仙

香臺山唐太宗廟

白方鴻 見前

挽葛盤旋上碧岑荒臺古廟栢森森陰廊白晝龍蛇走畫
壁蒼苔猿鳥吟祝歲三農思聖澤吞蝗千載識皇心丞嘗
異代今誰主俛仰明良淚滿襟

宿靈泉寺

陳國珍 知縣見宦蹟

古蹟巉巖策馬過化城仙梵應鳴珂平原翠栢寒芳杜深
谷蒼松附女蘿堦影常懸叅色相鐘聲初度辨星河林間
忽到千峰月遙見藥林野外多

龍泉寺

楊素蘊 順天府尹
陝西人

沅泉出曲抱禪關
駢馬登臨見鶴還
池上迴廊交翠竹
松邊高閣對青山
偏嫌勝地僧能住
可惜幽林客未閒
若遇虎頭歷真境
定教圖畫出人間

再過鷲峰禪院

王維珍 順天府丞
盛京人

東峯精舍重徘徊
杖底空濛萬壑開
下界人烟飛鳥外
諸天樓閣白雲隈
藤蘿徑窄巖屏古
柿葉林深石路迴
撫景悠然成一咲
少時遊屐記常來

盤亭寺

王日翼 邑人見選
舉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六

積翠凝嵐曉未收
開門院落澗深秋
峯疑鷲嶺飛來住
澗似曹溪定後流
供奉前朝書壘在
活叅色相水山留
舊窓松壓南宗老
花雨荒苔月照頭

濩澤河

王所善 見前

巉峽山下問真源
抱郭迴流到石門
細合清淵明素練
驟連黑嶺沒雲根
奔厓觸岍濤聲急
激瀨盤澗水氣昏
倚杖夕陽添逸興
一竿斜釣想漁村

盤亭寺

田七善 邑人見選
舉

盤亭從翠碧雲邊
寶殿塵飛化紫烟
鐘簾沉埋知幾代
遺

臺花雨是何年燕鶯密樹頻啼語麋鹿清溪自行還俯仰
古今同一快色空看透悟三玄

龍巖寺

項龍章

見前

偶從祀事向山行古寺山隈小徑平崖樹風高枝有韻石
橋流細澗無聲乍來面目殊堪滌坐久形神覺自清絕境
塵喧何處到人生最好是逃名

棲龍潭

高山深處隱靈湫削壁雙蹲束怒流洞壑陰沉晴亦雨雲
嵐寒襲暑疑秋喬松時挾蛟龍吼絕巘孤看麋鹿遊一宿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齋宮迷出處山靈可許再淹留

龍巖寺次項明府韻

湯 憲

見前

溪山油壁傍花行到寺門前路始平水面石窺雲過影定
中僧聽鳥飛聲棠陰雨報千畦熟麥秀風吹兩袖清父老
不知春有脚一時傳告使君名

盤亭寺

崔濟初

邑人諸生

指列羣巒望裏收深林古刹任春秋曇華滿鉢因時發貝
葉盈堦逐水流勝事謾隨僧共去閒情猶許客同留請看
疊疊山前石昔日談經應點頭

龍巖寺步白山先生韻

張蘊生 見前

蒙茸草色已衝春
省識山情悅故人
曲曲溪流分響細
關關身語並枝親
日融幽壑仍含雪
風動荒叢忽逸颯
莫訝疎狂三五夜
僧明月伴足良因

清涼龕贈回斤上人

王璋 邑人見選

尋幽遠上虎溪東
磴道盤回一徑通
老樹花飛臺雨雪
巉岩石溜洞穿風
錫縣古藏棲閑鶴
劍倚清潭化夜虹
約得良朋新結社
隨緣此處叩支公

崦山

陳烺 邑人諸生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天

秋爽登臨興不窮
巉巖壁立鬱葱葱
雙泉滴瀝空濛裏
萬柏蒼茫返照中
殿古山深儀自肅
碑殘苔蘚字猶工
欲尋白兔聽經處
指顧龍巖一徑通

析城山

石博 邑人見選

析城自昔稱名勝
勝日登臨眼界舒
郡國土風六事澤
隨刑功績八年書
比隣王屋神仙窟
俯瞰中原帝子墟
夜靜深潭雲霧起
真從碧落步虛徐

石門

張文炳 邑人布衣

深潭百尺魚龍伏
斷斤千尋澗道回
一水中流從地湧
兩

山相並接天開空濛半鎖巉岩石縹緲斜封削壁苦口更有
閤雲關不住無拘朝暮任飛來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九

五言絕

天壇歸

元

稹

見前

為結區中累因辭洞裏花還來舊城郭烟火萬人家

種竹

李

裴

見前

別竹為竹託此那好相顧莫言此數君不是甘棠樹

盤亭

石鳳臺

見前

山情迴合處青松掛古藤借問前溪叟白雲深幾層

仙人洞

原體蒙

見前

丹崖懸古洞開闢幾千秋仙子今何在山空水自流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遊莽山

李毓初

邑人見選

聳壑接諸天連山曲徑穿馬蹄行不駐步步踏雲烟

再過清凉龕

張擇中

見前

古洞叢蘿薜柴門流水中憑高携竹杖長嘯遠天風

又

石泉清且潔趺坐課楞嚴吾意蕭然遠曇花手自拈

石塘洞

白方熙

邑人見選

策杖步山巔亂樹迷歸路石上青苔新始知作夜雨

又

瀑布聲何急懸崖老龍吼
峭壁立千尋黑雲生戶牖

夜宿海會院

田澧 邑人見選舉

方丈聯床靜禪燈照眼明
窓虛都不礙水竹自生情

又

隔岸氣陰森深林暗法相
但聞清池中遊魚時跌宕

又

寶塔幾多層高在諸天側
雲翳月邊來誰登一拂拭

又

泉聲響不徹永夜繞虛亭
可柰遠公性貪眠喚不醒

七言絕

過靈泉寺

黃

廉

宋提舉學士豫章人

鳥巢僧眠春晝遲
松陰樓殿日高時
入門未脫征裘立
拂壁先看學士詩

又

六年道路三經此
山色泉聲似故人
慚愧老僧相慰問
官郎何事過門頻

又

瘦馬行行不着鞭
一逢泉石便留連
每來無可相求索
只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是松窻借榻眠

又

攬勝尋幽本為閑
可能忙裏去遊山
權宜且輟公家事
看徧林泉夜始還

山居偶興

王遜之

明初逸人

勞身苦苦逐浮名
身與浮名孰重輕
身勞名得猶為可
無柰身勞不得名

初宿海會

李

裴

見前

靈泉流水夜淙淙
月小松高鶴影雙
石榻覺來秋燭冷
諷

經聲滿碧山窻

又

聽泉問竹開珠閣
剔蘚看碑坐翠微
碧巖秋來人跡少
天風時動六銖衣

長谷道中

于達真 見前

翳然林水遞相迎
絕勝山陰道上行
明日已拚車馬撞前
旌且為緩歸程

龍巖寺肄業

白鑑 邑人見人
物

六月枝頭尚結霜
清幽別見一風光
山溪霧密人難到
正

陽城縣志

卷之八

是龍潛虎伏場

遊靈泉寺

王國光 見前

病魔計日罷空門
倒着綸巾坐樹根
屈背曾來渾不語
放歌樵子澗邊村

又

酷暑潛消七月風
茶樓高卧午意輕
開軒滿放青山出
亂舞松陰枕簟中

靈泉新月

張慎言 見前

晦日光明何處去
却從朔後見黃昏
世人不信蒲夫看

天邊指甲痕

仙人洞

石鳳臺 見前

栢林常挂青霞色
蘿洞時飛丹竈烟
往日夢遊今日到
翠微掩映水涓涓

再遊小崎山

白府謙 見前

千尺厓間挂古松
泉聲無恙各山鐘
遊人指引松間路
踏破蒼雲數十重

夏日讀書白巖寺

通天石棧蕪蒲初
只似千林挂一瓢
太平混沌何勞鑿
施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十四

食高頭養阜賜

桑林

白方熙 見前

峯巒翠岬碧波澄
石老松蒼綴古藤
溪澗黑雲迷虎豹
陰厓六月結層冰

厓六月結層冰

迴龍灣

王日翼 見前

穿林躡級露霑裳
壁藓岩花色色蒼
緩步無須勤叱馭
前透九折畏王陽

析城山南天門

田七善 見前

關關開倚碧空懸
虛道馳思無窮通
天却憶車箱路得

似蓮峰瓣瓣同

遊王屋山

田宅中
邑人諸生

軒皇遺跡在名山謾說衣冠瘞此間千載鼎湖龍已去弓
弄猶自歲相攀

又

插天一柱入雲中煉石飛來結蕊宮山色四圍千萬嶂一
時俯首仰鴻濛

靈泉八詠

石博
見前

筆墨爭從誇山水雷題石上競龍蛇僧會指我寒山石并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五

詔當年出帝家

又

水構浮屠臨水濱風吹水激石叮叮時來虎臥東西窟
伏猶疑為聽經

迴龍灣

崔濟初
見前

杖藜徐步入雲林鳥道巖巖換草鞋苔滑濕滑多存夜露
衣分綠愛重陰

五言排律

早登太行山應制

蘇頌 唐人

北山東入海馳道上連天
順動三光注登臨萬象懸
纔觀河內邑平指洛陽川
按蹕夷關險張旗巨井泉
曉巖中警柝春事下蒐田
德重闡王問歌輕漢后傳
宸遊鋪令典睿思起芳年
願以封書奏迴鑾禪肅然

前題

張說 唐人

六龍鳴玉鑾九折步雲端
河眷南浮近山經北上難
羽儀映松雪戈甲帶春寒
百谷晨笳動千巖曉仗攢
皇心感韶節敷藻念人安
旣立省方館復置建神壇
扈蹕參天老承榮黍夏官
長勤百年意思見一勝殘

陽城縣志

卷之八

美

前題

張九齡 唐人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
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
日御馳中道風師捲太清
戈鋌林表出組練雪間明
動植希皇豫高深奉睿情
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
氣色烟猶喜恩光草尚榮
之采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土屋山第之側雜構小亭

李嶠 唐人

桂亭依絕巘蘭榭俯回溪
綺棟魚鱗出雕甍鳳羽揚
引翠

聊漲沼鑿磴且通蹊席上山花落簾前野樹低弋林開
景釣渚發晴霓狎水驚梁雁臨風聽楚鷄復看題柳葉彌
喜蔭桐圭

張金銘幽居在虎谷詩寄所懷 鍾 惺 明人

別來忘歲月未暇念升沉千里夢魂路兩人泉石心買山
兼不貴取徑大都深何處可藏屋此中堪入林雲流先有
響木落尚存陰問罷曾遊客重將筆墨尋

九仙臺 衛立鼎 邑人見選

峭壁蒼雲合仙岩佳氣葱厓巍奔峯嶺瀑遠注青空俯瞰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七

雙門屹中流一線通藤蘿封古洞雷雨駕長虹鷗鷺翔朝
嶼蛟龍奠夜宮波光搖上下潭影倒玲瓏斧削憑丁力鑿
刊賴禹功撐霄華表蠹鎖峽玉幢雄石磴苔藏滑漁磯木
布叢千秋香霧裏環珮響山風

清涼龕 王 璋 見前

清涼六月勝拄杖陟諸天選境披青磴登高過碧巔潮聲
翻乳竇珠影弄山泉布地堪修竹偃厓可結椽燒燈讀暗
破槌磬衆音堅鉢定聞龍伏牀平見虎眠林空仙梵響
靜法幢懸香飯然松屑齊疏灌石田鳥鳴深岸柳犬吠

烟狹路新花綻平臺落果鮮宰官持說法居士欲逃禪
證業參前世觀空悟幻緣臥行隨色相動靜識通圓叩鑰
茫無我淘河信大千歸途岐路迥遠岫積陰連法雨衣渾
濕香泥履盡穿蕭疎情不厭淡岩興多偏久矣忘塵累陶
然任往還

遊析城山遍歷千峯寺鐵盆嶂諸名勝

陳弘度 見前

西南山萬點爭似析城尖路逼蠶叢仄巒紆馬首瞻雲翳
迷咫尺衣露怯零霑石磴蟠車轍藤梢刺帽簷岩花白閃

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閃徑草綠纖纖雨歇晴嵐滴灘高細響添壺餐分雪乳
熨仰刀鎌茅屋幾人住荒塗五日詹探幽窮奧窅問俗絕
猜嫌淳樸還風物艱難藉養恬農箱珍橡栗天產歎魚鹽
客意輕軒冕氓情隔畚鬻範金勞鼓鑄曠土病閭閻谷閣
虛堂闌枝稠巨木粘觀空驅黑業麗景入朱炎赤射琉璃
瓦青遮翡翠簾拂塵尊現佛翻貝沒楞嚴碧蘚前朝碣蒼
虬古幹髯藥苗希采采麥秀已漘漘鷗鳥元相狎烟霞不
礙廉廻鞭尋斷道躡屐歷危阡野性耽麋鹿榮施及艾蕪
鴉梳雙粉黛熊畫四形愴履鳥行交錯緇黃跡伴兼客華

黑彩筆憶江淹布席紛酬勸闍題索笑招酒香杯琥珀視濕墨簾靈低拍從喉轉豪吟觸目古搜腸茗酪苦選境蔗漿甜筋力寧辭倦泉聲總未厭夕陽林亂影明月鏡開奩却待歌招隱槃阿莫浪潛

前韻

田六善 見前

析城雄晉地羅列衆峰尖舊說多奇蹟今來謁具瞻王仁六事禱望澤八荒霑古廟雲生殿涼宵月掛檐千村虔報享萬彙遂洪纖不覩神居壯胡因眼界添天低星可摘夏冷被如鑷關徑供遊謝窺淵屈釣詹登臨僥逸興笑傲鮮陽城縣志

卷之八

三

拘嫌遜世常辭俗絕塵益養恬壺觴賓有禮雞黍食無鹽民力歌餅罄

君恩隔釜驚崎嶇旋僕馬疾苦念閭閻祇識砂堪冶遑知土且粘佛光搖紫碧客意慕黃炎暫息空門座爭同閉肆簾燈傳雖墮歇寶地自莊嚴溪谷虎藏跡喬松龍噴髯幾家人寂寂數畝麥漸漸絲竹好非僻溪山取亦廉更思窮與安豈憚陟危階歷歷巖邊樹蒼蒼河畔蘆畱連遲轡馭顧盼敞帷幃翠綉聲容並羽衣道術兼猶能從放浪詎敢病沉淹才拙詩難就年衰酒強拈煙飛疑鬣颺石罨微

囊茅舍看泥補荒途怯雨占叅禪希上乘食蜜悟中謁選
勝心偏切尋幽力未厭觀風宜獻賦繪景足裝奩安得久
居此老夫著論潛

前韻

王所善

見前

巍巍天咫尺勢屈萬山尖禹貢傳名勝堯封列巨瞻神龍
時出沒靈雨歲優霑大阜荒壇祀穹碑古殿檐潭深窮探
測草密闕濃纖頓覺塵心遠殊令逸趣添驅羊羊似石步
月月如鐮晉竹能容阮蘇亭不棄詹耆英儀可象真率禮
無嫌學士胸淵博仙家氣靜恬墮釵憐翠鬢摘果省紅鹽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

野老將芹曝巖珍漑釜鶯丹梯連禡道虎穴逼茅閭亮腹
葵羹美延生漆葉粘那知閱漢魏自謂近羲炎鑿甕爲窓
牖編荆當戶簾綠流尋梵宇隨意問華嚴玄蜨穿林影蒼
苔挂壁髯鶯啼烟浪濕雉雥麥苗漸慧燭醒愚昧慈航接
孝廉入雲搜異蹟伐木架危牀錦簇方開芍青鋪未秀蘼
辭鞍扶短策着屐駐圍幃佛境何年闢風光此地兼乍躋
頻倚眺久坐任畱淹好句杯中得襟花笑裏拈烹茶浮綠
紫弄玉濺簾囊晴日東臯興豐秋南畝占斜曛呈晚景高
枕薦餘甜蕙碧堪紉佩霞蒸足飽獄來虛參乘橐歸實小

奚奭弗躡韓公後空傳豹霧潛

防城縣志

卷之二

聖

詩餘陽陵八景

析城喬木

蘭陵王

項龍章 邑令

龍門鑿泥輻山標會着河聲轉走過東峯有個空山儼城
郭茸茸草在巔大木乃生其脚千百頃孤榦森陰禿頂橫
梢儘擎攬 松廳竄城角又山鬼躡躡虎酬猿酢花妖木
客游行樂把露葉烟條香蘿翠荔春來秋去從凋落問何
人領畧 懸想事如昨有邗水瓊葩護春樓閣隋家天子
終無託偏臃腫千章天年丘壑殆蒼蒼者畱待你闢龍巢
鶴

陽城縣志

卷之八

四二

沁渡扁舟

南鄉子

水綠漲山根沙岸千家薜荔村斷橋茅屋東西路紛紛野
航恰受兩三人 返照入潏林雨過山城見月新殘陽古
道啼鳥起陰陰埜渡無人舟自橫

盤亭列嶂

沁園春

巨斧分開地肺穹窿王屋天然似皇居壯麗雨霖晴緝帝
庭爽闔星掛雲盤拱列諸峯高低舞蹈萬笏齊朝挿遠天
形如玉恍書思篆簡望見龍顏 因思今古相傳有萬國
衣冠拜御前只陽阿烽起離宮俱燼津園櫬出良獄如烟

怎似盤亭 嵯峨列障懷葛羣仙任往還徘徊久覺鄉山白
岳讓此森巖

海會龍湫

沁園春

勞吏山行 霧鬣塵軒息足何途忽人面峰遮馬頭雲起石
歎苔滑路轉邨迂足底泉聲手邊松影隱隱樓臺入畫圖
朱扉暗見 藤蘿懸處金碧模糊 新篁徑裏誰呼似山鳥
綿蠻冷喚 吾到龍湫深澗分他勺水一滋潤轍遍酒樓枯
纔是關情 萬爲觸景肯負腰間百里符如之子只遊山飲
酒豈是吾徒

陽城縣志

卷之八

望

靈泉松月

酷相思

莫道荒山冷無主有萬個松堪數况夜夜月明來照汝月
色也松多處松色也泉多處 山寺日斜風滿樹身弄酸
如雨晚樵歸踏响雲邊路月去也泉圍住泉去也松圍住

莽山孤峯

憶秦娥

英雄出能伸隻手擎天闕擎天闕猙猙鬚鬚髮冲背裂
莽山山裏離奇骨是白虹來化空中石空中石秦時霜露
灑時風月

九女仙臺

玉女搖仙珮

析城峯畔突石擎奇縹緲五雲深際泉齒山根滌洞滴宕
全把稜稜瘦肌洗出叅天勢是何年怪斧五丁裂地亂叢
中屈曲蛇行捫蘿得路直浮空翠人道有仙娥九管笙簫
乘鸞到是 遂伎一 靈通處漱露裁霞手摘星辰罔辭道
至而今玉容人去剩 下朱樓碧宇清秋夜想只姮娥未睡
珮環聲響俏飛出廣寒影裡來尋你九僊佳會

修真古洞

望海潮

流風幻也真仙且謊胡盧不賣真方咤石成羊呼鱸上餌
復誰能解雌黃曾說道人張把空虛打碎何有吾

無竅頑山洞裏覓真藏 此生一個皮囊問青山

計爲長蚤破重關純灰自浣真修真在微茫洞外有漁郎
恐桃花多事誤送天香倩他雲影重重來護薜蘿牆

